

轉山：邊境流浪者



作者 / 謝旺霖
出版社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08/01/23
商品語言 / 中文/繁體



內容簡介

◎聯合推薦

蔣勳、林懷民、施振榮、馬世芳、陳文茜、駱以軍、郝譽翔、陳義芝、楊照、駱以軍

2004年的秋天，他獲得了一筆十萬元的補助，不顧家人的勸阻、專業人士的警告，順著內心的召喚，決定騎著腳踏車，從台灣到西藏去流浪。長途漫漫，幾千里的旅程，有時路好，有時路差，有時竟不知路在哪裡、身在何處？他會渴、會餓、會累、會病，更深刻體會了「每天十個小時卯囊下持續頂著石頭的滋味」。他每天不停地騎，風來了，雨來了，雪也降下了，路途一段比一段更艱難，有一次他連人帶車摔下斷崖，「前輪死死卡在岩縫下，而後輪和雙腿完全懸盪在斷崖之外——」……

18篇動人的章節，18篇自己與相遇之人的故事，蔣勳說：「許多最動人的片段都是旺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到了大山之間，到了孤獨的極致，與自己的對話變得很純粹，那使旺霖從一個稚拙的青年一下成長了起來，有一種男子的沉穩。」每個人的一生中都要找到一次跟自己單獨相處的機會，讀《轉山》，你會感動、會流淚、會照見自己……。

作者說：流浪是為了跟自己相處！

「你說：『翻過這一頁，英雄即將起身。』但我的這趟旅途，絕不是以雄心壯志為——起點。」

謝旺霖選擇在雲南、西藏進行孤獨之旅，他說：「世界如此大沒有我容身之處，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存活，堅持用自己的方式行走。」

林懷民說：這是我十年來看過最好看的書！

謝旺霖是獲選「雲門流浪者計劃」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寫出單騎滇藏旅程的第一人！，林懷民惜才、愛才，看完書稿，感動不已，說出：這是我十年來看過最好看的書！

蔣勳說：幾度熱淚盈眶，讀完了旺霖的遊記

「這個沉默的青年因此去了雲南，在遙遠的滇藏邊界一個人騎著單車，經歷著他孤獨的肉體與心靈之旅。」

「我讀著讀著，忽然夢想著，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年讀完《轉山》，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旅程。」

「旺霖的稚拙來自他的單純天真，所有生活的細節如此瑣碎也如此真實，旺霖娓娓道來，用第二人稱的『你』稱呼自己，像是看著另一個『我』，有了反省與觀察的距離。」

主編說：這書以第二人稱敘述，讓人得以抽離一般遊記的主觀視野，以俯瞰的方式，彷彿與作者同行，完成一趟心靈之旅。

林懷民：

《轉山》是這幾年來最撼動我的本土書寫。因為內容的能量，因為作者的誠

實與質樸。

自行車雪季攀行西藏高原兩個月，有時「前輪卡在岩縫下，而後輪和雙腿完全懸盪在斷崖之外」，二十四歲年輕人挑戰自我的壯遊，高潮迭起，謝旺霖寫來卻是一路的自問自答。他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示，讓我們看到他的脆弱，他的眼淚，他的奮起與毅力，使我們跟著他拚搏，為他緊張，為他歡呼。

出發時他說，這趟旅行「可能失敗，但至少我應該在失敗面前看到自己究竟如何就範的。」抵達終點後，「才發覺這一切無非盡是過程。」

——許久沒聽到這樣誠懇，內省的聲音了！

這是謝旺霖的第一本書，開始只是平實的記事寫景，到了最終幾章，成熟的佈局經營，交響樂似地釋放出龐大的感動。

《轉山》宣告一位傑出作家的誕生。

施振榮：

旺霖是雲門第一屆「流浪者計畫」的獲獎人，他的流浪計畫是「騎鐵馬到西藏」，雖然他口中這項「瘋狂」之旅一開始週遭的朋友大多潑他冷水，認為計畫困難重重，不過旺霖憑著一股年輕人逐夢的勇氣，依然跨出他的第一步。

也藉由旺霖深刻的筆觸，隨著他的單車行，帶領著本書的讀者一同跨越過一座又一座的高山，與他上山、下山，不僅僅對延途絕美的景致有如身歷其境的感受外，也隨著他體驗這種屬於年輕人才有的流浪勇氣，一種走出去的執著與勇氣。

我相信在台灣也有許多跟旺霖一樣，對未來充滿夢想與期待的年輕人，旺霖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典範，而身為「流浪者計畫的」贊助人，我也希望藉由這個計畫，將來可以幫助更多有夢想的年輕人勇敢去實現他的夢想……

陳義芝：

沒有等高的閱歷，實難置一詞。讀《轉山》，不由喟嘆：誰能有此不尋常際遇，寫出這樣一本磁吸閱讀之心的書！

近幾年，我三次閱讀謝旺霖新作，沉醉於他筆下的風情、膽識，欣賞他一再捕獲的視覺驚奇，在峽谷山路村莊或險惡的雪地，他把流浪的眼神、輪迴的召喚、靈魂的電擊，一一銘刻，筆勢厚重，而情感的控御卻輕靈，人生之旅的象徵極其微妙。

一千本書裡挑不出一本的好書，我推薦，不讀《轉山》，不能體會生命的幽邃與壯闊！

蔣勳：

旺霖得到了入選，繼續他的流浪。我偶然聽到雲門的工作人員傳來片段他的消息，但大部分時間我並不記得有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人在遙遠偏僻的大山裡騎著單車，一直到我看到出版社轉來的打印稿，十八篇文章，即將出版的《轉山》，我正好要南下上課，把打印稿帶在身邊，沒有想到一開始看就停不下來，一個上

午就著南台灣明亮的陽光，幾度熱淚盈眶，讀完了旺霖的遊記。

許多最動人的片段都是旺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到了大山之間，到了孤獨的極致，與自己的對話變得很純粹，那使旺霖從一個稚拙的青年一下成長了起來，有一種男子的沉穩。

我讀著讀著，忽然夢想著，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年讀完《轉山》，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旅程。這本書越看到後面越可以感覺到三個月單車的滇藏之旅，旺霖如何逐漸成熟的心境，到他寫下〈直貢梯寺的天葬〉時，文字的精簡，敘事的深沉，細節的冷靜，使人忽然覺得那個原來稚拙的青年竟然從身體中生長出如此厚重身長的生命信仰。

劉克襄：

每個年代都有流浪，讓年輕人充滿旅行的夢想。每個年代的流浪，裡面都含有大量漂泊的因子。

在漂和泊之間，我們不斷地在尋求一個平衡點。或著，摸索一個人生旅途的著力點。

三四年級的人，年輕時，總試圖在流浪裡，追求著安定，泊中帶漂。七八年級剛好相反，流浪往往趨於空蕩，常率性地，漂中無泊。

作者的旅行便讓我充份感受到這種漂的極致，以及教人震懾的艱苦。好幾年前，讀到其中一篇時就大為驚駭，今日全文閱畢，更如同他騎單車上高山的心境，我這付逐漸老去的骨頭，似乎也暫時甦醒過來，隨著這樣年輕狂飆的生命，悄悄地死去活來。

郝譽翔：

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佳作！即使與國外名家的旅行文學擺在一起，也毫不遜色！

《轉山》展現了台灣六年級一輩創作者的勇氣、創意與驚人的毅力，也因此，這不但是一趟深入中國滇藏邊界的冒險犯難之旅，更是一場作者個人的啟蒙成長之旅。在滇藏——一個絕美、也是絕險的地帶，謝旺霖以細膩動人的文筆，寫出了渺小的個人如何面對大自然的山川，以及嚴苛天候的考驗。更可貴的是，他還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成功地將自己對於漢、藏等多民族文化，以及天主教、佛教等多元宗教衝突等思考，都一一地寄寓在這趟充滿傳奇色彩的大旅行之中。

《轉山》時而慧黠，時而抒情，時而幽默，時而浪漫，時而嚴肅，彷彿帶領著讀者一同經歷了滇藏的美景，親睹到當地的人、事、物，更讓我在讀畢掩卷之時，也不禁要興起了「有為者亦若是」的壯遊之心。

駱以軍：

這個人靈魂中藏著冒險遠行、類如候鳥腦葉中松果體那樣的神秘音叉。他隻身單騎，挑戰海拔五千米以上，空氣稀薄的藏地雪域。我曾分別以搭青藏鐵路、

租吉普車兩種方式入藏。我的心得是：那是神的地盤！人類發展的機械科技在那冷酷異境顯得無比的渺小，何況敬意雙腳騎自行車入藏，這真令人不可思議。因為這種不可思議，因為他的質樸之心，我真誠地推薦這本書！

■作者簡介

謝旺霖

一九八〇年生於桃園中壢，東吳大學政治、法律雙學士畢業，現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興趣廣泛，喜歡閱讀，電影，音樂，寫詩及散文。二〇〇四年得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贊助，因為流浪，才開始邁出文字創作的生涯。曾獲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

文章作品得獎紀錄

- 2000，東吳大學第二十一屆雙溪文學獎，新詩組第二名
- 2004，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一屆獲獎助者
- 2005，行政院文建會「尋找心目中的聖山」散文組首獎（行路難）
- 2006，清華大學第十九屆月涵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
- 2006，清華大學第十九屆月涵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與藏獒對峙）
- 2006，元智大學第八屆元智文學獎，散文組評審獎（梅里雪山前的失足）
- 2006，元智大學第八屆元智文學獎，新詩組佳作獎
- 2006，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本書）
- 2007，新竹教育大學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直貢梯寺的天葬）
- 2007，新竹教育大學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
- 2007，新竹教育大學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報導文學組第二名（瀘沽湖的女兒）
- 2007，桃園縣第十二屆文藝創作獎，優選（紅塵）

本書目錄

- 序文 我們都有出走的理由了 / 蔣勳
- 自序 因為，我懷疑…… / 謝旺霖
- 之一 柔軟的時光
- 之二 瀘沽湖的女兒
- 之三 梅里雪山前的失足
- 之四 出發
- 之五 邊境未竟
- 之六 話說鹽井
- 之七 紅塵
- 之八 東達求援記
- 之九 幫達奚大哥

之十 與藏獒對峙
之十一 八宿記事
之十二 波密中毒記
之十三 朝聖者
之十四 行路難
之十五 在那借來的空間
之十六 越過最後的山口
之十七 直貢梯寺的天葬
之十八 雪域告別
尾聲

序文 我們都有出走的理由了

二〇〇四年第一次見到旺霖是在雲門第一屆的「流浪者計劃」評審會上。林懷民得到國家文藝獎，有六十萬獎金，他大概覺得自己生活沒有更多需要，便把獎金捐出來，成立了「流浪者計劃」，加上其他人的贊助，每年可以鼓勵一些青年去亞洲各地旅行、學習、磨練自己，也認識世界。

申請的人不少，經過初步的篩選，最後大約有二十人左右入圍面試。其實篩選的過程是有許多矛盾的，年輕、渴望走出去，渴望流浪，渴望認識世界的心並沒有太大差別，因此，用什麼標準評審？如何選擇真正有狂熱，急迫要走出去的生命？在評選的過程中有許多困擾。

每一年獎助是有限的，我又希望更多年輕人可以得到幫助走出去，有時候會幻想林懷民再得一個什麼獎，而他個人生活的欲求還是那麼少，或許就可以多一個青年在流浪的門口獲得多一點鼓勵與支持。

於是，我看到謝旺霖坐在我的面前，個子不高，初看有點靦腆，話不多，說話速度也很慢。

他其實已經在「流浪」了，大三那年，他自己說：是因為「失戀」了，想走到可以把愛人忘掉的地方。

我還記得旺霖說話緩慢平靜的速度，因為緩慢，我可以思考他說話的內容。要跑到多遠才能忘掉心中忘不掉的人啊！

這個沉默的青年因此去了雲南，在遙遠的滇藏邊界一個人騎著單車，經歷著他孤獨的肉體與心靈之旅。

他是在雲南接到家人的通知，臨時中斷了旅程，趕回台北參加流浪者入圍者的面試。

旺霖說了一些旅程中的遭遇，大概有點像收到這本集子中〈梅里雪山前的失足〉，他連人帶車摔下斷崖，「前輪死死卡在岩縫下，而後輪和雙腿完全懸盪在斷崖之外」。

懷民、照堂和我，都無言語，一個年輕的生命走出去了，遇到他一定會遇到的各種危險、挫折，我們或許有很多的不忍，心疼，但知道他必須這樣走下去，用自己的力量排除危險，克服挫折。

「你不害怕嗎？」我問旺霖。

「害怕得要死！」旺霖仍然平靜地說。

旺霖得到了入選，繼續他的流浪。我偶然聽到雲門的工作人員傳來片段他的消息，但大部分時間我並不記得有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人在遙遠偏僻的大山裡騎著單車，一直到我看到出版社轉來的打印稿，十八篇文章，即將出版的《轉山》，我正好要南下上課，把打印稿帶在身邊，沒有想到一開始看就停不下來，一個上午就著南台灣明亮的陽光，幾度熱淚盈眶，讀完了旺霖的遊記。

旺霖的文字很稚拙，沒有太多文學的修飾，他大概一旦要修飾文字，自己先



就不安起來了，就像他在〈八宿記事〉裏打破了一隻民宿的熱水瓶，幾度要藏藏匿匿，最終發現不過只是賠二十元人民幣的事，旺霖的稚拙來自他的單純天真，所有生活的細節如此瑣碎也如此真實，旺霖娓娓道來，用第二人稱的「你」稱呼自己，像是看著另一個「我」，有了反省與觀察的距離。

我喜歡旺霖寫的〈瀘沽湖的女兒〉，那個里格村新婚的少婦，在眾人徹夜的歌舞裡，摩梭族的篝火似乎從慾望底層勾引起古老原始的調情，旺霖不只一次說到那少婦的名字：「你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因為那聲音被黃昏的風吹散了——」

我忽然想起旺霖說要到遙遠的地方，把思念的人忘掉，旺霖寫的那個摩梭族的少婦叫「松娜」，在旺霖的文字中，松娜美極了，一定是在極深情的愛戀中才能把一個女性描寫得那麼美吧！

旺霖年輕，很多事似乎還無法全弄清楚，或者他也並不想即刻清楚，他的文字就有著又像描述又帶著一點意見的夾議夾敘，但是，他每每對自己的很多意見不多久又有修正，像一個初學畫的人，畫稿塗塗改改，留了很多修改的痕跡，那痕跡稚拙又真實，比太確定太自信的線條更好。

許多最動人的片段都是旺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到了大山之間，到了孤獨的極致，與自己的對話變得很純粹，那使旺霖從一個稚拙的青年一下成長了起來，有一種男子的沉穩。

我讀著讀著，忽然夢想著，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年讀完《轉山》，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旅程。

孤獨的旅程有荒謬幽默的喜劇，像〈幫達奚大哥〉，旺霖假借一個廈門大學姓奚的學生身分，在偏僻的幫達竟然扮演起「人生導師」的角色，一種不經意的偶然，卻可能對另一個人發生一生的影響。

這本書越看到後面越可以感覺到三個月單車的滇藏之旅，旺霖如何逐漸成熟的心境，到他寫下〈直貢梯寺的天葬〉時，文字的精簡，敘事的深沉，細節的冷靜，使人忽然覺得那個原來稚拙的青年竟然從身體中生長出如此厚重身長的生命信仰。

是的，或許因為「害怕得要死」，才可能走到生命無所畏懼的地方。

旺霖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日，結束他三個月的單車之旅，他在拉薩把車賣了，那輛單車，騎過一座一座大山，摔下斷崖，在雪地裡掙扎上坡，對旺霖是不能忘記的經驗，他把車子以一千八百元人民幣賣給另一個年輕人。

我喜歡他書的結尾，兩年後，他收到一封來自西藏的 E-MAIL，那個買車的人告訴旺霖，因為失戀，所以買了單車，一個人去旅行。

旺霖沒有眷戀他的單車，單車當然應該是另一個人騎去更廣闊的世界。

因為謝旺霖，我們都有出走的理由了！

我還是在夢想，台灣的青年，讀完了旺霖的書，紛紛開始了他們的出走與流浪。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九日于曼谷
蔣勳

作者序：

因為，我懷疑……

大三結束那年，我失戀了。

也許這一切來的過於突然，以致我一時無法採取適切的態度去回應與面對。奮力突圍的結果，我祇想逃離那熟悉的生活現場，去尋找一個「再也沒有思念的地方」。於是那年夏天，在不顧母親的憂慮和反對下，我買了一張單程機票，飛往新疆的烏魯木齊。（五年後的某天談及此事，母親才說，那天送我到機場後，她是一路邊開著車邊流著淚回家。）

從烏魯木齊出發，北赴克拉馬伊魔鬼城，中俄邊境的喀那斯湖，西往伊犁，塔城，穿越天山山脈，轉進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南向新疆第二大城喀什，到帕米爾山結上喀什庫爾干的中巴（中國與巴基斯坦）邊境——洪其拉甫陸路口岸，至葉城止。似乎這樣的旅程還不夠遙遠，我繼續貿然地往西藏的方向行去。

我搭著一輛載運水泥的卡車，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上，連行了三天三夜。途中，因高原氣候的緣故，我嘔吐，流鼻血，發高燒，加上無法輕易休息（三位司機會輪番拍打我，怕我睡暈而命喪），幾乎半程的時間裡都失去了清醒的意識。不過，最後仍有驚無險地抵達西藏西北阿里地區的首府——獅泉河。

在那高寒偏遠的地帶，我頭一次體會，身體的狀態原來是可以主宰心靈的。每天，我都必須為了生存而搏鬥，注意力多數花在抵禦間歇的高燒，頭疼，或為了下一餐下一個住宿地點而憂慮，眼前大好的美景似乎永遠是身心俱疲的襯景。有次夜裡，我恍惚間，竟誤喝車上飲料罐裝的汽油，因此更形加重了高原病情。

更險的一次是在岡仁波齊峰參與藏族的轉山儀式，我和同行旅伴，遇上冰雹，仍硬撐走至天黑時，她竟體力耗竭失了溫，歇斯底里哭喊著：「我不想死，我要爸爸媽媽，我要回家，救我啊救救我，我不想死啊！」無助哭泣的嘶喊響遍了整面漆暗的山谷。幸好不久之後，先行到達營地的隊員，返回尋找我們，才即時解救了這場危機。後來這位旅伴經過換裝，烤火，叫喚，餵食紅糖水的狀況下，漸漸甦醒（否則我將罪責一生）。而我似乎也體會了一場死亡的迫近，瑟抖於帳棚一隅，凍得慘白的雙腳，被一位好心的湖南姑娘捧在她的掌心取暖。

跋涉了數千公里的路途，我還是找不到那所謂「沒有思念的地方」。但有天午間，獨自散步在拉薩的街道，我突然想起學校即將開學，而我卻尚未辦理註冊事宜。正當想起這件事時，腦中關於校園景物的記憶，竟悉數被抽離了。我不禁張惶地蹲在路旁努力追想，又赫然發覺，不祇是校園，連曾熟悉的城市的顯影，也不知在哪一刻裡，也悄悄地溶解了。

意外的「失憶」，使我豁然了解，「人原來是可以『忘掉』自己的。」想著想著，隔天一早，我立即背起行囊離開西藏，經青海，甘肅，四川，然後徒步長江三峽的古棧道，結束那場為近三個月的漂流旅程。

從西藏歸來，彷彿有個隱約莫名的啟示，將自己看得更加真切且明白一些。雖然我仍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但至少確認我不要的是什麼了。我決定完成政治與法律雙修課業後，轉往文學的道路。不管這條路是否可行，我想，我已能，也願，承擔人生重新再來過的風險了。然而，不但周遭的師長和親友質疑，暗地裡我也反覆地質疑自己，這樣一時轉換的信念和決心，到底可以撐持多久呢？

拿到「無用的」高標成績畢業後，我頓時又陷入一片迷茫悵惘的感覺之中，

於是又想自我放逐到一處不受干擾的遠方。一場文學的秘密結社裡（學長的作家女友曾「虧」我們是一群「空言」的傢伙，她說：文學不是光說，而是要不斷用寫作去實踐的），中文系學弟向我提起：「『雲門舞集』正有個什麼計畫，反正給人錢去旅行的啦，聽說申請挺簡單，你那麼喜歡流浪，應該去試試才對。」

當晚，我上網查明相關規則後，不禁大失所望。雲門「流浪者計畫」所要徵選的是：「三十歲以下從事藝術工作的青年，」我看了一眼，就放棄了。

接下來幾天，忙著準備行李，我卻仍然惦念著這個「免費出國」的計畫。終於我很阿Q地說服自己去申請。理由是：雖然祇符合三十歲以下規定，且不是什麼文藝青年。但去應徵了，不就認可自己是了嗎。「暗爽」之餘，匆促選出幾篇大學時期寫的詩文，草草填完資料表格，並在「流浪目的與行程安排」一欄，突發奇想地擘畫一場「騎鐵馬到西藏」的「瘋狂」之旅。心裡儘管認定不可能會被選上，但下筆「亂寫」的那一瞬間，卻有一種淋漓高潮的快感。投完稿，我便踏上那沒有任何目的地的中國之行了。

拜訪沈從文的「鳳凰」，貴州苗族侗族大小寨子，黃果樹大瀑布，走進雲南昆明，大理，劍川。一個半月後，我輾轉到了麗江，「流浪者計畫」初選的消息才遲遲揭曉，我竟然進入初選。本想繼續前進，但猶豫再三，還是中斷旅程，趕回台灣參加面試。又過了半個月，從報載得知自己獲選的消息，當下的無助與不安遠遠超過了欣喜。因為我以為那織夢般隨便說的寫的流浪計畫，都祇是遙遠的囈語，無聊喊著玩的鬧的而已。如今，它卻即將成真，對我而言，這簡直就像「狼來了！」的故事一樣「糟糕」。

礙於兵役徵調的麻煩，我被迫祇能在二〇〇四年秋季出發。一個多月的準備期間裡，我所請益過的所有專家們砲口一致反對這項莽撞的規劃，他們大抵的看法是：「找死啊！」「天氣太冷了，你不可能忍受得了西藏酷寒的天氣」「你的經驗不足，準備不夠，無法因應突發的危機。」「你根本沒有長途騎行的經驗，騎單車，可不比登山輕鬆。」（那時我並無真正「練過」每天十個小時卯囊下持續頂著石頭的滋味，不然我可能更審慎考慮放棄也說不定）

出發前，我編了不少謊言，甚至必須小心隱藏自己內心的焦躁。我不敢告訴母親旅途的實情，儘管不說，我卻知道，不論我做或不做什麼，她都還是會一直擔心著，我祇能設法不去想它。住在另一個家中的父親說：「什麼？想玩想瘋啦，騎單車，你腦袋真的壞啦！」他不知是怎麼轉述給他八十多歲的老父親聽的，竟使得阿公有一天問我：「啊你甘有機會拿金牌轉來？！麥漏氣喔～」

當一切再也沒有轉圜的餘地，我似乎感受到這躁進的舉止，或說機會，也許是人生中一環扣著一環，一波推著一波，逐漸連綴成的□□，而非你突然要它，它就來了。說不定未來將發生什麼事早已冥冥注定，總之，與你過去的所為所思無法脫勾，我在相信與懷疑之間擺盪：最後的結果可能失敗，但至少我應該在失敗面前看見自己究竟是如何就範的。

兩個月流浪裡，從雲南麗江為始，到虎跳峽，瀘沽湖，折回麗江後，北上中甸，德欽，佛山，進入西藏鹽井，小昌都，芒康，竹卡，左貢，幫達，八宿，然烏，波密，通麥，東久，魯朗，林芝，八一，巴河，八松措聖湖，工布江達，松多，日多，墨竹工卡，達孜，止於聖城拉薩。山是永遠眺望不盡的玉龍，哈巴，白馬，梅里，紅拉，拉烏，覺巴，東達，業拉，安久拉，色季拉，南伽巴瓦，米拉。水是永遠俯瞰不及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雅礮江，雅魯藏布江，拉薩河。還有更多更多不知名的山脈，流水，湖泊及村落，和最美的人情。

走過那麼多地方，而我卻紀錄那麼少。這段期間裡，生病過，恐懼過，失落

過，軟弱過，任何的挫折與不安，孤獨與絕望，幸好都沒有全然阻斷我的行進，追究到底，如果不向前行，種種負面的情緒和現實狀況，也依然會催逼著我的心理與生理，將我撲倒在地。我不過是在一切的試探和比較中，琢磨出一個似乎不得不然的步伐。那麼，那些曾經有過的反覆憂憫，淒寒悵惘，灰心沮喪，似乎現在看來，最終也是凝聚在這趟行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懷疑，這趟旅程根本沒有所謂的「勇敢」在支持自己朝著未知的可能無止無懈地挺進。

十月六日出發，十二月六日歸來，十二月八日的入伍徵召令，幸而被及時的預官報考給延後了。又三個月後，兵單再來，又遭研究所入學考試擋下。並非刻意，且原本打定主意七月就要入伍從軍的我，最後卻幸運進了文學院的殿堂。說不出為什麼，彷彿每到西藏一次，我的人生就有那麼一點出奇不意的改變。

從內向轉外放，從寡言變多話，有些舉止的變化似乎來自西藏旅途裡，向人討吃討喝討住（或騙吃騙喝騙住）學來的，或者，我根本就是這樣一個人，又或者，我在創造另一個新的可能的自我。最明顯的變化是，過去我長期缺乏的自信，好像長出了一點什麼，彷彿緣於「看重」曾經兩個月裡全心投入孤獨和貧困的生活，於是覺得以後對於文學的道路，自己將可以堅持得更久更長一些了。

西藏的旅程比想像的遙遠，卻又靠近，它不僅祇是時間和里數的累積，也是纏崇在腦海中的幽靈。兩年多來，我利用課餘和工作之暇，斷斷續續書寫這趟旅程的散文，先是一篇一篇，無法連貫的破碎記憶。後來有段時間裡，我竟開始躲避它，畏懼它，因為時空的距離已然把我拉得太遠，以致書寫過程，總遭遇極大的難題：過去的時間，空間，事件，和我過去的觀點，行動，感想；現下的時間，空間，記憶和意識，知識的層層累積；文本本身蘊含另一項透明的時間，空間，穿梭的敘述與跳躍的節奏。有形無形，在在化成一道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儘管我嘗試用現在重返過去，設想回到過去現場，追逐，逼視，重組歷史，事件，人物，地點，時間等等，但實然的距離已留出一片想像的空間，讓我有無意錯置或忽略了原本的時空和情事的樣貌，而這種種永遠的落後，再落後，便可能遠離了原本的真實。我該如何忍受自己的書寫「失了真」呢？

記得有一次，隨著「雲門舞集」南下高雄做義工。滂沱的雨夜裡，約莫十點多，返回旅館途中，竟遇到了林懷民老師，他邀我一同吃晚餐。心目中的大師輕鬆地坐在一旁，我卻拘謹危坐著，感到頸臂僵直得像條鐵鋼。我們談了些許西藏和創作的事，他說最喜歡在大昭寺前觀想那些虔誠的芸芸眾生，話鋒一轉，「在西藏，不能不抽菸啊！」我豎起耳朵認真傾聽，心裡暗想著那可能意指抑制肺活量以適應高原缺氧氣候較為舒活的方式之一。想不到，他又接著說：「哈哈！結果，一個禮拜，肺部難過得受不了，提前回來了。」傻在一邊的我，當時並未問明原因，但那無疑是我得默默追究細心體會的問題。

飯畢後，老師從褲子口袋裡，拉出一團團皺得發窘的紅色紙團，一張張攤開，我才辨識出那竟是百元鈔票。我那時的確擔心過——老師雖說要請客，可不會帶不夠錢吧。那樣的情景，讓我不禁又受到一次震撼，堂堂的大師，對於必需的生活事物竟毫無留意，或者他已把多數的心力或財富「揮霍」給我們這批「流浪者」的身上了。

對於寫作，我時常感到焦慮。經過大師「震撼」教育後，我做了些反省，並發現我的焦慮一天比一天巨大。這樣的焦慮也逐漸滲透到不寫作之時，兩相激烈拉扯，終於有一天，我領悟到「不寫」的焦慮竟遠遠超越「寫」的焦慮之後，也祇有去寫了。仔細探求寫與不寫之間的焦慮原由，這或許也就說明我已然期許用自己的寫作去關涉或釐清某種的社會意義與責任，而非朝向個人化的虛無妥協。

再次落筆，似乎放得更開了一些。我了解，旅途本身不會再次重複，重複的祇是我對它無盡的想像，還有那些曾遭受旅途影響而已然誕生在我生命裡的意義；往下思索，過去的意識與現在的處境不同，我很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把現在已變化了的我，拿去頂替從前的自己。這也許才更關乎文學的「真實」吧。有時，經歷一段書寫與對話，似乎同樣的對話或感受也會在我的現實生活中次第展開。到底是我在寫一場旅途，還是旅途來銘刻我，甚至揭發我？曾經，在那遙遠的過去的時空裡，發生過的事件輕得宛若一片雪，彷彿我不再竭力去追憶，探索，和叩問，一切都不曾存在過。

這本書的十八篇文章，幾乎就在這樣的歲月，不斷地自我懷疑，推翻，憂懼，肯定與失落的狀態下，跳跳接接完成的。開始並無先後組織的安排，有的篇章似乎能一氣呵成，像瀟灑湖，行路難，柔軟的時光；但有的篇章如朝聖，天葬，〈紅塵的主題，竟使我反覆思索了一年有餘（現實生活可這樣跳接綴補的嗎？）。直到最後一個月，我才知道自己並非在寫一篇一篇的散文，而是寫一大篇長長長長的文章，這也不是寫西藏的文章，而是寫我心底流浪的文章。寫完這本書最後一個字，審閱最後一次，我不禁懷疑，過去的那場失戀是真的嗎？那場流浪的冒險旅途是真的嗎？這些文字果真夠格付印成冊嗎？我懷疑，始終懷疑這都祇不過是一個長長的夢而已。曾以為自己追尋的是某個目的或終點，驀然翻身後，才發覺到這一切無非盡是過程。

到現在仍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放棄法律的路途，不怕「餓死」嗎？當然怕啊！但也覺得若是什麼事情都肯苦幹的話，真要餓死也不是容易的事。我知道自己斷然選擇了一條可以不計代價，得失，且需專注以赴的道路。生活種種取捨之間，我才剛跨出了第一步，而這一步卻幸而能有那麼多人的支持與鼓勵才得以促成。

特別感謝林懷民，蔣勳，張照堂三位老師所給的一個試煉、提升自我的「流浪」機會；還有「雲門舞集」的晴怡，在每篇作品的付梓前，予我最嚴格又最溫柔的把關和評點；善良熱情的苾羽鼎力的精神加持；秀娟姐時常為我保留一票難求的表演藝術座位。也謝謝遠流出版社副總編皎宏，容忍我的拖稿還時常選書送我；小說家李崇建珍貴的友誼替我構築不少寫作的信心。最無以言謝的是，待我如親人的東吳大學英文系馬健君老師，要不是她提供外雙溪的家居，讓我每年暑期得以心無旁騖的埋頭寫作，這本書的完成根本遙遙無期；以及法律系吳博文老師長期的情義灌頂。當然還包括我親愛的家人們。儘管我時常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反覆尋找生活的信念，但我深深明瞭你們對我的愛與關懷，我從未懷疑過。

二〇〇七年十月

之一 柔軟的時光

一下飛機，K就嚷著頭暈，約莫是高原反應的作用。你拿出一劑增血紅素的藥錠給他服用，自己也吞下了一顆以備心安。之後，你們在冷清的航廈前，等待著發往麗江大研鎮古城的最末一班公車。

子夜時分，雨依舊下著。入秋的微雨，使麗江一雨成冬。你和K各自背著行囊，還合力扛起一輛裝箱的自行車。K沒走幾步路，便央求停下來休息，其實你也喘著，只是努力地裝作鎮定把氣虛壓下而已，你不想在首站兩千四百米的地方就暴露出自己孱弱的窘狀。

暗黑中，撐傘的婦人遠遠走來，趁機問你們：“要住宿嗎？”K濕著發額無語地望著你。你有點煩躁地回答，不用，已訂好房了，急著想擺脫她。她仍繼續爭取，連忙叫喚杵在對街吸煙的丈夫：“喂！來幫這倆小夥子扛箱啊！”不管你如何推託，他們就是直嚷嚷說：“看看就好，看看，不滿意，包再幫你換到你指定的地方。”K放下他垂軟的雙手，將箱子一端交給那操著東北口音的男人。你也不好再堅持什麼了。

你一向認為在街頭上攔街叫宿的，十之八九肯定是些投機的店家。跨進三坊一照壁家庭式的小客棧，男主人不先領你們去看房，你們卸了行囊，他便遞煙，倒茶，喚著他的妻去熱幾個東北大肉包。四顆蓬鬆白軟的大包子端上，你勉強嚥住口水問，這房錢兒怎麼算？女主人緩聲道：“放心吃吧！不收錢的。”該算就算吧，你說，怕他們把額外的服務加碼在房價上。男主人吐著煙氣，露出一口黑牙：“小夥子，給你圖個最省的，標間一人二十五元。二十五行嗎？”價錢尚可，且熱包子咬下去嘴軟，你開不了口拒絕和殺價。

聽說今年滇藏沿線一帶，雨季特別的漫長。

隔床的K已經睡去，你竟輾轉翻覆難以成眠，便倚著枕頭坐起，回想一天的由始至終，從臺灣，飛香港，入深圳，轉機麗江。你拿出簿本，想著想著卻什麼也寫不出來。你必須設想一個物件，然後才能開始說話。

你開始專注地豎起聽覺神經，去聆聽那細雨淅瀝的腳步匍匐在窗外的石階，簷角和風鈴，而後彈躍至窗櫺的眼線上，秘密窺探著；還有些雨水自屋簷的承彙聚引落，輕盈地歌唱，像是舒伯特的音樂，舒緩，易感，富有節制的想像。

三天來，你和K就住在這幢名為“龍X”的客棧，納西式仿古建筑，樓高兩層，全為木造，一共六個房間。老闆夫婦倆來自東北，男主人說，沿房外這條街的客棧，幾乎都是他們東北老鄉所開，且大家不約而同都取了“龍X”什麼的店名。因而古城裡某一條青石板街道，真有那麼一條東北的龍脈蜿蜒盤踞。

與他們混熟了，你便叫起滿面皺紋的當家——大爺，他老婆年輕許多，你卻不論輩分地喚她姨。你依然被稱臺灣小夥子。偶爾住客來，大爺總將客人拉到你的面前，看你這準備獨自騎單車進西藏的臺灣小夥子。你注意到店裡唯一的服務員小妹，是因為聽到姨每每那番嚴聲酷吏般吼她，但轉身一見你就變成慈和的婦人了。你不禁有點同情這十六歲的長工小妹，每月領三百五十元——所有雜務必須一肩擔下，她住在大門旁櫃檯後的一間只容得一人鑽進的櫥櫃裡。二十四小時的守門員。古鎮的旅店，大多是這等自鄉間來的稚嫩小工，刻苦且宿命。小妹最常對你說：“怪奇怪的，從來沒聽過有人會說那麼多的‘謝謝’。”笑得眼睛總小得眯成一線。

K很喜歡麗江古城的懷舊情調，這是他第一次自助旅行。你與K相識十多年，

他不久前才卸下替代役職務，學校老師們還為此特別頒發匾額褒揚他的認真付出。你籌備流浪計畫時，K信誓旦旦說要跟你一段路，學習如何過耐苦冒險的日子，以備日後出社會之用。K的出現，分擔了你超重的飛航行李，你承諾將帶他在雲南境內見識些不同的風景。

但三天來，你幾乎只是走路，迷路，不停地穿梭在市集人群中，對琳琅滿目的商販，美食，酒吧，收門票的景點，全不感興趣，而偏愛佇立某個偏僻的巷弄或荒蕪的廢墟，不然就回到旅棧的庭院，看書，發呆，抽煙，仰望著簷角，沉湎於自我的情緒裡。有時K會獨自外出遊蕩，但都撐得不久，每當你看見他返回旅棧時，都覺得他有種莫名的寂寥和惆悵。

你們總一道吃飯，可不在古城裡，常得繞上大半個小時出城，只為了便宜半價的飲食。麗江古城，隔著一條外環柏油馬路，與新城相對。新城全為一派現代的水泥建物，其實古城也並不算古，一九九六年麗江地區，遭遇裡氏七級大地震，古城內建築泰半傾頹，隨後九七年，聯合國冊封它為“世界文化遺產”，便造就這座古城兩三年內以驚人的速度重建起來，仿佛恢復了它在舊時茶馬古道上的榮光。雖然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發展觀光產業，可又有什麼能置喙的餘地呢。古城處處仿古，大多觀光化了，你也仍是喜歡它，不過只限定清晨與深夜時分，散步於濕漉漉的青石板路上，能聽見細密的渠水流經的時候。散去人潮的大研古城，似乎就真的變老了，老在無人的擁擠相伴，晚年的淒清。

古城的水泉，源自玉龍雪山上。你決定帶K去虎跳峽。

那裡據說是飛鳥不敢回望的地方。金沙江居中，自西而東，忍痛下切，切分了南面麗江縣區五五九六米的屏障——玉龍雪山，與北面中甸縣區五三八六米的哈巴雪山。

在橋頭下車，你們馬上遭到當地嚮導們包圍。你自顧地走，幾位嚮導緊追在後威脅，沒他們帶領你們肯定會迷失的。入口處，沒人管收門票，只有看似管理員的人擋在路中，說裡頭封閉了，因為不久前落石才砸死一整車的遊客，現在峽谷內在整治，如果你們執意要入，安危就自行負責。你硬著頭皮，略過K臉上的難色，決定闖闖。在沿著江岸路線與岔去山上的路口前，你詢問K想選擇哪條路，故作分析說，低路好走三十多公里，但有落石可能，而高路得翻山越嶺死命地爬。他選擇低路，你倒也鬆了一口氣。於是你們順著低路東行，又有嚮導騎馬追來嘲諷你們絕對到不了的，說得K憂心忡忡，你的士氣似乎也有些動搖了。

頂著烈日，天空蠻橫地養著幾片雲朵，然後漸漸的，兩岸山勢逐步朝中線靠攏，舉頭仰看幾可覆額。K說他累了想吃些東西，你看表，才步行兩個小時，不知道距離上虎跳還有多遠，你有點著急，不過仍停下來休息。你在一旁拿起相機，又蹲又趴想試著拍攝南面十幾座綿延的雪峰，奈何鏡頭窄得連座山都容納不下，遂放棄了，你只能乾巴巴地用心看。

路途中，你對K說：“我們不能覺得累了就休息餓了就吃，這條路還遠著呢，一切都得省一點。”他低頭默默地聽，額上淌著汗水，沒有回應。中午你們坐在路旁的大石上，你拆開一包四塊裝的壓縮乾糧，同K對分。你吃完，不見K有何動靜。他說他吃不下。你知道他在生你的悶氣，你還是惱怒嚴厲地對他教訓：“不吃等會還有體力走嗎，吃不下也得勉強吃，你以為這是哪裡，哪由得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K臉一沉，不情願地吃了，仿佛將哭的樣子。你自覺說的話有些過分，卻拉不下臉來對他道歉。

走至上虎跳，你和K便和好如初了，你為他拍照紀念，他也為你留下記錄。再繼續往前幾裡，幾個當地的民眾稀疏地散在路邊，前頭的路上滿布著沙礫碎石

堆起足有腰身那麼高，遠遠望去，間或還有拒欄和施工人員的身影。

你探視周圍情況，達達達～，鋼鑽鑿岩壁的聲音從望不見的左上方傳來，隨後沙塵石頭滾滾而落，掀起一片煙硝。刺耳的聲音總算停頓了好一會，你便看到提著菜籃的婦女、扛著米袋的男人越過警戒線，你馬上喚著 K 一起向前沖。沒想到只落後幾步的你們被戴帽的施工人員攔下，你匆忙問工人，為什麼他們能過，你們不行，工人竟然回答：“他們是當地人啊，你們是遊客。他們砸死自個兒負責，不用賠的。如果讓你們過，萬一出事兒，我們沒有法律責任也有道義責任啊。”你憤憤不平地退出警戒區外。

“那別過去了吧！”K 說。你見仍有幾個當地人悠閒地坐在路旁，就說再等等。你與一個蓄著日本胡的青年，蹲在地上聊了起來。K 始終沉默不語。又是一長串達達達～，夾雜爆破的聲音。而這一等竟等了三個小時。青年說：“沒一會兒，他們肯定要停住，放人過去的，不然我們怎回家。你們待會夾在這些人群中就沒事的。”你告訴 K 這好消息，他面無表情，你想，他又生悶氣了。

陸續加上再來的居民約莫二十多個，全聚集在警戒線前，你們這次緊緊貼住人群。你讓 K 在身前，自己墊後，緊張地攔著他的衣腳。終於等到前方遠遠的工人大喊：“行了”，揮著手，大夥便像逃命般的拔腿狂奔。你眼見自己落到最後了，爬上石礫堆，踩在凹凸的岩塊上，居然禁不住就“哇～媽啊～幹！”的，一路發狂似的喊著跑。整路上只有你一人叫喊。短短幾十秒，你感到胸口強烈被血液極度擠縮。跑出亂石堆外，你腿軟得跪在地上直說好險好險啊，K 彎著腰喘氣吁吁，轉頭面色慘白，臉扭擰著啐一口口水：“尬你娘勒，這簡直玩命嘛！”

之後蓄胡的青年領著你們到了一間蓋在崖邊的瓦屋。青年說瓦屋主人是他好友，他們準備在這翻挖一條下到江畔“滿天星”的路，這樣他們便可學中虎跳那兒民宿主人一樣，收下遊客的“買路錢”。青年把滿天星形容得像是虎跳峽裡最兇險景觀最好的一段地帶，仿佛無人知曉的處女地。他問你們想去看看嗎？請瓦屋的十歲小主人帶你們去。

你們沿屋旁的灌叢蜿蜒而下，沒有路徑，只有方向，時不時得撥開山壁岩縫間刺人的蒺藜與枝葉。K 踩在濕滑的土石上，摔了好幾回，你把登山杖借他支撐。總算下到岸邊數層樓高的嶙峋疊嶂的巨岩背上，黃褐的江水怒怒地流著，你問小男孩，這就是滿天星嗎？他點點頭，還不曾聽他說過一句話。原來滿天星，只不過是急流湧動的江水遭遇亂石密佈的河床，所激起的無數的漩渦和白沫的浪花，必須加諸點浪漫的想像才能組構出一幅躍動在濁黃黃水面上一閃一閃的星星風景。你有點被騙了的感覺。

從下往上爬，K 竟又摔倒了幾回，一次比一次嚴重，你雖替他驚心，但看他摔得誇張的模樣，還是忍不住捧腹大笑。你們返回低路時，天已經暗了。青年從屋裡出來探視，勾搭著你的肩細聲：“這小孩父親病了。他領你們去滿天星，不能給點兒意思意思。”青年沒敢開口喊個數字，有點諜對諜的味道，你詢問一旁的 K，K 說：“小孩這麼辛苦就給二十吧，”你搖頭，最後只決定付出十元。小男孩靦腆地笑了，倒是青年看來相當不滿，他原本說要帶你們去中虎跳的住宿處，顯然因為如此，便站在門口邪邪地道：“那不送了，你們慢走喔。”而幾裡之內，峽谷除了此戶人家外，再也沒有照路的燈火了。

你只好與 K 牽著手，摸著崖壁朝下游的方向尋探住宿的人家。

K 顯得非常疲累，臉垮了半張。吃泡面時，他心事重重一句話不吭。臨睡前 K 突然囁囁嚅嚅地說：“我不行了。”你回答，嗯，那好好休息吧。

“我不想再走下去。”K 又說，音量稍微增大。你心裡想他果真說了，又希

望那絕非你所臆測的。你對他講，不是都走過來了嗎，最辛苦的一天已經過去，明日頂多下到中虎跳時才會辛苦些。K 起身半坐著：“我決定回去，我沒想到這一路比我先前想的更難，我想得太天真了。”“回哪？”你問。

“先回麗江，之後也許就照你說的去昆明，或到四川，順長江三峽邊玩邊坐船回去吧。”好，你說，依舊淡淡的，連挽留的話也沒有，馬上寫了一條詳盡的返歸路線給他。你其實心裡掙扎不已，想去安撫他，卻又怕強做挽留只是又難為他了。欠個道歉嗎？你們會不會就此犧牲了十幾年的友情？“為什麼為什麼即使再累我們終究還是走到了啊完成了啊又不是沒有撐過來為什麼現在才說要放棄”，你躺在床上，開不了口的話一直捶打著腦門。

你一起身，點了一根煙。K 走進房間對你說：“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請這裡的人直接開車送我回麗江。”花不少錢吧，你說，在乎他太單純被坑了。

看著他收拾行李，你的心情有些複雜，便拿著充滿汗味的衣服到外頭洗。你似乎刻意地回避他，連正眼看他都不想。他準備上車前，又到你身旁問你什麼時候回到麗江。你冷漠地說：“不知道，我一個人沒差，也許會走得更遠也說不定，你不用等我了。”你的口氣帶刺，想讓 K 也知道你的不滿，甚至報復。而 K 依然沒有回心轉意。K 一走，你終於感覺到一股深深的失落與孤獨。

下行至中虎跳峽，岸石緊鄰在湍急的金沙江上，不到一米距離，水勢若再稍稍加大，則隨時有被滅頂的可能。傳說中的虎跳石，據守著江心，呈一猛虎躍跳的身形。你的視線所及，自西是百米幅寬的江水滾滾襲來，陡然至眼前江岸急遽收束，最後被東向的虎跳石左右排開，又猛然遭遇左右兩面峨然矗立的山臂阻卻，推開了它十分之九湯湯奔流之水，大量的江流便重新迴旋躑躅，少部分的則如瀑布般騰躍闖關。“亂石崩雲，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想必也不過如此爾。你也不知哪來的氣魄，一時忘記自我，竟敢逼臨蹲踞在最靠兇猛水勢一塊斜傾的岸石，任岸濤拍打，濛濛的水珠紛紛地墜落身上。你開始氣喘，開始暈眩，開始感到壓迫，分不清是感動還是難過。你真希望 K 也能看看這一切最浩大的聲勢。

爬回到山腰透過葉縫間，你轉身再一次俯視著中虎跳峽隱約的風景，驀地警覺自己的傻，如果剛才不慎失足滑跤落入江中，那豈不是沒救？也無人會知曉你的下落。你想起那旅店留言板上張貼著一張澳洲媽媽來此的尋子啟事。

一天之內，你步行八個小時，近三十公里路，總算找到老渡口。擺渡人緩緩地從對岸駛著馬達膠筏過來接你渡江。晚間你宿在大具村落裡的一個招待所。身體疲累發痛，你躺在床上許久，難以入睡，盤算自己下一步該怎麼走，上玉龍雪山繞繞或者到更遠的瀘沽湖？你莫名地想起 K，不知他現在怎麼樣？早先對他的氣，現在想來卻可笑。

窗外星光大好，你起身走出閣樓外，憑欄吸煙，對空遙望，和著透白的煙氣，你的指尖探入銀河深處，用抽象的線，把錯落的星點連成一體。

幾天後你重回到麗江，雨已經不再下了，古城顯得更加熱鬧非凡。但你的心境似乎有所不同。

你終於開啟了自行車的封箱。SHIMARO LX27 段轉換前後齒輪的變速器，輪圈組，登山胎，XTR 吊點剎車系統，標名 CAT 的鋁合金車身（藍白黑的三色漆線），前後輪馬鞍行李袋，安全帽，兩副備胎，鵝絨睡袋，高山帳篷。在單車龍頭上鎖上最後一顆螺帽時，不知為何，你竟沒有一絲興奮的情緒。

最後一日待在古城，你又再一次走遍大街小巷，要買門票的木府大院，黑龍潭，你依然不願掏錢進去，而只選擇去聽了一場宣科的納西古樂而已。你也終於肯讓自己在城內的水畔餐廳奢侈地享用一次晚餐，欣賞浪漫的遊客放水燈浮漂於

柔軟的水面上。偶然間，隔桌從德欽縣歸返的遊客們，傳來白馬雪山路上降雪的消息，那些談論的話既像一則新聞，又像是夢，突然引起你心緒一陣不安的騷動。然而，你只希望他們說的那一切都並不是真的……

之二 瀘沽湖的女兒

在邁進瀘沽湖前的十幾公里路，首先的印象便是那道橫路攔阻的閘門後方，坐著兩位蹺腳抽煙的男人，要你先買門票才讓通行。見到這樣的場景，你的心裡不禁暗自咒罵著：他們有什麼權利，圈圍出一個如動物園般的領地，把這些少數民族和大地資源，賤賣給來往的遊客。但不管你再如何地不情願，滿腹牢騷，為了進入瀘沽湖，你仍是掏出了錢買下過路的門票。

你想要到一處人煙罕見的世外桃源，在那裡，有獨特的傳說，原始的曠野，熱情樸實的人，把你擁入他們的懷抱。但你能去的地方竟是這麼多，也那麼少，一位稍微吃苦耐勞的旅者同樣能到達。你應該就此收斂自己的野心，或者保持高度敏銳的意識，去搜羅那些被人忽視的平凡部分；不然，你就得更加冒險犯難，把腳步挺伸到多數人無法企及的所在。總歸，兩者的擇取都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人類學學者已經一次次造訪這摩梭人的國度，研究她們母系社會裡特有的走婚制度；好奇的遊客們，自然也不會錯過這神秘風俗色彩的個中奧妙。沿著環湖公路走，你未在那極負盛名的落水村停歇，因為那裡一切配置都是為了觀光的旅行團而設。你循著地圖上的指示，繼續朝北行，繞過一座山梁後，遇到的裡格村落顯得較為冷清寂寥些，或許，這才是適宜你落腳的地方。

裡格村的十幾戶民居全是傍湖而建，每戶的家門前幾乎都興築起規模不一的旅社、酒吧。那些經營者大多屬於外地專善投資的漢人，當地村民顯然還沒有這種獨立的條件和能耐，於是把自己傳統的宿屋，搬遷至旅社後方，形成一種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結盟關係。

避開遊客叢聚之處，你順著湖邊的路徑往底走，涉過幾處淺水灘，便踩在了月兒彎彎的小島上，這裡蓋的旅社相對清幽許多。你是湖畔旅社唯一的光臨者，老闆出外旅遊，招呼你的是新嫁到旅社後方民居的摩梭人婦。她坐在挑高的石梯上，面湖啃著地瓜，腳踝浸在淺水中，對你說：“哇——你看，這裡下了好久好久的雨，湖水都滿到我的腳下。這兩日，太陽露臉了，湖水要清了，你的運氣真好。一來到瀘沽湖就碰上最美的時候。”你蹲在一旁聽她忘情講述直到雙腿麻了，她才似乎記起什麼，引你進入屋內。

放下了背上的行李，你揭開木窗上的淺藍掛布，柳樹的掌葉就陡然甜甜地垂落眼前。窗外依稀掩映著向陽時的強光，近身的水岸像一片金子抖動，兩艘豬槽船悠然橫豎地浮躺在框線上；更遠一點的視線，還能望見蓋著緊簇白雲的綠山點著金黃油菜花的身形倒映於湖面上款款搖曳。你不由自主地燃起一根煙，倚在窗臺，專注感受輕風撩起的水波反復拍打在窗沿下挑高的木梯腳，疏導陣陣舔舐的感覺至你的跟前，定住，麻痺，你恍若溢入畫裡，成為莫內筆中的一個點。

黃昏時，醉人的紅光斜偎在平波的湖面上。十歲大的小幫傭——卓瑪，在屋外的板凳上低頭做功課。你走到小女孩身旁，想看她正寫些什麼，但她一見到你，毫不猶豫地把簿本搓成紙團塞進懷裡，“不要！不要！”尖呼著，不肯讓你分享。旁邊的幾位小男孩，對卓瑪總是又訕弄，又譏笑，玩著一種童稚愚的遊戲。小女孩儘管撅著嘴，仍都靜靜地忍受下來了，她仿佛早熟得已領略到自己的本分和身世。聽說，這裡的老闆包她吃住和上學，每月給她五十元。

晚飯未開動前，你暫時離開那塊小男孩喧鬧的場地，隨意遊走。在不遠處，你望見了一位坐在湖畔的女人，她似乎若有所思，懷裡抱著一個正在哭的小孩。你朝那哭聲走近，保持了幾步的距離，問她，小孩怎麼了。女人低仰起頭說：“生

病了，發燒好幾天。”小孩看醫生了嗎？“給她吃過衛生所的藥，但發燒沒退哩。”你不假思索地表明可拿點藥給小孩試試。女人有點驚訝，癡癡地漾起微笑，有些細紋扯在眼尾，她的輪廓感覺很年輕。

其實陽光低沉眩紅的顏色，讓你根本難以分辨她的面貌。聽到一聲“好”，你旋即轉身而去，走了十幾步，突然聽見女人從身後喚你：“我叫一一”聲音被晚風吹散了，你沒聽清楚她說什麼，只看到她向後方一排木楞房指去，似乎在告訴你她家在哪。

你匆匆攜帶著藥品，準備出門時，竟被管家攔路說大夥兒都在等你開飯。望著室外漆暗的天色，你便不好意思再出門了。

老祖母在火塘前的地上，擺滿一盤盤熱菜，你正踟躕著該坐在哪裡以合乎祖母屋內的禮儀，摩梭的壯丁就把你拖到中央的板凳上。這一連串的東慣例西規矩，說客人得吃滿三大碗米飯才准走出門外，你即使沒聽過也死撐著肚皮不敢違背。不到片刻，盤中的菜肴所剩無幾，不過被奉為尊貴的老祖母，窩坐在屋內暗隅，連碗筷都未拿起。你把在座的人都問煩了，只得草草一句：“祖母吃別的。”這與你熟讀的摩梭知識大相徑庭，難道摩梭文化已經改寫，抑或你根本是理解錯誤。

雖然你們沒有明確約定，但你好像錯過了什麼，心裡一直耿耿於懷。你嘗試摸黑往赴先前的路徑，想著能否遇到那女人還等在附近，一個步伐沒走好，半隻腿便陷在泥濘之中。你只好打退堂鼓，狼狽地返回旅社。

管家正呼朋引伴邀人參加篝火晚會，你說自己不會唱歌又不會跳舞，就免了罷，幾個摩梭男人卻把你架出門外，堅持不讓你一人在此自閉。

大概所有的遊客還在享受酒酣耳熱的晚餐，會場冷冷清清，一尺見方的枯木圍堆就是晚會的篝火。你趁著他們去找朋友時脫逃了，一心想趕回安靜的房間裡。

黑暗濕滑的半途上，前方倏然出現幾個的人聲，手電筒燈光忽滅忽亮。當你與他們交肩而過，中間一個溫柔的聲音把你喊住了。是她，即使在黑暗中，你依然能辨認那聽過的聲音。你把口袋準備的藥品交到她手中，總算松了一口氣。“去嘛，去嘛！”女人希望你一同參加晚會，像是摯友的說服力，或許這種熟悉和親切的感覺，可以讓你不再那麼害怕去面對那陌生人眾的環境。

除了摩梭人外，入場遊客照例一個人次收取十元，這是你一晚住宿費用的一半。晚會還沒開始，女人告訴你關於瀘沽湖的生活模式：“每戶摩梭家庭至少得派出一位代表參加篝火晚會，賺到的錢，多是用來建設村裡的公物設備，如果還有多餘，我們才各戶均分。”“你遊湖了嗎？（你搖著頭）像那些白天帶領遊客划船游湖的工作，也都是由我們各家派人輪替，不能隨著遊客的喜好指定或殺價。”他們竟能如此有條不紊地經營著自己的家園，這在你聽來相當驚訝，你突然對現今裡格村的摩梭人所執行的共產制度，產生了更多意外的好奇。

你還不知道她的名，因為它被黃昏的風吹散了。

晚會開始，出席的摩梭男人個個高壯，頂著牛仔帽，身穿或黃或青的斜扣上衫；摩梭女人則傳統盛裝，長髮盤頭鑲著粉花、珠鏈，一襲豔紅的外衣，配對白紗百褶裙。只有她在背肩上披著一條小羊皮毛，她說那是為了凸顯自己與別人的不同。為了炒熱氣氛，摩梭男女就摻雜在遊客之間，眾人圍成圓圈，手牽著手，腿蹬著腿，跟隨領頭俊俏的摩梭青年高歌起舞。人影在篝火的映照下縮短，拉長，拉長了又縮短，只有你獨自倚在老遠的廊柱下靜靜地欣賞歌舞。

哪位是紮西先生？他是網站上遊客流言中的多情公子，聽說部分女遊客到裡格半島的目的，都是為了想親澤紮西先生柔情萬種一夜的鋒芒。或許就是那位最高最帥的人吧！你無端地想著，究竟會有多少的男男女女在這曠野聯歡的晚會中，

以自然和風俗的名義，等待或主動，用摩梭人慣有摳摳手心的暗示方法，對他們賞心悅目的人送出愛意。

喧鬧的舞動告一段落，摩梭人與遊客分成兩隊人馬準備對歌：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看過來，看過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開在……”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何時自你家鄉的流行歌曲，竟也跨越過千萬裡，流傳到這女兒國度來。你又好笑又感歎，為何你有那麼多的慨歎呢？歌聲到激昂處，戛然終止。晚會結束，遊客們紛紛爭相與摩梭的俊男美女拍照。她似乎是摩梭女人群中最受歡迎的一個，你看她耐心地滿足完眾多男女遊客的要求，最後，她朝著角落的你走過來說：“你不想與我拍照嗎？”你突然一陣臉紅，不知該如何回答。

你與她和她的表妹、阿姨，隨行走回旅社的路上。她的家到了，她邀你明天一早來家裡吃早飯，你欣喜答應。那摩梭阿姨竟天外飛來一筆：“不要知道人家住哪，晚上就偷偷跑來走婚喔。”讓你們彼此道別晚安的氣氛，徒增一陣暈熱。

然而，你還不知道她的名，因為那聲音被黃昏的風吹散了。

你把行裝擱在房裡，走出戶外消磨最後一個早晨的時光。陽光灑落在軟柔的湖面上，透露著一種無可名狀的溫暖。你的腦海突然模糊浮現起昨夜的夢境，一句熟悉又陌生的聲音：“有一天，我將出發追尋。”有一天，我將出發追尋，代表著什麼？你懷疑是不是自己究竟失落過什麼，才會在隱約的夢境，回蕩出這種輾轉反復的聲音呢。胸口上鼓宕的壓力仿佛釋出依稀，似有若無的思想交擊在面湖的額上，你專注凝望著那逐漸被商業侵擾的摩梭國度，驚覺自己的確有某種惆悵的情緒在提示著，萌芽著。或許從內在延伸到外在，你應該去追尋，季風的姐姐似乎在向陽深處等你，等你去追索一些陰晴的故事——關於這裡的女兒，她們仍有話要說。

你答應她在臨走前，去她家說道別的。那道門柵輕輕虛掩著，你推開門進去，一位老婦正坐在庭埕剝玉米。你難以啟齒說要找那位還不知道名字的她，所以只能逕自地傻笑點頭。老婦仿佛早已知道你是誰，勉強說了幾句單音詞的漢語，“阿，坐，去”，把你請進祖母屋內，便使喚著爐灶旁年輕的姑娘去叫那位你想找的人。

“松娜，松娜——”叫了幾聲，她還在睡覺。

那一根根厚實木柱所搭建的祖母屋，是每位摩梭人的家庭中心，只有當家的媽媽或祖母才夠資格入住。

光束從屋頂上的破瓦投射進屋內，微細的塵埃無聲地旋舞，旋舞，火塘裡的火從來不滅，煙氣直接在室內盛放，屋樑都熏黑了，這樣可以避免蟲蛀，櫥櫃上的豬膘肉都熏黑了，煙熏兩年三年愈久愈香；神龕上的藏傳神也熏黑了，作困神明來守家；酥油點燃，這樣神明才不會饑餓負氣，溜出家外雲遊四方。

年輕的姑娘彎起月眉對你說：“摩梭人是晚上偷偷摸進來，早上偷偷溜出去的意思。”

直到老婦為你端上一碗麵條時，松娜才帶著惺忪的睡眼踏入昏暗的屋內。她掏出一隻鬆軟如水煙袋般的奶，喂著繃襪中的孩子，自在地向你介紹她的媽媽和表妹：“孩子的燒還沒退，照顧她一整夜，所以睡得那麼晚。”你一面吃著麵條，一面拘謹地點頭，從口袋再掏出一包藥品給她。

松娜問你何時離開，你說訂好中午的車子，這裡做客完便回旅社拿行李，準備明天出發到中甸，然後一路騎著單車去拉薩。松娜露出惋惜的口吻：“你剛來就要走，還有很多地方沒玩吧？”你表明自己可不是來玩的，只是純粹想來感受

瀘沽湖的沉味。

她問你為何不搭車反而要選擇騎單車呢，那山那麼高，路那麼長，身體怎堪受得了，你們盤旋在你如何獨自旅行闖蕩的話題間許久。你不時暗自地看表，松娜說：“要你能多待幾天，我帶你去那些一般人不知道的地方。”你驚訝地反問她，去哪？松娜與媽媽用母語交談著，回頭開始解釋：“去山上，我想去湖的另一側——四川邊境有座神女山，以前聽媽媽說——她懷我之前一直流產，後來有人介紹她去神女山裡的一處洞穴，用手去摸摸那洞裡的‘女陰’，神女就保佑不再流產了。我很想去那，那裡算我真正出生的地方。”

你聽到此，耳目一亮，怎麼去呢？松娜與她媽媽再次低頭交語，接著說：“走很遠很遠的路喔！要先到媽媽以前住在四川那邊的小村子，再轉村子後的山路上去，還要兩天。”你完全被她的話熨服了。

她說你不像一般的遊客，會騎車去拉薩聖地的人，想必也能吃苦爬到神女山上。可你躊躇了一會，擔心地問她：“你的工作、小孩怎麼辦？”松娜果決說她已經很久沒出過家門，最遠一次去過的地方是麗江，其餘的人生便待在這湖畔度過。她的家人此刻都贊成她跟你同行，自願幫她照顧小孩，分擔工作。她說如果這次沒你跟著，自己以後可能再沒有勇氣去了。你仿佛獲得一種莫名的感動與信任，於是把原先的計畫延後，答應松娜。

她的全名叫“阿它·松娜七朵”，換好一身牛仔便裝，在岔路口等你。

松娜領著你走出環湖公路外，攀爬、下切各種意想不到的捷徑，有時穿越密密的樹叢，有時橫過比人高的玉米田。

一路上，你們遇到的摩梭人都會對她親切地招呼，你好奇都走了這麼遠，為何她還能遇見認識的人。松娜說：“這湖就那麼大，摩梭人就一丁點，這些人若不是親戚，就是爸爸的朋友。我爸爸以前當過村長。”你帶著可疑的口吻：摩梭人不是應該都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嗎？她燦燦地笑著：“有些人的確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啊，但我很幸運知道。以前摩梭人走婚，到‘文革’時期政府就禁止了。他們說結婚才是文明人的行為，然後我的爸爸媽媽便辦理結婚。不久後，政府有天不知為什麼，突然又說可以恢復走婚了，但我爸爸媽媽結完婚沒改變過，一直到現在，爸爸還與我們住一起。”聽著松娜講述，你仿佛覺得她親身遭遇過那時代的一切，你心裡暗地對那些把摩梭人標本化的作者憤憤不平。你自己呢？她接著說：“我與丈夫是走婚。以前他到我們村裡當路工時認識的。他見我就喜歡我，回去找了他的媽媽來我們家送禮，與我爸爸媽媽商談。我願意，兩人便在一起了。一年中，有兩三個月他會從寧蒗過來，住在我們家。”

你問松娜喜歡走婚還是結婚，她毫不遲疑說結婚好，向她追索原因，她勉強微笑，掩著一聲長籲：“結婚比較有保障啊，自從走婚後，我生了小孩子，丈夫就沒有責任感，不關心我們的生活，我覺得對這種關係很沒有把握。有時，我在想是不是我的丈夫外面已經有別的女人了。”

為了避免靜默的氣氛尷尬太久，你強謊出一句沒腦的話：既然如此，為何不再找新的物件。“我和丈夫沒說清楚要分開，女人就不能再找其他的物件，否則在村裡會抬不起頭的。我媽媽說我是家裡最聰明的女兒，已把家裡的一切準備傳給我，所以我必須更小心更有責任，這樣才能扛起我的家。”松娜眼睛睜得鬥大認真地說，根本無視頭頂上的豔陽如何刺眼。

摩梭人面對走婚情愛的嚴謹程度，遠遠超過你的想像，她們到底還存在著多少恆久與不變的思想？在松娜的身上，你看到了新舊血液的相互交織。過去傳統的走婚，早已不復存在今日的瀘沽，而未來呢？你只能希冀，面對外來強勢衝擊

的摩梭文化尚有一縷餘燼；但，你知道終究每個自主的生命，都有權利去選擇自己未來的導向和命運。思索至此，你的心不禁微微脹痛了起來。

松娜是摩梭傳統下被挑選出來延續自己傳承的女兒，她亮出手腕上那只銀環，告訴你這手環愈戴會愈細，因為它會滲進每位戴過它的人的血液裡，這就是她的命運和責任，以後她也將把它再傳到下一個掌管祖母屋的女兒身上。這位瀘沽湖二十一歲的女兒，知命沉著，兩頰間竟已微微長出了些白鬚。她的兩位姊姊都在遙遠的都市打工，然而，她確信有一天她們將回來，繼續做湖的女兒。

你終於忍不住拿起相機，對著湖面上所切割的天工，一連拍攝幾個水波蕩漾的鏡頭。松娜指著湖邊峭起的岩壁，開始述說——最早以前，這塊湖泊本是乾涸貧瘠的土地，曾有個小孩就在那岩壁下方的洞裡，發現了一條大魚，於是大魚跟小孩約定，若能保密它的存在，小孩每天便可割下一塊它身上的肉。很神奇地，那魚竟能長好前一天被取走的肉，使得小孩和他的家人不再受饑荒所苦。可是有一天，這秘密不知為何在村中走漏了，貪婪的人因此都想借機佔有那條神魚，便夥同眾人到洞裡把大魚抓出。想不到當大魚被拖出洞口，地底的水卻洶湧而出，淹沒了整片村莊。所幸一位機警的母親即時把她的小孩抱進正在喂豬的木槽，但自己卻淹死了。後來，那倖存的小孩就成為我們摩梭人最早的祖先，而為了紀念那位犧牲生命的母親，這塊淹沒的土地便命名為“母親湖”。

噢——你茅塞頓開，原來這就是你們豬槽船和瀘沽湖也被稱作母親湖的由來啊！聽松娜說故事，你多麼希望這沿湖迤邐的路徑，可以無止境地漫長下去。

從雲南的瀘沽湖徒步到四川邊境的摩梭村落，已過了一天光影。松娜在村頭的小商店買了米酒、香煙、餅食，準備去拜訪她的阿姨與舅舅們。這裡是她童時成長的地方，她充滿回憶的神情，指著那裡是以前的學校，那裡是玩水的池塘。八年來，僅僅十幾公里路程，她卻再也沒有回到這母親的故鄉。松娜在記憶中找尋阿姨的住處時，遇上了某位認出她的表哥，她把我們的計畫告訴他。之後，松娜塞了一百元給他，她說表哥有肺病無法工作，這裡又比較落後，賺不到錢。

松娜轉述：“表哥說那條上山的路很難走喔，我們要租兩匹馬，帶上棉被、糧食、飲水和蠟燭，還得雇一位熟悉山路且能與彝族溝通的導遊。否則兩天內不是走不到神女山，就是先遭那地盤上的彝族流氓搶或殺。”聽完，你耳根後不禁緊縮，問了松娜的看法，她一臉不容妥協的表情。一名女人冒險犯難的追尋之旅，“有一天，我將出發追尋。”不僅是她，或許也是你自己的。

在踏進松娜阿姨家前，她只交代你一句話：“不能談起關於‘走婚’的問題。”儘管你沒有好奇到會無故去問這類問題，當然還是點頭悉數照辦。四川境內的摩梭村，單調，簡樸，中年以上的女人幾乎無法聽懂漢語，男人則相對踏實努力工作，早出晚歸；雲南那幾個旅遊村落中的男人，似乎整天只會打牌，唱歌，跳舞，幹點輕鬆的閒活。這個母系的國度裡，雖然重女，卻不輕男。經過八年，松娜的阿姨們都擁有自己的祖母屋了。火塘裡的火從未熄滅。

松娜帶著你走臨三位阿姨的家，由於語言的隔閡，你只能靜靜地坐在火塘邊聽她們講述空白了八年光影的話，從松娜的語氣和態度判斷，她顯然已成為真正獨當一面的女人了。

月光的觸角緩緩從高崖垂壁落到樹梢，屋簷，延伸至湖面，形成一座上達天聽的皎亮階梯。四面山巒波紋般微笑環圍著黑夜裡的瀘沽湖。

辛勞的女人們都留守在家，松娜只能宴請到表哥與舅舅們在路邊吃燒烤。這場家庭聚會，並不因為多了你的存在而有生澀的氣息，你意外與他們融洽得像一家人。他們盡情唱著摩梭歌迎接你的到來。兩杯黃湯，你回他們“望春風”和“阿

里山的姑娘”。松娜一杯杯痛飲後還一直為你擋酒，你啜了一口她就灌下一杯，你知道那絕不是一種正常的方式，儘管看了有點心疼卻也不能多說些什麼。

聚會遲至子夜，才終於散去。你原本以為松娜與你都將投宿到她某個親戚家中，但她卻一步一拐地去找夜宿的地點。她醉眼暈茫地說：“謝謝你，我好久好久沒有這麼快樂過了。跟你偷偷說一件事情，可是不要生我的氣好嗎？（你點著頭）我的親戚們，都以為你是孩子的爸爸。我沒有向他們解釋，你會生氣嗎？”你雖然回答“不會”，但卻不知如何把話再接續下去，獨自悶悶地想，為何她不跟那些親戚們解釋呢？走進房間，她整個人直趴在眠榻上沒有一點聲息。你躺在另一張床上輾轉倒看窗外的星斗位移，竟難以成眠。

秋天的芒草向水源頭處試探，傳遞著信語。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所在，可否能成為追尋自己的地方呢？第二次公雞啼鳴時，你們整裝就緒，走進一片茂密的山林。

強烈的日照，鬆軟滑溜的泥土，陡斜的山徑，荒草雜生高過膝。在翻越第三道山路時，你遠遠落在彝族老嚮導與松娜之後，他們長久在田野練就的筋肉勁腿，如深根的麥穗般飽實，堅強，完全勝過你在城市裡適應平鋪水泥地的弱足。

松娜停在峭滑的土坡上，伸手拉你，這一拉，她的手卻始終毫無鬆弛的跡象，害得你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分不清楚哪種呼吸頻率出了問題，手心微微冒現羞怯的汗。為什麼你的手不主動抽出來？為什麼她還不鬆手呢？你的心千頭萬緒在翻騰在攪動著。

這山徑或許是一條川滇茶馬古道的分支。土丘裸岩上依稀可辨識出馬蹄踩過的印記，你們仿佛重現古代的馬幫穿梭在林間田野裡，只是這次不是運輸貨品，而是“尋鄉”——尋找那一位瀘沽湖女兒心中的原鄉。

你拿出指南針與地圖交叉比對，判斷順著此條小徑直往北走，應該會到達四川木裡地帶——約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美籍奧地利人，曾以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探險家、撰稿人和攝影家等身份，從泰緬邊境進入中國雲南，先後在中國西南部地區雲南、四川進行二十多年之久的科學考察與探險活動）的手記曾描繪那裡有牛奶般的河水，及神偉壯麗的貢嘎雪山，央邁勇雪山；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 1900-1954）所描繪的《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所命名的“香巴拉”（香格里拉），似乎隱隱約約，也是指涉著那熠熠生輝的地帶。

老嚮導牽著馬匹直往前走，總一副不想跟人說話的模樣，只有你遞上香煙時他才咧嘴笑一笑，得意翹露出鞋面上的腳拇指。

這僻遠山鄉疏落的民居，大多都築起人高的木刺圍籬，當你們行過時，家犬便會突然跳出兇狠吠叫，在門首觀瞻動靜的主人們多是鷹眼的表情，警示意味濃重。可你們也有遇上戴著傘帽的彝族婦人，拿出竹筐中的蘋果，大方供你們充饑解渴。一路上，你們都是默默地爬，用浹背的汗水取代了言語。

“苦不苦？”松娜拿起手巾想為你拭汗，你反射動作偏開了頭，接過她手中的巾條。晚間你們落腳在一處空曠的平野，升起火堆，煮水，吃著泡面。彝族嚮導一直催促你們多喝點水，要每人都在離火堆十米的地方灑些尿水，據說，這樣一來可以對鄰近的野獸宣示領地，二來還可防止孤魂野鬼無端的干擾。

你將棉被折成兩折，裹身在夾縫裡，松娜悶不吭聲把她的被褥移至你的頂方，對你微微笑。你一邊躺著，一邊心想是不是該跟她聊上幾句話呢，想法還正盤旋在腦海，身體卻先睡著了。

夜時的蟲鳴聲大噪，你仿佛在夢中仍然可以聽到，山的聲音，樹的呼吸，草

在拔高，花在煽情，遠方瀘沽湖底的水洶湧無波，寂靜但騷動。早晨的露水悄然凝重。你們先往北切，再往西南走。松娜意外扭傷了腳踝，但她堅持續行，咬著牙，額上的汗珠愈滲愈大，且不容你來攙扶她。她幾乎要把嘴唇咬破了還硬著性子說，自己就算爬也要爬到那裡。

又再經過一天的光影，你們才終於看見神女山頭飄搖的五彩旌旗。洞壁外，立著兩根鬆紅的木柱，那洞隙只容得下一人側身通行。老導遊說，還得繼續往裡走百尺，才能抵達神女最私秘的部位。你和松娜擎著微弱的燭火步入洞內的甬道，彼此的咳氣聲清晰在兩壁間迴旋反復，你能感覺她是緊張的。她緊繃的心情如同初破羊水的嬰兒，現在她要自那母腹中的陰道，重新上溯，返歸到她曾經安然熟睡的地方。

甬道尾端敞開一處兩米長寬的空間，四面貼滿各種面額紙幣，最底部的岩牆上微微腫起兩葉層狀的折皺，表面油亮光滑，中央綻裂著細小的孔隙，還不斷滑滲出滴滴甘露，那下方正好生成一碗狀凹槽石盆，恰恰臨接這天然的流液。你看著松娜磕倒在女陰面前虔誠閉掌祈禱，兩頰上靜靜淌著透明的淚光，不禁莫名也感動了起來。這女陰崇拜的歷史不知流傳了多久，尋鄉的松娜不知，老嚮導也不知。他們盡心地朝拜，從不多去質疑信仰的緣由。

第四天的夕陽下，你們回到了瀘沽湖畔。松娜說她終於完成自己生命中一場必然的旅行。相對於你的偶然，這何嘗不是一種必然的牽引，松娜輕輕問你是否會跟她一同返回裡格村。你搖頭說自己將取道去湖畔東側的草海後，將沿著寧蒗的路線回麗江準備自己另一次出發的行李。

“這是我們最後的時間嗎？你以後還會不會到瀘沽湖呢？”松娜臉上泛著湖水的閃光，似乎渴盼地想聽到你肯定的回答。一個終點的意識，突然點燃起你海潮般的思維，你微微領略的心，仿佛再也不能寧靜。你將如何去看待，甚至去回應這短暫旅途的終站，始能合宜地證明自己這樣的追求，無非是為了歸航的承諾。

【後記】

經過一個完整的秋季，你果真踽踽獨行到了拉薩。松娜曾經對你說旅途完成後，一定要撥電話告訴她那個你最後到達的地方，否則她將一直為你擔心下去。

你遵守了承諾嘗試撥電話給松娜，從拉薩到雲南，電話那頭偏遠的聲音是松娜的母親，你沒說你是誰，怕她根本不記得你了。她卻用生澀的語句告訴你松娜去工作了，還問“你”去哪裡去了那麼久，怎麼還不回來？當場，你竟然無言立即回答這位老母親的問題。她為什麼還記得你這位僅僅是一面之緣的過客？她為什麼竟會發出那種召喚親人似的聲音？你只告訴她，你在一個很遙遠遙遠的地方，要經過很久很久才能回去。你不知道她能不能理解。

掛斷電話，你突然意識到——所有的路途，竟都只是行過，而無所謂完成的，那未來將一直未來，似乎有一種未完整的情緒尚在等待填滿。

關於瀘沽湖的女兒，她們仍有話要說。

之三 梅裡雪山前的失足

我們立於絕壁邊緣，探頭望向深淵——只覺得天旋地轉。我們頭一個反應，就是退縮逃避，遠離危險。不可理解地，我們仍留在原地。

——愛倫坡

苦騎了三天白馬雪山，衣服幹了又濕，濕了又幹，下胯的傷口結瘡了又發膿。儘管你還是掛著兩行鼻涕，胸口仍舊咳得發疼，但越過這一刻，你知道這一切暫時都不需擔憂了，只需要乘著單車一直朝下快速俯衝，像一支銳利的箭矢，時速保持四十，好好享受著迎風忘情的愜意。

退下海拔四千米的白雪世界，取而代之的是茫茫原始森林。清朗的空氣裡漫漶著一種花與葉的殘骸氣息——淡淡的，虛實間相互掩映。秋天的蕭條之感，浮搖的寂寞，依稀在旁敲側擊你的情緒，可你不知為什麼就從這一刻起，開始願意相信這凋零後的世界，是隱而未發的生機。你就是讓自己去相信了，天地山海自有它奧義的安排。

天色逐漸轉淡轉灰，你的前額繼續泛發著感動的微汗。滑過一道半圓弧的山彎，眼前陡然出現的風景，竟把你震傻了，你加緊刹住行車，地上拖出一道車胎磨損的痕跡。那是十三座梅裡連綿的群巒，萬里無雲，頰骨上輝映著夕照燃燒後的餘燼，完全的赤裸，高傲卻也羞赧，絕對的美。

當地人流傳著一種說法：倘若有人進入德欽縣城前的第一眼，能望見梅裡雪山完整的身影，此人將勢必幸運一整年。梅裡，藏語為“神聖”之意，南接碧羅雪山，北連西藏阿冬格尼山，最高的主峰卡瓦格博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它不但是雲南境內最高的雪峰，更位居藏區八大神山之首，終年雲霧繚繞，神秘莫測。

面對著一道道撐起瞳孔的形影，一時之間，你懷疑自己所見，並不是真實的。或許那只是現實下想像的夢境，又或許，你正是那萬中選定的一個，有幸在日夜更迭之前，望見梅裡褪去雪霧和雲翳的嵯峨表情。你有種喘不過氣的激動，想在山谷裡放肆大叫一番，感官的視野裡存在著一種高潮時興奮的戰慄。

你努力撐開雙臂想丈量雪山縱寬天地的幅度，先往前走，又往後移，來來回回，反反覆覆，找尋一種適切的距離，一如裁縫師專注量衣時的謹慎小心。可任你再怎麼拉展手臂，拉到兩臂已達酸麻的程度，也無法盡情收攏住這連帶的群脈。它像是信仰，你只能想像自己一點一滴逐漸地滲透，追逐它的腳步，融進它的血脈裡，而無從把握住它。原本只是一場忘懷的感情體驗，崇高的欣喜，但欣喜裡竟有種奢侈的刺痛。一種完滿的絕對，卻得憑靠著有限的缺憾，對比，而得以形成。

單車滑行久久地，你的眼神從未離開梅裡鋪灑熠熠橘光閃耀的身脊面前。山道隨著白馬雪山蜿的腰骨盤曲而下，你的左側邊接臨著約莫兩百米高的斷崖，懸崖下是仰天樹海密佈的針網，右側則緊靠著一面險嶙峋的絕壁。路途尚未完成逾半，四方的氣候便儼然陷入一片黝暗，頓時把你全然收束在環山的口袋裡。你終於不得不停下了車，跌跌撞撞開始摸尋馱包內的頭燈。

距離德欽縣城還有十公里還是二十公里呢？戴上頭燈，轉開電源，你分不清自己位處地圖切線中的哪一點。你是那些山脊線下唯一獨露的微光。“用自己的光，照明自己的路。”你雖然對自己這樣說，但總覺得這話語裡似乎缺少什麼充分的謀慮。眼前的光線最多僅能照見前方三尺來路，你有點懊悔自己當初早該選配黃燈的，才足以應付這種夜騎的狀況；又或者，你早先不該貪戀眼前的景致，

而耽誤了寶貴的下山時間。這些想法永遠都是後見之明，再怎麼設想也無用了，你的喃喃自語其實是為了拒抗著某種看不見的罔罔威脅。

你步行牽著單車，讓感官嘗試去習慣深山黑暗的長度，所有生靈仿佛都寂滅了，然而，四周卻傳來各種奇異的聲響，潛伏著騷亂和躁動，你的呼吸，草的，林木間的開闢，黑暗把這一切都增強，放大，甚至那汗水滴落，脈搏顫抖的回音。原來寂靜的世界裡，竟有那麼多不為人知的喧嘩。

你每一步都儘量踩得確實，但每一步都像踏入虛空。這是你第一次獨自在深山黑夜裡走得那麼遠，你知道經歷過這一次，也許未來一次又一次，你將能走得愈久愈遠。這是你所追求的嗎？一種親臨現場的感受，無所取代，忘記過去，無暇于未來，一生當中，仿佛只為了這一刻而努力存在。

究竟這種生命經驗對你有何意義？能證明些什麼？一種了然與模糊的感覺，徘徊在你的腦海，你想回答卻又無從回答。即使你腦海裡那麼專注地在思考些讓自己勇敢堅強的意念，但依稀的，你仍是處於一種惶恐邊緣，時間愈久，恐懼的拉力愈大。

突然，右方陡坡上的灌叢傳出一陣搖晃竄動的聲息，這一點點的聲響完全激起你一直壓抑在心中的恐懼。你佯裝輕輕地咳了幾聲，裝作什麼都不怕似的。摘下頭燈，你往那莫名的聲響處照去。掩蔽叢縫中的是兩對熒熒發亮的小圓光點，充滿猶疑、機警、神秘的眼神。你反身倒抽了一口冷氣，希望自己看到的並不是真實。那的騷動在討論些什麼，你當作什麼都沒看見也沒聽見，整個頸後與耳根，不時傳來一種微量電擊般的警戒。

徒步的一路上，好幾次你都仿佛聽到這種竄動的聲音，也就更加喚醒你總有那種被跟蹤，被窺探，被伏擊的不安的感覺。夜的世界不是你的世界。為了趕緊脫離這片野地深谷，你只好不得已再次跨上單車渴望加速而去。

逐漸地，你懂得如何使用身體與感官，去熟悉這陌生的世界。瞳孔縮成一小針點，覺察山徑輪廓的變化；耳膜來回穿梭車胎擊地的聲音，感知單車滑行的速度。你開始把中指和無名指緊扣的剎車，慢慢放鬆，手套中的雙掌像浸在深水裡。夜間的氣溫變得更低了，幾乎迫於冰點以下，但你整個人卻是燙熱難耐，一喘聲長氣，透明的鏡片上瞬間就凝凍出一層白霧。

往前繼續騎行了幾公里，仍不見燈火闌珊處。黑暗中，你無法獲得休息，體力早已不堪負荷。呼吸，滑行，剎車的聲音彼此交織，聽來仿佛就像夢裡的聲音，如此遙遠，如此渙散。你在對抗自然環境，還是在對抗自己。滑出一道彎口，一陣冷風霎時襲來，山徑突然在陡降的斜坡上從平坦的柏油轉為遍佈的土石。

你緊緊抓著車把，有點被驚嚇到了，想猛力握住剎車，卻又深怕自己一不小心摔個人仰馬翻。當你還正困擾胯下的傷口被重頓到出血時，頂上的頭燈照見眼前的來路，你整個人驚失了魂——

所有的路竟都不見了，只剩下一截窟窿般的斷崖。

那是真實仿佛又是幻覺，像一種真空包裝的狀態。你頭一個反應便把剎車扣死，但單車仍憑著重力加速度不停地往前俯衝滑移，失控，甩尾。

你的視線傾斜了，整個黑暗的世界也跟著傾斜了。砰——單車被路中央的石塊絆倒，你掀倒後，被單車壓在下方，一同撲貼著粗石地面滑行出去。瞬間，你的意識有如慢動作般播放投影，怎麼也無法阻止自己及時停格，腦海甚至閃出你在斷崖邊緣跌落的畫面——永久的失重，驚惶的面孔。

砰！畫面渙散，這次扎扎實實的，左臀猛然一道重壓，你連人帶車撞上臨崖邊緣半個人高的岩塊上，前輪死死卡在岩縫下，而後輪和你的雙腿完全懸蕩在斷

崖之外，一場失控的人車畫面才終於一一靜止。

黑暗的天地如地震般持續搖顫，一邊是緊迫充血的心跳，另一邊則是斷崖下依稀傳來那被你的身軀滑掃而墜落的細碎砂石，還有一隻掛在車上的鋁制水壺，沿著崖壁滾撞的無助回聲。它們此刻都成為你的代罪羔羊，替你摔下山谷。

停了數秒無聲空白，你恍恍惚惚從單車下狼狽爬出，爬回路中想站穩身子，雙腿竟顫抖不已。冷風一道道竄進擋風褲磨開的裂口，砂石一顆顆嵌入血光模糊的腿肉裡。你全身還未挺直，整個人便又趴軟癱在地上。

你沒有任何情緒反應，或許是還不清楚發生什麼事而無法立即給予回擊，“不哭，路途上不哭，只有放心時才哭，”你說。你似乎趴睡在地上好一陣子了，仿佛被施打了一劑麻醉藥，渾身感到酸酸的，苦苦的，但並不覺得痛。

清醒後，你終於能認知一些事情。你探照著卡在石縫下的單車，散落在地上的行李。這段路呈半圓狀的塌陷，使得原本兩線道急遽縮減成一線，周圍什麼警示標記也沒有，只有幾顆半大不小的石頭擺在懸崖邊充當路障而已。

你一項一項撿著散亂的行李，想去把單車拖出來時，又瞥見那殘餘月光下至少兩百米高的深谷底部，餘悸未消的心不禁又踟躕了起來。你用力踏著鄰近懸崖邊的地面確定它是扎實的，於是才敢遠遠地撐出一隻手抓住坐椅，把單車拖到安全的地方。

你拍拍身上的塵土，把行李重新整裝，還是哆嗦著牙際，四肢發軟。你無法再鼓著勇氣去冒險騎車了，車子的變速器摔壞，一路上不時發出咯當咯當的聲音。路再怎麼遠，你只能這樣一步步地緩慢走下去，儘管那恐懼的草叢回聲依舊。你無法再期待未來什麼，甚至過去的事件也不願再回想。

只要現在還能走就好，只要現在還能走就好……

意識都散在黑暗裡，你抓不到自己，大概只能勉強控制著腳步別亂別歪。不知這樣又走了多久，眼睛是睜開或閉著根本分不清，有一度你以為自己邊睡邊走夢遊著，直到驚覺不對後，用力擰著大腿，感到深切的皮肉痛，你才確信你仍走在正確的路上。

驀然間，不遠的前方樹叢掩蔽的縫隙裡，你終於盼見了德欽縣城隱隱的燈火。在縣城路口的幾百米前，你停步下來，終究抵不過那壓抑的情緒而放聲大哭。

之四 出發

請容許我把時間往前挪一些，讓它落在夏季柔軟的麗江。

當時我正從雲南劍川縣初抵麗江，電話那頭的母親就急切地說我通過什麼什麼的工作征選，兩天後即將面試，要我儘快回家。我那時還以為母親單純是因為寂寞和思念的緣故，或者受到某詐騙集團誑騙了，所以才這麼說。

後來，透過姊姊再轉述，終於確認原來是我出發前所提交的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初審通過了。可是我卻感覺不到任何的欣喜。因為早在那四天前，我駐足大理整個禮拜，就是為了等待這消息，以備隨時能動身折返，但這一切竟都在我已認定石沉大海，決心把自己放逐到一處更遠的他方後，才斷然揭曉。我不禁想著，還有回頭的餘地嗎？

子夜時分，麗江的夏雨初歇，古城裡的喧鬧總算告一段落了。似乎只有我還依然清醒著，坐在青年旅館四樓的庭前，憑欄眺望，溫習月夜屋瓦飛簷上的柔光。

煙一根接一根點燃，我知道我在等待，等待內心任何一股蓄積的拉力，超越對方，而我將聽從它。如果順著旅途繼續往前，我會怎麼樣？如果就此中斷旅途折返，我會怎麼樣？我仔細揣想著各種可能，設法維持內心裡雜亂的平衡。

隨著天光破曉，終於——終於有一種寧靜的聲音仿佛對我昭示——西藏就在那裡。對，它就在那裡。絕不會因為我這次中止造訪，而失去它原本存留在我心中的意義。只要它在那裡，我知道，有一天，我仍會找到它。這瞬間迸出的想法對我而言——西藏的路途便是一種綿長的篤定，或者一種遙遠的信仰。原來，我更想追求投身在一場環環未知的情況裡，對於那種未知的追究，可能是充滿冒險的，發愁的，也可能是一無所有的，但那又如何呢？

整個早上，我都在等著民航售票點的經理，看他能否幫我搶佔一席離開麗江的機位，但事情過於突然，以麗江為始點的機票，於火熱的旅遊旺季中，根本一位難求。最終經理與我商量出唯一的方法是，嘗試搭乘當晚的臥鋪車到昆明，然後搭飛機到香港，再從香港飛回臺灣。可這樣一來，我必須獨自承擔車行途中可能遭遇修路阻礙的風險——如果我無法順利在十三小時之內，抵達五百多公里外的昆明，那麼我將錯過當天昆明直飛香港的班機，甚至連重新購買的香港至臺灣的一段機票也得作廢了。

來到麗江尚不及一天，晚間八點，隨著三輛載滿人和牲畜的臥鋪客車緩緩駛出車站，我要離開了，揮別這一個多月浪蕩的旅途中，感受最美好的一處地方。我不知道將闊別多久才能再次回到這裡。司機說：“路況好，十個小時便能開到昆明，否則十四、五個小時也算稀鬆平常嘞。”我很意外自己聽完他的話後，心情還能出奇地平靜，或許我能做的，該掙扎的，都已努力過了。剩下的，我再怎麼擔憂也無用。

黑夜裡，一聲巨響隆隆在耳邊播起，睜開眼時，客車依舊無恙地行進著，所有乘客也都還安穩沉沉睡著。車窗上有些細細斜斜奔竄的水珠，突然，幾道青白鋸齒狀的電光劃破了夜的帷幕，旋即數聲天際悶在胸口的雷響，我的心頭接著一揪，嘩啦嘩啦，開始下起磅礴擊地的大雨了。不穩定的天氣，不確定的路途，我躺在顛簸晃搖的車鋪位上，仿佛做夢一樣，對窗，默默對著那鏡面反射半張輪廓的自己說，該是你的就是你的。

“當我出發時，我才會知道我自己已經準備好了。”這是我回答林懷民、蔣和張照堂老師所提問的一段對話。面試完的兩個禮拜後，我意外被告知成為首屆“流

浪者計畫”征選得主之一。

然而，這卻是我焦慮的開始。我該怎麼準備這趟旅途？它絕不像以往我可以隨興拎著登山包的旅行，走到哪裡算到哪裡，或在路邊等看哪輛車先來便由它順道把我接走，如此簡單。

因為兵役問題，迫使我必須在未收到兵單前啟程，行前準備的時間，便僅剩一個多月。九月的臺灣暑氣逼人，那九月的西藏呢？我預計在西藏度過十月、十一月甚至到十二月，翻開海拔三千六百五十八公尺的高原拉薩十一二月的均溫表，皆在零度左右。未來，我將有大半的時間勢必都得待在比拉薩更高的地域，照一千公尺下降六度的法則，想來不免就令人覺得“心寒”。想像可以滲入頭腦，卻無從透進皮膚。

我試圖遍尋各種管道，向各方的專家請益，重新再學習單車的組裝，拆解，補胎，換剎車，打車鏈條等。

一日，學長打電話告訴我，他有一位友人的父親在經營專業品牌的登山用品店，要我去那走訪看看是否能獲得一些充足的建議或補助。我滿懷期待地照著指示去了，登山店老闆一劈頭就拿他三十多年的專業經驗訓誡我：“你此行像去送死。”他又說：“你父母知道嗎？支持嗎？十萬元，根本不值得你走上這條路。……起碼要二十萬……沒錢就向父母先借。早幾年我生意好，還可贊助你一些產品，不過……現在我只能把店內你需要的配備，以成本價賣你。”

我完全沒想要占他這樣的便宜，而是希冀從那獲得一點心理建設和肯定。一件動輒一兩萬元的衣服，五六千元的氣化爐具，即使我勉強有這筆資金，卻根本買不下手。學長的友人在一旁勸我：“我爸其實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沒有惡意。他說話很實在的，你要好好考慮。”我謝謝他們，碰了一鼻子的灰，沮喪地步出門外。我想我能夠理解他們所謂“舒適”“保命”的配備是怎麼一回事，但真要執行那種觀念，只會令我更覺得落寞和不安。我亟欲拒抗這種“有錢”買來“專業”“安全”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懷疑這是否只是我自己無知的偏見使然。

兩天後登山店老闆主動聯繫我，說他透過登山協會理事長那裡介紹一位環遊世界的專業騎行者供我諮詢。老闆便載著我和其他三位湊熱鬧的山友一同到了龍潭。C先生拿出一本他寫的西藏旅遊專書讓我們先傳閱，似乎有點推銷的意味。他說：“我剛從雲南回來，本想包車進西藏的，但這次車在白馬雪山前遇上大雪，等了幾天大雪沒停，只好放棄行程返回臺灣。如果你這次準備騎單車，白馬雪山將是你入藏前遇到的第一座大山。”我點點頭，不知如何啟齒。整個會談上幾乎是登山店老闆代我問話，仿佛他比我更加關切此事。我只像個稚嫩與無知的孩子。

C先生建議我此時最好不要貿然入藏，他說：“汽油四輪都不敢成行了，你還想騎著單車的兩輪去？”我聳聳肩，試圖轉開話題，提起一位元剛騎過滇藏、中尼（西藏到尼泊爾）路線的騎行者的名字。他說他也認識，而且略帶嘲諷的語氣：“那個瘋子，也騎過不少個國家。前些日子，我與他喝酒，問他這次感想如何。他就坦承說：‘滇藏的路夠嚇人的，能全身而退可真算走運。’你選擇了一條專業騎行者都覺得非常艱困的路。何況‘你’——據我所知，臺灣騎過那條路線的人，應該不超出五個。”我臉上呈現僵硬且呆滯的模樣。

我的確無從與他們相比，更無從傻氣地向他們說出：“你們騎一天，我笨，我騎兩天三天總可以了吧！”我想儘快逃離這樣的現場，我開始感到自己的決心已在他們一點一滴的勸誡和警告中，逐步地潰散流失。“對啊！對啊！”反對的聲浪一面倒，我像個笑話。我啃著小指頭默默不語。他問：“你到過西藏最高的地方是哪裡？”新藏公路上六千七百公尺的界山大阪（我說）。他笑稱那是旅遊書

上吹捧出的高度，不過，也算一種難得的高原經驗，對這次旅途應該有所助益吧。熬到最後，他建議我如果執意要去，不妨換個想法改騎青藏公路，因為那裡只有一座難度較高的唐古喇山口，地勢且相對平緩簡單，“不然，你真的要拿命去賭了”。

接著幾天，我只要一望見牆上的西藏地圖，便出神地想著改換路線的事。為什麼？為什麼我要因為他們的話而改變呢？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能，而我卻不能呢？我至少應該親身經驗那究竟是一場多艱難的路途後，才有資格談放棄吧！否則我不甘心。不甘心。但同時我也開始萌生了退意和各種可能推遲旅程的想法，只是不敢對人言說，我怕此話一脫出口，我將被自己徹底擊敗。

每天我仍持續加重單車的負重載量，從中壢出發騎往龍潭山區，再轉楊梅，沿省道回家。我時常懷疑自己究竟為何被選上，既無才華又無壯志，只憑藉著一點點膽敢的故作堅強。面對那些一直向我來電“道賀”的友人，我總是真心且坦誠地回說，或許我被看中，不是因為我有什麼才華，而是緣於我敢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這樣的旅程吧！

一日午後，太陽狠狠地照在頭頂，我喘氣默數著踏行的轉圈，穿梭在馬路的车陣中，突然發覺身側後有一輛摩托車似乎在跟著我，正當我立身想加快腳步，摩托車跟了上來，一位男子微笑地伸手遞出一瓶舒跑。“給你，”他說。他的眼神再次明確示意，我遲疑地接過那懸在半空中的保特瓶，一股透徹的冰涼像把手掌窩入冷霜裡。我們於是放慢速度，並肩同行，他說他已尾隨我許久了，看著我車上的行裝和汗流浹背的樣子，便忍不住去便利商店買運動飲料想請我喝。我一邊踏，一邊仰臉大口灌下這突如其來的冰泉，才恍然知覺自己真的渴了。

“很羨慕你這種刻苦的騎士，我年輕時也幹過這種事情喔！”他逆著陽光說。聽了他的話，我心裡霎時有陣衝動希望與他再多談些什麼。然而，我們的車都只是慢慢地往前滑行，沒有停留。在第三道路口前，他驀地舉起了右手的拳頭，像軍人打殺的氣魄般對我高聲喊著“加——油，加油”，便揚長而去。沿路過往的人車都不禁好奇回頭注視著我。

頃刻間，我不自覺笑開了，忘記那過去與未來的，心底卻漲滿一陣酸楚。

我訂了機票，讓這一切更無轉圜的餘地。我不再去想自己是基於什麼理由而被選中，我只需要相信這其中勢必隱含著層層未能覺察出的寓意就好。一想到準備踏入西藏的旅程，我整個人就控制不住感覺輕飄飄地飛起來了。我可能踩在天際上，也可能埋沒在大雪中。

妹妹在午夜撥了電話給我，說她幫我在自行車店拿資料時，聽聞大夥正在討論剛騎過滇藏線的那個阿光的感想經驗……所有人都擔心我能應變的狀況，“你不要去，不行嗎？”“為什麼你要那麼固執呢？”她第一次帶著斥責的語氣對我說話。我頓時惱火了一連回說：“你‘懂’什麼‘屁’啊？不要管我！我知道我自己正在幹嗎！不用你來管。”

不由她再答話，我把電話掛掉。我瞭解我自己是個很容易被各種人世情感牽扯的人，所以我時常在他人面前裝出冷漠和高傲的態度。但，每每獨自回過頭來反省，我又會深疚不已。我害怕別人對我的關心（儘管我是那麼需要它），就連親人也是一樣的。

隔早，自行車店的老闆撥手機告訴我，說他自從為我組裝單車後就感到不安，再聽我妹妹一講，他實在放不下心了，“可不可以不要去呢？或至少避過冬季，延到明年春季，給自己多一點時間訓練吧！”這次我似乎想通什麼，婉轉且平靜地回他說：“不用擔心。我向你保證我不會勉強冒險，做出超過我能力範圍的事

情。我一定會安全地回來。”我知道自己再無可退了。

唯一還不知道單車旅途一事的是我母親。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難以割捨的人，也許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她也是一個人。記憶裡有段成長期間，與她斷了音訊，中學畢業後我也離開了那個“家”，開始自己的外地求學生涯。後來，不知是她找到我，還是我找到她，抑或是親人彼此間相約的宿命，總之，我們回復了緊密的聯繫，但始終還保持著相隔兩地。

每當我步上長途旅行時，母親總會說：“不要去太久”，“不要怕花錢”，“不要背太重，把背給背壞了”，“要找朋友同行”，“要吃營養一點”，“要輕鬆些，要睡飽一點”……關於這些種種，我都瞞著她口頭上“做”到了。但她仿佛知道我根本沒有做到，才時時對我耳提面命；又或者，這根本是一位母親對自己的孩子永遠都要說的話呢？

我拿了一萬元塞在母親掌中，對她說：“這是我長那麼大以來，第一筆孝順你的薪水。”我笑稱真好，天底下真有那麼便宜的事，我一畢業人家就肯給我十萬元，去遊山玩水做一些很輕鬆的記者採訪工作，“有吃構有賺喔！”

我母親則鬱鬱地回答：“這次又是去那麼久，早知道就不要叫你趕回來了。啊！我怎麼收得下你賺的錢。你有心拿給我，我就開心得要死了。”她撫撫手中的錢，要我先把它收著，便急忙轉過身，說要去一下廁所。

離開時，母親問我到時要送我去機場嗎，我怎麼敢讓她看著我拖了一輛單車出國，只好回說爸已經答應要載我了。她輕歎了一聲，沒有再多爭些什麼，只又說：“記得要常打電話回來。”不知為何，我第一次感覺自己竟對她充滿著不舍與歉疚，也許是出於一份對她的擔憂吧！關起車門，突然，我似乎有點理解了，長期以來，她也是這樣擔憂著我，懸宕，寂寞，焦慮，等待。我的心再一次收緊。

最後一次騎行練習是在我步上飛機的前兩天。我從中壢騎至新竹拐向濱海公路到台中，騎了近九個小時，灰頭土臉的，胸口前的衣服堆滿了白色的結晶，兩臂與頸後曬傷紅腫，下胯已磨得破皮了。我在眾人面前絲毫不敢叫苦，不敢露出疲態，因為那即將到來的勢必遠遠比現下所受的一切，超過幾十甚至幾百倍。即使如此，我知道，這條路終歸還是去定了，不管我準備的如何七零八落，“出發了就是準備好了”，所有來得及與來不及的，都將在出發時一切就位。

你說：“翻過這一頁，英雄即將起身。”但我的這趟旅途，絕不是以雄心壯志為起點。

之五 邊境未竟

進入夜深的德欽縣城，你孤立地站在街頭，等待著先前在白馬山口上遇到的開車過路人家，接你去他們那裡。當時他們力邀你坐車下山，還另有一位包租“的士”的單身旅遊女子邀你搭她的桑塔納，不過你都婉謝了。你們只好約定你下山時一定到他們“公司”做客，他們才肯放你走。其實，你不想無端牽扯什麼人情世故，但又不知道此時此地該去哪裡，所以便撥出了這通電話。

當那些陌生的朋友看到渾身泥濘和擦傷的你，嘴唇還流著血（無助時自己咬破的），就表情萬般疼惜且自責地說，“那麼晚了大家都擔心你會不會出事，正決定要不要循著山路回去找人……想不到你真出事了，早知就不該讓你堅持騎車下山。”

那是間名為“梅裡雪山”的工程開發公司。經理、司機、會計、電腦和打雜，員工一共五位，全為從四川與重慶地區來此打拼生活的漢族人。起初，你並不對這棟兩層樓家居式的公司感到些什麼興趣和疑問，只經常聽到那經理總如媽媽般對你講述他們董事長的善良故事，你才多興起一分好奇。她拿出董事長的各式照片、新聞、獎狀，甚至有寫真集供你翻閱，不時還插話進來細細解說。

董事長是位看似約莫三十芳齡的女人，體態婀娜，濃眉麗眼的，留著一襲烏黑的長髮及腰，一副飄飄然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相片中的她時常或舞（因為學過芭蕾舞）或躺（仿佛親近自然），搔首弄姿地擺身在血紅的夕陽下，或蔚藍的長空，平整的地平線上，隨伴著一叢叢牛犢與羊群，沉醉。她還是個歌手，兼具雲南香格里拉旅遊大使身份，和滇北多家貧困山區愛心小學的捐贈者。似乎各種的大人物都曾替她撰文，而最令你驚訝的是寫真集上一篇讚頌她美麗的序文，居然由歐陽江河（曾替北島的詩集寫了幾十頁序文的詩人）屬筆。你於是不禁對這位年輕的女董事長，產生一種如夢如幻的情愫。

聽說，你在這兒睡的是德欽當地大活佛睡過的床，但你依舊害了風寒。兩天裡，你寫日記或沉思時，總多次聽到房門外的經理講電話的聲音。之後，經理進門就會露出無以名狀慈祥的語氣說：“我們老董再三交代要好好款待你，她非常非常地關心你喔！”可惜你都只耳聞轉述，無法與電話另一端神秘的她親自說聲道謝。

隨著與他們在外遊走了幾次，一位藏族員工的姑娘出現（她是專責疏通當地藏族人與他們之間的隔閡，和協調土地買賣等事宜），你似乎略懂得他們所言的“良善”公益事業為何。他們打算開發白馬雪山觀景台邊和德欽城北十公里處的飛來寺附近星級旅館的構築案。自此以後，你的話便漸漸變少了。

你在德欽所住所吃，一概由他們負責（這是董事長特別交代）。這種過分的款待令你很不自在，好像你是此行列的共謀成員。也許太安逸了，你的風寒症狀愈加惡化，不知為何就突然萌生想遁離這裡的念頭。

離開前一晚，他們特地請你去吃牛肉火鍋進補身子（門外蹲著兩位抖手的藏族乞丐，使你吃得很不安），又陪你寄明信片，又執意替你付清了買感冒藥的錢。你知道他們是善良的，心裡卻對他們懷著一股千萬的愧疚，到底還是無法認同他們的商業行為，雖然他們也做著“似乎”同等的善事。

第三天早晨，你整裝就緒。公司六人全員到齊塞在一輛車中，尾隨著你的單車一路送你到十公里外的飛來寺。

你們在巍峨無雲的梅裡雪山前留影，經理依照藏禮習俗，在你的頸項掛上白

色哈達（你覺得有點不自在），又買些松柏香枝為你祈福燃煙。她不舍地說：“半個月後，我們也要離開德欽了。因為一近冬季大雪就來了，工程根本沒法兒施工，所以我們只好回鄉等明春再回來。你去的路上，可能將遇到不少大雪，甚至碰上雪阻封山的情況。凡事不要逞強，不管到得了拉薩或到不了拉薩，都別忘了捎個信兒給我們。”他們交給你每個人都事先填好住址的空白明信片，你收下，沒有說好或點頭，只有淡淡微笑說：“我會照顧自己，你們別擔心。”

其實，你是為了告別他們才選擇離開的。他們原本想看著你走，但你硬請他們先走，最後留下自己孤落的身影。你在觀景台周圍的小旅店外踟躕徘徊，根本未做好準備再次騎車的身體與心理。烈陽兀自蒸著地表，你流著鼻涕，且忍不住地咳嗽了，想返回，想停下，但默默緊握著車把，你依然繼續踏上這陌生的道路。

遠遠離開人群了。

他倆已經忘卻了一切，心裡不懷抱驚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著他們——前進！……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依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賴和《前進》

“這一步踏出，不知前方相遇的會不會是死亡？”你永遠不知道（除非到最後那一刻），或許，因為你不會知道，所以你有了繼續走下去的勇氣。

至今你才越過第一座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就覺得騎車過程遠遠超乎想像的辛苦，但其實更苦的是跨上車座前的那一刻。只要那瞬間能跨得上去，漸漸地，你便能開始習慣忍受車行的一切不適與難耐。過飛來寺幾公里，已經遠離了旅遊地帶，路面由柏油轉為沙石，讓人車危險顛簸不已，這實在歷歷可見現實。

三天前，你在黑暗中差點摔下兩百米的崖谷，到現在仍殘存著幾許陰影，面對下滑坡的速度稍快，你就不禁心顫不已。意外事件後，你開始學習在每個晨間和夜裡祈禱，把專注的心神投入自然的真實與空無間，但並非那種對神的告解。你慶倖看到自己經歷一場生死邊緣所迸發的求生意志（過去你曾數度思索過自殺的念頭），排山倒海緊緊系住現下的存活。那似乎是種原始本性的承諾：生命何等的重要啊！死亡究竟是不是一場旅程？你無所知，也不想再傷神參與了。你現在終於體會，過去曾有過的輕生想法只是一種輕狂。

不再怨懟過去記憶的傷痕，也不再遙想未來如何，唯一的“現在”無法取代。因為過去和未來都曾或將是現在。車行間，你怎麼就記憶起那靜臥書房裡的日子，捧著書的時刻，關在一個熟悉的定點，即使數小時數天不碰見人，不寂寞也不遙遠；而今，你在陌生的空間移動行進，才過了三個小時，你居然就有種若有若無的寂寞感覺。寂寞究竟是想像抑或感受？是想像也是感受的，你說。

你想停止與自己這樣的對話，想好好浸潤在無人的自然裡的感覺，愈那麼想，腦海裡反復折射的聲音就愈多。過去的，仿佛都是為了現在而準備。你在山腰間停下車，望著對山的卡瓦格博峰及其而下的雪山無情的冰瀑，發現它並不看你。照了幾張相，你無趣地走了。

那體內的聲音忽又乍現，“這裡是一切動靜的歸宿/千山萬壑的起源，宇宙/和我的脈搏同步操作/大鵬在鼓翼，鷓鴣搶飛”。宇宙/和我的脈搏同步操作，鷓鴣搶飛。這是誰的詩句，誰的情境，你碎碎咀嚼著，但忘記屬筆的詩人為誰。你竟於這山脈的旅程上，一連串交響著這沸然澎湃的聲音，久遠。路途繼續延伸在斷崖絕壁間，吸了一口氣，你慢慢鬆開緊扣的剎車，好像又慢慢淡忘了什麼。

這一路六十多公里下行，到一處平坦的近水谷地，就到“佛山”了。聽說此地為藏族“錠子舞”的故鄉。你立在村頭一眼望去，二十幾戶低矮髒黑的平房，

街道上空空蕩蕩的全無一人，根本荒涼得覺察不出絲毫熱情舞動的氣氛，難道又是一個失落傳統的村莊？

你牽著車走進路旁掛牌的食宿店，藏族女侍生澀地拿功能表前來，沒有一句招呼的話，仿佛還帶點不知所措的神色。你翻翻那張舊皺的紙，饅頭肉包饅饅糌粑酥油茶，想起了白米的味道，你抬起頭問她，有沒有炒飯？（兩手操出吃飯的樣子。）她似乎愣了一會兒才點頭，也不知能否理解，就旋即步入屋後。

沒多久，一位高大黝黑的男人走出來替你斟了杯酥油茶，“吃完飯，住宿嗎？”那漢語咬得可字正腔圓，聽見如此熟悉的聲音，你感到高興驚訝。一陣閒聊後，你才知他是漢人，當地警局裡的員警，娶了那位女侍老婆，就經營著這家小店，打算把他的根種在這裡。

這對藏漢融合的例子令你充滿好奇，但你因身份上的心虛（沒有辦理入藏通行證），對員警的印象硬是不好。你草草吃完飯，確認住房，找個緣由便遠避了他，儘管他可能是這山村中唯一能與你對話的物件。

你在河谷邊坐至夜幕低垂，黑暗壓過了水聲，才回到旅店。房內的桌上已擺好蠟燭了，距離上回再點蠟燭的時刻……仿佛已如此遙遠，屬於層層記憶底下駭人變動的地殼事件。火舌穩穩地在一側竄起燃燒，牆上多出一個黑暗的他，你邊看著那輪廓，邊在床沿低頭振筆記錄筆記，默默輕嚼著一兩個白晝時留存下的句子，幾個簡短的詞句反復地試探揣想，想形容秋色，形容過眼的江河、山阿、白雪，但大多時間你都是木然地望著他，或與他對望。偶爾心神突然悟覺一陣超越，再低頭時，那瞬間的意念又轉歸寂滅。

燭身的淚不斷地往下流，你為什麼照不見自己。這一天連一輛行車都沒遇上，路途安靜得只有風吹和單車車胎磨地而過的聲音，大片風景綺麗壯闊地展示你眼前，但你卻因為在過分安靜的恐懼裡，而無心留候。這難道是你想要的旅程？你總擔心那些未曾發生過的事，自己驚嚇自己吧。應該更少點什麼才好，少點前人的印象，遙遠的詞彙。你一個人了，不要讓誰再來干擾你，除非你自己。想著想著你不禁罪責了自己。想到這裡，終於就睡了。

那夢中的鑼子舞啊！老滑的三弦琴伴奏，腳步輕快地踢踏，長長的裹袖翻飛，轉啊轉，像不停的經輪，像青稞挺拔的身軀，圍著篝火，繞著鍋，讓山谷裡的心靈縱飛，轉啊轉，轉到生生不息的高原雪水為你一瀉而下。

醒來時，你耳邊還嗡嗡作響的，仿佛有人吟哦整夜的歌，餘音繚繞不絕。你因終夜未能好眠，前額兩端沿至後腦腫脹著一股渾濁之力。揭開窗簾，陽光灼灼耀眼，你大吃一驚，緊忙看表，整個上午竟已過了大半。你胡亂地收拾行李，恍神刷牙漱口早飯全免，追不過時間，懊悔匆匆上路。沒人趕你，只有你趕著自己。

經過身側兩排人家敞開的門前，起初還不以為意，到了村盡頭，遇上一處無人看管的哨口，鏽蝕的鐵杆橫擋著去路，你張望著四處有無人影，都什麼時候了，村裡還不見個人。你睜猶豫了一會，覺得是自己早於村人活動的時間，並不再多想。你就此充當放行者，控制著欄杆一端拖住的沙包，單手一提，低頭，輕易通過阻攔。直到你踩著車遠遠離去時，忍不住回想個究竟，昨晚與今早，那對夫婦和你，你在這村中再也沒看過其他人了，這一切實在詭異且靜得毛骨悚然，仿佛你離開了，它也將跟著消逝一樣。

紅土公路先是緊鄰著水面，高低高低地蜿蜒升降，然後一路往上而去，被逼向西北。你不斷調整騎行坐姿，好讓胯部傷口舒服些，但總不太舒服，面對爬坡，你整個身體重量直往下沉壓，像卵囊下老頂著一塊石頭，維持久了，你也不再在意它了。這世上不能太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傷口，人是可以暫時忘掉自己，否則

關注過久，它似乎真的會衍生出什麼毛病來，此話是你三年前所講，作為現在的謹記。

都已快到午時，峽谷裡半點人蟲鳥獸的跡象也沒，只偶爾有些落石擊地的動靜，和你節制呼吸的聲音。“千山鳥飛絕”如此這般。究竟，你的旅途憑藉了什麼為嚮導？天候藍得很純粹，藍得不見任何的漸次與雜質，空氣裡瀰漫著你化不開的汗水。路旁的灌叢半枯槁地顯露出焦渴的模樣，山脈層層疊疊的表情顏色呈現鐵紅，像火焰在四周岩壁上吐舌，像恐龍遭遇火焚後的遺骸殘存的盔甲和鱗片。

山無窮而水已盡，愈到深處，你愈感到一種慈和的殺戮正在進行著。沙塵摻和陽光的熱浪微拂，眼前視線嫋嫋蒸發如透明的蛇影。你感到時間有時靜止，有時向前，有時通體一陣敞亮，有時卻仿佛被榨幹得快要裂開。

突然間，那不遠的前方，靜靜佇立著一塊不滿一米高的小碑，像個小學童般，打破你心中的沉默。到西藏了嗎？你自問著，不可置信地快步向前。真的是西藏啊！你放倒單車，站在那道小碑面前，眼瞼垂落下來，凝看著紅字印刻的西藏，舉步，定格，緩緩地跨過它一步，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屏息，然後再跨出了一步，世界仍舊沒什麼改變。你無助地回望了一下，那道小碑背後寫的是“雲南，國務院，1997年”，只不過這方換成綠色的字樣。

你以界碑為中線，張手想像切開自己的身體成兩邊，一腳在西藏，一腳在雲南。天空土地山脈岩石你自己仍為一體，但身體的半邊可是西藏耶。你不禁有種失落的感覺，難道這一切可供辨識西藏的領域，僅僅全由這塊不起眼的界碑來指引？而它似乎極度卑微躲藏在路邊的角落，悄悄地。

你原以為只要跨過了這一步，生命將有所不同，當跨過這一步，你或許就不是你，而是另一個真正可去冒險和犯難的人。

追尋一種邊界的存在，它曾是如此清晰展示在你眼前。兩年多前帕米爾山結之旅，你不知道為何純然就一股情緒，頂著高原症狀欲裂的頭，還堅持要站上五千一百米中巴邊境的紅其拉甫陸路口岸。那日山頭銀皚皚飄著無數鵝毛雪片，兩道兩米多的巨大界碑相距幾百米對望，中間一段灰色非武裝地帶，緊鄰的一邊是解放軍，另一邊為巴基斯坦駐守兵，在各自的範圍內鎮守肅殺的槍口。你謹慎試探著兩國兵士的眼神，雙腳偷偷地一踩一跨，一個步伐橫越兩國，霎時覺得自己比飛機飛得還快。風雪中熱情澎湃地寫下：“所有設下的邊界，都只為了跨越。”你於是又斷斷續續想起了海，面對海時的張望，那是否也是一種邊界呢？只是你從未想要跨越它，模糊的天際邊線，模擬躡足的浪花，綿綿翻滾，相似非似，海面下寂靜憂鬱的藍色暴動永遠在醞釀著，一切是那麼冷靜分明的自然邏輯，“只能靠近，卻無從抵達”。

如果不想著這些，你的旅途究竟憑藉什麼為嚮導？你似乎微微地領略，現在的思索竟不如以往那般鋒利明白，但究竟歲月荏苒增加了什麼又減少了什麼。

跋涉了許多道路，這樣事實的界域告訴你，沒有守兵，沒有海天之間，沒有山脈之阻，沒有強悍的禁區防線，也沒有一個最起碼的哨口。只有一塊失落的界碑，靜靜地孤立著。

再一次凝視著界碑，你蹲踞地與它同高，將掌心貼在小碑上感受著它所吸附的日溫。你知曉了什麼，又能改變什麼。這次，倘若邊境果真有任何意義，也只是為了一一“身在現場”。向前，你對著自己說，這是最輕易的一個跨步，卻是跨過最重的一步，跨過這小小的邊境界碑，以後就得朝向更遙遠的路途。

邊境已在心裡成為一道疤痕。方向從面向它的時候，時間重新倒數計時。你還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對抗些什麼。下一刻是一種發生，開始，結束。你與你自己，

從此一分為二。

之九 幫達奚大哥

出左貢縣城後，沿路一直是平坦廣闊的柏油路，玉曲河靜謐地依傍在路旁不時迸現著強烈的閃光，四周起伏的山勢曲線渾圓可親，朵朵如仿成熟女人的乳房。

這是你入藏以來，首次踏在柏油公路上，腳步似乎還有那麼一點不習慣這種奢侈。你甚至覺得這樣平順的路面應該不屬於這裡，唯一想到的聯結約莫是與一百一十公里外幫達轉運站的軍用機場和基地有關。

整個白晝，你都意氣風發地快踩著單車。不過，一進入夜晚，山間冷寒的大風驟起，你倏然就露出了窘困的馬腳，掩飾不住自己倉皇焦灼的心。山風有時從後方掀起，有時迎面襲來，有時把你人車縱身攔住，有時又一個猛勁將你撲倒，或把車行的方向推到路旁的草場上。

到了幫達，已是晚間十點多。其實你也不確定是否已到幫達，只是憑著騎行耗費的時數與疲累的程度估算而已。公路上，前頭幾百米左右各有一處微弱的燈光，你沿著筆直的路走，在第一個燈光處前停下，一看是個兵站，遂又往前尋去，居然還是個兵站，規模有足球場那麼大，四面聳立著森嚴的圍牆。你踮起腳尖朝裡望去，望了又望，遠遠的有幾個士兵的身影在屋前來回晃動。你始終屏息不敢做聲。

你折回公路，嘗試沿著路再往前走，前方依然是黑一片吃人的黑暗。走沒幾步，你迷惘了，怎麼附近都沒有任何的宿店和民家，這與你記憶中的資料不符。位處在川藏南北國道線交會的幫達，怎會連個落腳休憩的地方也沒有，只有兩間兵站？你想，難道還未到幫達嗎，還差多遠呢？你已不願繼續冒險前行了，掙扎再三，你決心掉頭回第一間的兵站去求宿。

那兵站外的鐵柵旁掛著一一“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交通第 X 支隊”。一近柵門，裡頭便傳來幾隻狗狂吼急吠的叫聲，你一時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急急退卻幾步。後來，你看見狗都拴在屋旁，構不成威脅，你就刻意地挑釁它們咆哮，同時鼓起勇氣高喊：“請問有人嗎？”過了一刻鐘，屋內仍沒什麼反應。

你突然靈機一動，拿起地上的小碎石，朝那些惡狗和鐵皮的屋頂上扔，看看如此舉動能否喚起裡頭人的注意。

果不其然，平房前的燈亮了。門一開，一位平頭士兵馬上罵道：“叫叫叫，叫什麼叫。誰——誰——，哪個不怕死的？不要叫（對著狗喊）。”他兇惡的口氣，讓你不由自主地口吃起來。

“幹啥的？”你囁囁嚅嚅地說：“大……大哥，我我我是騎單車來旅行考察的，在附近找不著住的地方。能不能待在你們這兒住呢？”

“打哪兒來的？”你回答，左貢。“不是啦！是問你老家在哪兒。”他倚在門邊，雙手插在褲袋裡，下巴翹得老高。你說你的老家在廣東。

他像員警審訊小偷似的接連盤問，你立在風中不敢輕易亂動。他說：“我們這兒不能住宿。”你仿佛吃了一計悶虧，卻又無法回嘴，便問他前院可以讓你搭帳篷嗎，這樣起碼夜裡才不致遇上搶劫或野獸。他還是冷峻地拒絕你。

你神色沮喪，幾乎無話可說了，只求他指引你一條出路。你說：“該怎麼辦？這麼晚了，還能到哪找過夜的地方？真的沒辦法幫忙嗎？”

他也著眼說：“沒有。這裡只有‘借’宿，沒有‘住’宿。”你困惑地再次詢問：“怎麼說？怎麼說？有什麼辦法想想？”察覺了一絲希望。“用‘借’的就可以啦！”他邊說邊忍著大笑的表情……

“好，那，我借，行了吧？”你照他的意思回話。他終於肯前來開門。你問他，既然讓你留下，到底這說法上有什麼差別。他驕傲的口吻解釋：“這‘借’了，照規矩，就一定得還，與‘住’當然不同。傻不愣咚的。住這的話，萬一你賴在這兒不走，怎麼辦？”你根本覺得他存心捉弄你，卻還是裝作恍然領悟地在他面前連連點頭。

你將單車停靠在房裡的走道上，問他可需要做借住登記嗎，他只管問你叫什麼，做什麼來的。你說你姓奚（因為你帶了一張跟大陸朋友的朋友借來的身份證，那人便姓奚），是廈門大學的研究生，到西藏來專門考察民族風情。

“吃飯了嗎？”他忽然收斂起些許的傲氣。你說你備有乾糧可吃。“這大夥兒都吃飽了，也沒米飯，可怎麼樣也絕不能失禮到讓你啃乾糧，”他於是領著你進伙房，對著那正在刷洗鍋具的“菜鳥兵”嚷著：“喂！煮些麵條，下幾顆蛋，給奚大哥吃。”

吃完一大碗公的面，他又領著你，走進一個房間，裡頭坐著幾位元圍在電視前，喝酒抽煙打牌的老兵。他炫耀地對大家說：“客人來了。這位是奚大哥，他可是個有文化有水準的一級人士喔！”你心虛地朝在場的人點頭致禮。他搬來兩張圓凳子，遞上香煙和茶水，你們面對面坐著。他自己興奮地道：“就等你吃飽了，我有好多問題想請教你，希望借用你文化人的觀點，給我忠實的批評和建設。”

你要他別見外儘管問。撐飽的肚子，更加深你疲累的感覺，腦袋昏沉，四肢仿佛脫離身體，且眼皮好幾次差點完全黏合了。“奚大哥——奚大哥——”，那聲音總露骨地喚，你有時忘記他在喚誰。那不就是在喊著“你”嗎？你就是奚大哥。你必須時時告誡著自己，才能回過神來應答他的問題。

他也不管你昏倦的表情，一直說一直說，話有時像鵝毛般輕輕撫過你的耳旁。也許是高原上嚴苛的環境，令他感到愁苦和寂寞吧，你的出現，正好讓他得到一個發洩情緒的機會，可以肆無忌憚抱怨著：“這裡好無聊啊！難得找到伴聊天。我們整天鋪路，修路，都是為了一個多月過內地人一兩千元的工資（在西藏當兵有特別加給的費用）。”你才瞭解他們這種兵，其實跟路工沒什麼兩樣，而非你原本以為的武裝部隊。

他二十一歲，在西藏當了四年兵，槍靶子拿不到幾次。他老認為自己虛擲了不少年輕的光陰，更甯提與社會完全脫節。他說他正在思考該不該向長官提出退役申請，早點返回重慶老家與父母團聚，也回到真正的社會裡好好闖蕩一番。他想知道你這個有“一級文化涵養”的人，會如何解析他的人生難題。

你也就順水推舟頂著“文化人”的頭銜滔滔不絕地講評——你說他多待在這兒幾年即使掙了不少的錢但總是固定的死薪資對未來能有什麼助益？你要他知道當兵靠的是關係沒有後臺想高升那簡直比登天還難且現在不抓緊時機回去到老想回頭時就後悔莫及了。你見他一臉心無旁騖深信不疑的神色，就更放膽地高談闊論——什麼男兒得立志四方不要被囚在這遠方一角軍營耗掉自己下半生，什麼年輕有的是本錢不該怕冒險與其空想不如儘快回鄉打拼去社會多闖蕩磨煉把吃苦當吃補，什麼多去認識幾個好姑娘好好談幾場轟轟烈烈的戀愛，什麼孝敬父母絕對勝過遵從一天到晚撲克牌長官的臉他們絕對不會在乎你生活是不是美滿幸福。（你說話的口氣似乎忘了自己不過只是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

他聽完，先是默默不語，你不禁擔心自己是不是說錯什麼話，挖錯了“牆腳”。他撚熄香煙，赫然重拍一下大腿，接著便露齒開懷摟住全身僵硬的你說：“奚大哥，奚大哥，你說得真對！（這次他喚你名字時你接得很及時，手心泛的汗收斂了。）上次我打電話回家，我父母也支持這種回鄉打拼的想法。你們文化人果然

頭腦比較清楚明確。今晚，經你這麼一指導，我就安心許多，不胡亂思想了。”

“下禮拜，喔不，是下下禮拜，我們隊上長官一回來，我一定向他稟告要辭兵回鄉發展的事。然後，說不定下個月我就能回家了。來來來，慶祝你的到來，你不喝酒，那就再多喝點茶多抽根煙吧！”

他帶你回他的寢室，寢室裡有另一位同房的室友，他就對那室友直誇你是如何滿腹涵養與睿智，若他有任何疑問可千萬要把握這難得的機會請教你。

你被他捧得雙頰燙熱。他讓出自己的床鋪，體貼地為你鋪床，且多奉上一床厚實的棉被，怕你不習慣夜裡的寒冷，而他只剩下一條破舊的床被和一件軍大衣蓋身。突然，他又想到什麼，便熱切地拿了兩壺熱開水瓶與臉盆到你腳下，堅持要把腳丫浸暖後才好入睡。

燈都熄了，你仍聽見他的聲音：“奚大哥，奚大哥。你睡著了嗎？我還想再多跟你說些話。”什麼？“你覺得我回去該找什麼樣的工作？”嗯……“你覺得我什麼時候結婚比較合適啊？”嗯……半醒半夢間，你勉強敷衍了他幾次，終於……聲音……若有若無地逸入寒涼的夢裡了……

卡車隆隆地駛離軍營，車頭兩盞大燈死瞪著黑暗，你靠窗坐著，看著窗外山谷間的雲霧迷茫。吵嘈的引擎聲中，遠方竟傳出一陣喧天的鑼鼓吶喊，一列隊伍扛著花轎浩浩蕩蕩筆直前來，卡車只好停靠在山壁邊，等候迎親隊伍先行。等了許久，你不耐地跳下車，和司機窩在一旁打閑抽煙，你不禁好奇地想著，這大半夜怎麼會有迎親的轎隊呢？正思索時，轎隊裡一個紮著兩根小辮的女孩，突然就往你身上披了一朵豔紅的彩球，詭異地對你直呼著：“新郎官，新郎官，新娘姐姐正等你掀蓋頭呢。”你一臉狐疑，霧重得你也還沒能搞清楚南北東西，大夥便將你推至花轎前，替你揭開布簾，不知誰抓了你的手踢了你的腳逼得你頓步撲前，不小心摘下了那新娘頭上的紅布巾。

“奚大哥，奚大哥，我們終於結為夫婦了。多虧你，我的人生將從此不同。”你瞠目結舌望著那張塗滿粉底胭脂的嘴臉，迫近你索吻而來，倉皇轉逃間，你驚嚇地直冒汗從夢中驚醒，眼前一片黑暗，打鼾聲此起彼落，怎麼會做這樣一個夢呢？好險好險你撫著胸口，慶倖畢竟這只是個夢，你終究又敵不過沉墜的疲憊感，被扯入另一個遙遠的夢境裡。你最後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

之十 與藏獒對峙

幫達草原的色澤已經發黃許久了，成片成片的草甸乾癟枯瘦，間或夾雜著一坨一坨來自牛羊皸硬的糞便點綴，整面風景活脫像一位滿臉蒼斑垂暮的老人。一切的生機疲憊，仿佛都將歸於寂滅。

你騎了十多裡路，終於在草甸上看見幾群黝黑的羊群和一戶字簾幔的棚帳，可四方之中仍望不見一位牧羊人的身影。炊管裡的白煙只是軟弱無力地飄搖浮升著，似乎正在宣告草原的糧盡援缺，牧民準備下撤到背風的山腳下過冬。

沙礫沿著枯草的前緣上翻滾，順著風勢襲來，刺熱地撲打在你消瘦的臉頰。你摸摸自己顴骨上粗糙脫落的舊皮，感到一種透骨的冷，便不禁懷念起汗水淋漓下的烈陽時光。雖然這兩陀腮紅的增色，讓你覺得自己的外表儼然更像一位地道的藏人，但這又能代表什麼呢？你有種清冷下的孤獨，因為當盡數的牧民都往溫暖的地方徙移，你才正要逆勢前往寒峭的巨嶺之上，暫時都不會再遇上你所渴念的熱烈招呼，更遑論得到一杯溫熱的酥油茶。

穿過深秋的大草原，再往眼前盤山迤邐的道路邁進，你即將踏入怒江峽谷的領域了。

業拉山隘口高四千六百多米，隘口兩側懸掛著層層疊疊五彩的旗幡，沿路則堆置著些規模不一的三角瑪尼石堆，還有數具犛牛和山羊翹角的頭骨。在藏地，每座大山的至高之處，都是藏人相信凡人能緊鄰神最近的地方。他們在這些大山的隘口上敬奉著彩衣與牲畜的獻祭，希望如此能讓往返的靈魂不再無助悲號地流涕，且聽說，巔嶺上了無掛礙的強風還會把眾生的禱願，渡往佛的跟前。

若往常，到達這一無人地帶的峰頂，你總會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將頭額撫觸著地表，默默地祈禱說：“我並不是來征服您的，請讓我……”但此回，你的腦袋卻空空蕩蕩，連句虔誠的話都想不出來。你只好暫先放下這種自訂的儀禮。

當你從雪地撐起身子時，猝然感到一陣倒山的暈眩，搖兀了幾步，便重重跌坐在路旁的積雪堆裡。時間仿佛凝結於空中，傾斜的視線裡，四周的岩角如鋸齒如厲牙，剔著風尾颼颼地發出怪笑聲。你有種不想再爬起身的念頭了。

外層風衣凍得像一頁厚紙板，你掃淨衣上的雪漬後，挪身躲至背風處，失神地啃著幹硬的口糧，又喝了點葡萄糖液。其實你想趕快離開，卻不知為什麼身體就僵化在定點，雪霧縱橫交錯，你縮抖在衣間裡，搓手哆嗦著。腦袋被灌入衣縫的寒風鑽得酸疼，耳膜內不斷穿刺著一陣陣巨雷隆隆響徹的鳴噪。

然後，無預警嘩的一聲，你把剛吃進胃裡的食物全嘔出來，鼻腔內猶聞得到胃酸攪拌過的氣息。想必因為你昨日連夜趕了一百多公里路，尚未做好充分的休息，現在又攀上這座高山，身體無法負荷使然。不過，吐過的你，身體倒是醒眼，舒暢些了。你趕忙裹緊圍巾戴上手套，迅速整理車上裝備，準備下撤到較低海拔的穀底裡。這條路接著往下二十多公里，海拔將陡降一千八百米。

單車順山勢輕鬆滑過兩道山彎，但不到十裡的路程，你便身陷重重環伺的威脅中，疊嶂的山脈輻射狀向遠方無盡綿伸，溶雪殘酷刷蝕著陡壁的山顏表層，刻出一條條鐵灰的刀疤，沿徑觸目所及盡是浮雲坍塌的印記，黑漆漆地壓在路上如深淵的窟窿，不斷追著你跑。你仿佛被逼入怎麼樣也醒不了身夢魘似的墳場，不祥的預感忽而來襲——不知這次斗膽地闖入，是否還能安然倖存呢？

髮夾彎的土路，一道又一道，地面滿布著結實累累的泥坑碎石，速度無法加快，車胎一不小心就卡死在幹泥烙裡動彈不得。你必須高提著臀，弓著貓樣的背，

借用重力的方式反復一點一寸彈跳，側滑車體而下，要不如此，你便非得像條逶迤的蛇截直取彎而進。這番顛簸折騰過來，你的單車磨禿前後一對剎車皮，震斷了後座兩支行李鐵架。想不到這世上居然有下山比上山更為費神耗力的路——怒江山上拐的七十二道彎。為了修車，你只能忍痛把原本預備的剎車鋼線材料，剪出兩段來箍住鐵架斷頭的對邊，搖搖晃晃又繼續上路。

一直勉強撐到怒江的水岸，你才略微放心休息，將車子放倒在地，四肢酸麻得控制不住顫抖。你倚著江邊隆起的巨岩，又拿起乾糧和葡萄糖液搪塞體力。兩岸垂壁穹隆覆額，水道渾身黃濁吊夾在懸壁之下，緊挨著路岸不到半米距離，時而激越起黃白的泡沫和回遲的漩渦。你想，這大概就是怒江了，雖不如想像那般浩大，但還真他媽的恐怖，它幾乎近得可以讓你直接用手觸摸。你凝神望看江面久了，魂魄仿佛就飄飄然出竅，腦海瞬間迸閃被江水沖走和慘遭滅頂的掠影。

你一邊假裝鎮定嚼著口糧，一邊攤開地圖查對。根據剖面圖研判，此後的地勢趨於緩升，你將廝伴著這條怒江邊岸，再上溯七十多公里，才能抵達八宿縣城。不過在此之前，令你深憂的是，地圖上那畫滿鮮紅叉字注記的路途——嘎瑪溝。

嘎瑪溝向來以泥石流聞名四方，只要一連遇上幾日大雨，山谷裡的交通恐怕都要停頓個把月以上。你雖知道自己已避過了嘎瑪溝的雨水時節，但溝壑裡無法預測的飛石，才真正令你心驚膽戰。一隻踩足在懸壁上的山羊，或者一陣風，都可能導致峽谷裡脆落的質層岩地剝離，降下禍害。每年不知有多少過往的人車馬畜，遭到如此飛石的襲擊，無名慘死路邊或沉落一旁的江底。

你抬頭望著頂上一線的天色，敲敲自己頭上單薄的安全頭盔，祈禱著厄運千萬不要落到你的身上才好。

究竟你的生命有多少是自己能掌握的？你永遠都擁有至少一個向前或向後的機會，但說不準下一刻若有飛石襲來，你會不會恰好在哪被命中？這是不是一種對於宿命的感知？你覺得自己已經進退兩難了。

你知道現在的生命抓在自己手中，但背後似乎也有張看不見的手牽著你走。它究竟主導了你多少？你隱隱約約悟覺它的操控，卻不時仿佛又能從它的指縫間偷偷溜走。這一切是你得以思索的嗎？那張手的背後，還會有一張更大的巨手嗎？或者在那之外，一切將是一場無邊的界域？

再跨上車時，你的各處關節像擦在磨刀石上，你渴望休息卻不能休息，你知道自己一旦停下車，就更難再騎上車。到眼前那道隱沒在視線最遠的山彎處再說吧！等你喘氣吁吁到了那山彎，你於是又哄著自己到下一處隱沒的山彎，這是你唯一讓自己再往前邁步的方式。其實你已快踩不動踏板，握不穩車把了。噲嘛呢叭咪，噲嘛呢叭咪——騎快一點，再騎快一點，腳步總跟不上心想的速度。

雲層和雪霧開始聚壓在谷地兩側的稜線上，連成一條巨蟒底腹下層泡狀暗黃的色澤。愈往深處走，天際愈縮愈窄，逐漸被細割成一指寬的幅度，讓人難以分辨峽谷外的光影和時間。

你撐著疲軟的筋肉前進，汗腺像脫鎖的水龍頭狂瀉不止，你再次累倒在路旁嘔吐，吐出滿腔莫名的心酸——“路為什麼永遠也走不完？你為什麼要離人群離得那麼遠啊？”回神過後，你安慰著自己說，怒江峽谷已是最後一座，你已騎過了金沙江，瀾滄江，只要命還在，最後，最壞的，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你收起渙散的心神，又哄著自己繼續向前。赫然間，前方不遠傳來一連串狗叫聲。你反射動作地跳下車，在未搞懂怎麼一回事之前，你已迅速拾起一堆地上的石塊，大的小的尖的鈍的，把衣服和褲子口袋都塞得滿滿。

彼方的狗吠無疑正沖著你來，你即使兩手握住拳頭大的石塊，頭皮仍不免一

陣電麻，感到冷汗乖逆著毛孔噴出，意識恍若中斷了幾秒。直到兩條狗果真來到眼前，你才奮力掙脫一場壓床的夢魘，拔起麻痺的四肢，警戒升到最高。

這一對狗一出現便齜牙咧嘴，加狠它們的咆哮，一副準備撲殺獵物的姿態。你一眼即認出其中一條大黑狗正是那地道的藏獒——人稱狗中之王，長得近半個人高，雄獅般的大頭，皮厚背寬，腿腳粗壯，胸前一撮白毛展延到它的肚腹上。你見過這種藏獒幾次，但都是你途經偏遠的山村和草原，在藏民家門前和帳篷旁所遇，那時它們全被鐵鍊緊緊縛住，光發出吼聲，就曾讓你亂了方寸，狼狽地踩空踏板，摔下車。這類藏獒通常是藏民專門飼養來守家與看羊，防山狼入侵的，大抵只在夜半的山村和牧場才被放出，怎奈此時它竟現身這座無人的溝壑裡。

另一條毛黃尖腮的雜種狗，體型小上藏獒三分之二，可狗仗狗勢，狠勁絲毫不輸一旁的惡煞。起先，你根本不敢有任何無謂的舉動，只舉擋著手好聲相勸目光慈和，希望它們瞭解你的善意，可這狗不聽人語，爆著血絲怒目，不斷磨牙蹭地，一步步地朝你逼近。

你聽過藏民說過與藏獒近身肉搏的嚴重性，一旦被咬住後果將不堪設想。為了不讓它們再靠近，你只好亮出手中石塊，突發奇想也跟著它們一臉猙獰嘶吼，試圖遏阻它們。但你的舉止反倒激化對方敵意，兩條狗狂噪愈加劇烈，頸後的亂毛像刺蝟般針針豎起，前掌伏地，後腿弓緊，顫動流涎的嘴肉裡迸出四根暴厲的獠牙。

你退一步，它們就進逼兩步，完全無懼你掌中的武器。你不得已將心一橫，把單車甩到面前護駕，陸續地扔擲石塊。兩條狗精明地左閃右跳，仍不見退讓。一陣亂槍打鳥後，一塊石頭擊地反彈中黃狗的腿肚，噯！黃狗不見哀嚎。反而是你被自己試探性的抵抗，驚得停止手邊的動作，不敢吭聲，你怕它們因此惱怒了豁出性命與你一決生死。但幾秒鐘內，它們的氣焰確實消滅不少。

你以為自己就此占了上風，擬想故計突圍，便繼續拿著石塊恐嚇亂丟，希望辟開一條血路。不過你剛踏出第一步，兩條狗就機警重新據守在路中央，激沸地吼著，不讓你得逞。雙方不知僵持了多久，直到你意識對峙的時間愈久，對你將愈不利，你只好硬著頭皮，拿出登山杖舉在左手，用肘部抵推著車把小步推進，右手則更為瞄準地朝它們猛砸石塊。

它們見你轉守為攻，先佯裝退卻了幾步，之後利用你行動緩慢的弱勢，黃毛狗居中擋路，黑藏獒竟沿著江邊堤岸繞至你的後方，形成一個前後包抄夾擊的陣式，你恍然驚覺自己已然掉入它們所設的口袋陷阱裡，退前退後都來不及了。

整顆腦袋頓時被打上死結，你緊張得連喘息的機會也無，眼裡不禁積滿急迫的淚水，不斷瞻前顧後，差點沒放聲哭出。你一步一步拖著步伐向垂壁退守，以掩飾背部的破綻。顯然它們這次吃定你，嘴裡唾沫橫飛，身影前後蹦跳，企圖攪亂你的注意。黑藏獒率先撲來，一口咬住登山棒頭，你扯不過它的蠻勁，終於被逼得發瘋，抓住一粒比掌還大的石塊，“幹，幹——” 准准砸中藏獒的鼻頭，它當場噴血嚎啕，前腳捂著鼻翻在地上打滾。“幹你娘，幹，幹——操雞掰，”你邊打邊罵，不顧地甩開單車，趴在地上扒沙扒礫抓石塊，拿起什麼就丟什麼。黃狗被你扔中右前關節，當場跛了腳，一蹬一蹬地縮到大黑狗後方遠遠避著。

一陣失心瘋的搏鬥後，你清醒不少，眼見情勢轉好，便扶起車逃。但你不敢立馬直往前奔，只能腳跟貼著腳跟，背退著前進。你持續朝著負傷的它們，拋丟威脅的石塊，就這樣總算撤出它們的視線外。

山谷裡依稀回蕩著吼鳴，你不知道它們會不會就此放過你，或者喚出更多的狗兵，冷不防從後方發飆追來。你雙腿抖得上不了單車，冷汗也未停止，你只有

無助地碎碎念著：“噯嘛呢叭咪，耶穌，菩薩，阿彌陀佛——如果真的有神，請千萬千萬給我保佑。”

你輕飄飄地牽著車走在路上，一時難以從驚嚇的餘悸中醒轉過來，你不知道此刻是不是在做夢，剛發生的事情既遙遠卻又接近，仿佛都不是真的。你的膽子被嚇小，但似乎也嚇出一身的力量。

過了一座跨江的石橋，緊接著一個望不透底的黑黝黝的洞口，你在洞口前止步，興起極度敏感的畏懼。你怕那穿山的洞裡，躲著什麼野獸與鬼怪，你懷疑那山洞上一面直挺挺峭的懸壁，不時滑下細碎的岩礫，當你經過那一刻，正好就是岩層坍塌的時刻，而你將成為岩下孤魂，長駐在怒江穀裡。躑躅再三後，你說服了自己不看不想，緊閉著眼低頭走過。諸凡所見皆是迷障。皆是虛妄。

黑暗中，一陣寒氣浸身，戴著頭燈仍舊伸手不見五指，你到底是睜眼還是閉眼都分辨不出，你撫觸崢嶸的洞壁，傾豎著耳朵慢慢挪步，嘴裡發出顫顫的聲音，想像如此或許能不至撞上什麼鬼怪魑魅。黑裡似乎所有的想像也是黑暗的。雖然洞道的距離不長，但你再次見到天光，時間仿佛經歷一世之久。時間相對。

出洞過後，江水轉流右側，隨著地勢攀升，流域的幅度更為縮窄，水聲突變為陣陣嘶吼。也許疲累的緣故，導致你平衡感錯亂，有意無意，你緊握的車頭老往江堤邊偏移，仿佛有只鬼手無形在拉著你的右舷，好幾次你差點摔下坡穀，才緊急刹住單車。你狠狠了自己幾個火辣的巴掌，希望頭腦能再清醒些。

然而，這一切不盡是你的錯覺，你停車察看，發現左側的懸壁裡確夾藏著一股暗流，隱隱約約，忽大忽小，隨時將在下一個拐角奪壁沖出。你因下意識地想避開它，才使得單車愈騎愈偏離了正常軌道。你開始小心翼翼地慢慢踩，防備它倏忽湧來，它竟消逝無蹤。就這樣輪番拉扯抗衡，以為消失，卻又再次顯現，你則反復重蹈相同的錯誤，那左壁裡潛伏的湍流壓迫實在太大，幾乎要把你淹沒在無形之中。你改為步行，也依舊不能克服那間歇滅頂脅迫的障礙。

悶了一腦的疑惑，你總是且騎且停，一度還疑心自己遭到什麼東西纏身了。動靜之中，一道靈光乍現，你終於搞懂那暗流威脅的來源——因為兩岸懸壁緊緊相依，呈現一深凹字形的夾穀，又河床地形險落，造成怒江江水鳴聲遽放，急流湧進的音波撞上一面懸壁，再迴旋反射到對面的懸壁上，而形成一種透明的激流不斷梭巡往返於你的頭頂上，耳畔邊。那滅頂的感覺是真的，也是假的。你領悟到這點自然“運理”，不禁無奈地笑了起來。

夕陽逐漸沉入了地表，你失去自己影子的陪伴後，更增添了一份冷寒與孤寂。遠方忽而傳來幾聲槍響，接著一陣鳥聲驟起，你顛巍巍地環視周圍，卻看不見所聽之物，四面依然只有嶙峋層疊的山谷，和你。

你的雙腿早失去該有的知覺，你像化在大海裡載浮載沉的一根水草，隨波推移。當眼前再次出現火光跳動時，你被刺得有點睜不開眼。等到找到夜宿的地方，連空白的晚餐也沒力氣去填補，你只能癱倒在床榻上。那已是夜裡十二點多了。

之十一 八宿記事

當你醒來想喝水，拿起癱倒在地上的三號水瓶時，你赫然驚覺水瓶裡的保溫玻璃全都碎了。那約莫是你昨夜疲累恍神間，一個腳步不留意所惹的禍。你不禁忐忑地坐在床邊，思索著該怎麼收拾這樣的殘局。

你想自首，卻又擔心若遇上敲竹槓的店家，豈不得吃上悶虧。那乾脆到街上買只新的回來賠好了。你數著荷包裡所剩無幾的錢，設想著各種可能，但眼前最要緊的是，如何把水瓶安全地處理掉。打開房門，你探頭觀瞻四周，確定四下無人後，回頭便拿起水瓶準備帶去外邊丟。但一踏出房門，你又折回來了，你還是缺少那麼一點使壞的“勇氣”。你決定把殘骸暫擱置在床板底下。

繳交房錢時，女服務員正持著滾燙的水壺，將水一一灌入標號的水瓶裡。你趁著給她錢，伺機向她多討了兩個水瓶，心想如此便可作為住房內的障眼之用。不過你只得逞一半。女服務員並未因收了你的房錢而顯得和藹大方。她給了你一個水瓶，聲量便像吵架般：“去去去。沒水，再來加。”一腳差點沒踹在你的屁股上。你滿腔不悅地離開守門台，心裡暗想著她該不會那麼厲害知道你做錯了什麼事吧？

八宿縣區的白馬鎮，較諸藏東其他縣區的城鎮來得齊整乾淨。小鎮長約三百米，沿街大多是白漆的門面和一派嶄新的水泥化建築，街上還寥寥栽植了些闊葉行道樹。傳統藏式的木楞房居，只有在街道的兩端盡頭或巷裡才看得到。

太陽很大，不過在建物與路樹遮陰的地方卻很冷。路樹上的綠葉困難地忍住不凋落。許多店家外都擺著一個方形的爐臺，這樣他們便可燒水泡茶，也可圍坐在爐前顧店，烤火，閒聊，一舉數得。拉高了衣領，你頭一次在大白晝裡體會到徹骨的寒冷，那卻只是高原秋末遲疑的輕風罷了。

放了自己一天假休息，仿佛好奇心也跟著休息。你在小鎮上繞了一回，進入一家川菜館，喝了一碗稀粥後，又再繞了一回，除了留意鎮上有間頗具規模的警察局和郵局外，眼前一切的事物都索然無味。你走在馬路中央，迎著光，後方的三輪車拖拉機猛烈地鳴放喇叭，你漫不經心地踱步著，任憑它們胡亂超車。你單人孤身的情緒似乎已走到了臨界邊緣。

一間破舊的雜貨店前，掛著各式大小不同顏色的水瓶，突然吸引你的目光。你在雜貨店門口停下，往裡看，視線一片模糊，陽光成束地流進昏黑的室內，光束上懸浮著細粒的灰塵。等習慣那屋裡的晦暗，你才發覺木架上擺的食品都泊著一層灰，角落邊蹲著一位中年婦女在吃飯。婦人仰起頭來看你，你也看著她，她遂又悶頭繼續吃飯。

你杵在門口，檢視著生鏽的鐵絲上吊著的水瓶，有的磨損，有的外層龜裂，都沒有標價。你想，若是婦人肯應個聲，價錢尚可，或許挑個不壞的就跟她買。可她太有個性，始終不搭理人，你也什麼都不問就離開了。死靜的正午。之後你再有多次機會見到其他商店裡在賣水瓶，你都只是看，像過眼即逝的櫥窗。

午睡兩個小時醒來，沒事可做，你突然覺得有一種莫名的焦慮和罪惡。你拿出明信片與筆，久久地，竟悵悵著不知能寫給誰。你只好在明信片上署上H的名字地址，也許你想寄給自己，而非她吧，只是你需要找個人傾訴些無聲的話，凝固的話，但該說些什麼呢，給遙遠的人，或遙遠的你聽。一場無盡的旅程。午後的招待所裡，靜得仿佛連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能清晰地聽見。

你細細返視著自己入藏後的生活，一波波溯洄的印象盡是，咳嗽，饑寒，無

助和孤獨時的表情。你想把注意力拉回，沉潛在宏壯的山川之境，卻屢屢無法忘懷它加諸你身上的試煉與傷痕；想摹寫農村居民的熱情大方，卻頻頻憶及遭遇頑童的石頭追打與嘲謔的狼狽情景。

去搶佔一些有利的觀察位置，說點歡喜的話吧，你怎麼就擱淺在這些欲振乏力的片段裡。你何嘗不也從中攫取了成長的教訓嗎？回到明信片上，你一連寫了三張，記錄橫斷山脈的萬般氣象，記錄與路邊的藏民酣暢地飲食，記錄一次危難之際獲得的援助。雖然你意識到這些話語裡不免含著些美化與造作的成分，但究竟什麼是真的，什麼又是假的？你希望如此無聲的書面，消解你過去，現在，未來的不快，疲憊過後，你希望一切重新帶來的是寧靜，平安，甚至一夜的好眠。

寄到臺灣，要多少錢？郵務員一臉疑惑望著你：“臺灣！不知道耶。”他答應幫你查找，卻大聲嚷嚷問遍了所有同人：“你看這臺灣要怎麼處理？臺灣要怎麼處理？”工作氣氛刹那活絡起來，仿佛進行一場公審，也引起了在場民眾的圍觀。有位郵務員說要請“高層”來處理，你的心不禁涼了半截。

幸好只是郵局主任現身。主任問你：“是臺灣人嗎？”你想說是或否，都感到為難，只好無奈地點頭，曝光了身份。他又說：“第一次看到臺灣人誼，原來長得沒啥差別，說的話也一樣嘛。來旅遊的嗎？歡迎歡迎。”

主任翻出一本厚厚的郵資範例，許久都拿不准要你貼多少錢的郵票。他搔著頭說：“一元唄。”你說你在雲南貼過四元，在芒康也貼過四元，怎麼路走得愈遠，這郵資反倒愈便宜了呢，萬一貼不足，寄不到怎麼辦？主任頓時傻眼。

沒想到一旁熱心的郵務員已然撥起電話，見他默默掛上話筒，又撥了一通，你開始緊張不安，像在等待一場宣判。終於——郵務員振奮地高聲說：“臺灣來的，一元。沒錯的！我替你撥到昌都地區的領導那諮詢，又問了芒康那兒的郵局，肯定他們給你收費貴了啦。”你總算鬆了一口氣。郵局裡的人都還想跟你聊聊臺灣的狀況，你卻只想趕緊抽腿，找個地方躲起來。

那幾封明信片將穿過綿亙起伏的山脈，飛越平原，再飛越海峽，踏上歸鄉的航程，想著想著你的腳步便輕快許多。你採買隔天的飲水和乾糧，仍把水瓶的事忘在一邊。走出商店外，眼前不遠處竟出現兩位威風八面巡邏的員警。一身外地行裝的你，一時走避不及，內心暗潮湧動，如果他們果真攔下你，你該怎麼辯駁？你敢再拿出那張假的身份證嗎？

戴著墨鏡，長髮披肩，你刻意地昂起頭拎著塑膠袋，假裝從容從員警身旁走過。他們睨了你一眼，你則頭也不回地繼續邁步，也不知他們此刻嘀咕些什麼，或許以為你是女的。之後你機警地轉入一條最近的巷裡，就拔起了腿狂奔。

場景一幕幕瞬間跳離，又驟然交織。你蹲在陌生山脈的陰影裡哭泣，你怎麼走也走不出來，怎麼找也找不到糧食和水源。你不知道自己被誰拋棄了，餓得雙眼發暈，視線在晃搖，在縮小，扭曲變形。正當你幾乎氣力放盡的一刻，你看見一隻跛腳的山羊，孤落地佇立在紋的斷崖上無聲地叫喚，幾近無聲的。你奮力爬向它，你見到它居然也露出惶恐求援的神情。你餓到了極點，其實有更多是出於對饑渴的恐懼，於是你一手抓在它彎弧的羊角上，一刀刺進了它的咽喉，瞬間溫熱的血就有如蛛網般灑濺在你的臉上。

血光奪目逼真，還留有淡淡的血腥。你睜眼時，窗外瀉進一匹橙色的陽光，打在你的臉上，你的胸口還緊緊嘍嘍嘍跳動著。這場夢似乎比所有的現實還要真實，你為自己尚處在物質無虞的商業聚落裡而感到微微的慶倖。

臨走前，你拿出水瓶左思右量，確認它再怎麼也無法塞進單車的馱袋裡，你便把水瓶又留在床板下。你想這樣也好，至少不會被誤當成小偷，期盼那不久之

後，服務員清掃時能發現它，進而體諒你這窮困旅者的無心之過。

出了招待所，你左轉而去，心情有些複雜，你一面自責，一面卻希望自己能儘快順利地脫離現場，這當中夾藏著一點卑鄙、齷齪和刺痛的興奮。你愈想，雙手就抖了起來，且不由自主地連續打了幾個齒顫，像放完尿體溫下降的反應。

快速滑過一段筆直陡長的下坡，強風略微吹醒你糾結的腦袋。你停下車，想回望八宿縣城最後一眼，但它已遠遠地隱身在山脈之後，你想，別再掙扎了，現在再想回頭認錯，也為時已晚了。你覺得你成功逃跑後，對自己的譴責似乎才正要開始。它恍如隔世之事，卻又近得貼在臉頰。你強逼著自己別再回頭望了。

離開八宿轄區，接續六十多公里，將一路上行到四千五百多米博舒拉嶺上的安久拉山口。這條路段通達九十二公里然烏之前，都是新鋪的柏油。隨著步伐踏轉，周圍風景漸次荒涼，一旁水道也漸次呈現涓涓的流網狀，再隨著高度爬升，你的背已溼濕，額頭密密湧著細汗。你謹慎調節著左右兩手的變速器，保持適當節奏的呼吸，轉速，仿佛一切的事情皆可如此轉過，淡忘。

你靠在路邊喝水時，一輛吉普車猛然從後方高速駛過。你不禁歎首望著它想，如果那樣的飆速可以給你十分之一，你就不用總是再煞費心神，還要與自己體力不斷交抗。

吉普車不知為何在距離你百米前的路旁停下，幾秒鐘，車上的人都不見動靜，也不見車子有何故障跡象。你環視杳無人煙的四周思忖，那司機該不會是想來幫你打氣或致敬的吧。吉普車沒有駛離，你也按捺著不動。終於有一位盤著綠松石微胖的中年藏婦，開了副駕駛座的車門，走下車子。

陽光大刺刺地紮在你的眼上，那胖婦的步伐似乎針對著你來，你站在原地想，如果她真的走過來，該如何跟她招呼呢？

胖婦一到你面前，驀地一手就抓在你的車把，批頭痛罵：“你跑啥跑？為啥跑呢？鬼鬼的，我早知不對勁，該死的，扒子。”你被她轟得一臉茫然，根本不知她在說些什麼。她邊罵邊劇烈地扯著你的車頭，你猝然像被一陣雷劈，啊！想起了水瓶。你支支吾吾了半晌，好不容易說出的第一句話：“勿系哇啦（不是我啦）！”（情急之下閩南語竟脫口而出。）

胖婦伸起另一隻手，你以為她當場要呼你一個巴掌，反射地偏開頭。她卻只拉著你的手腕說：“走，說不是你。不是你你就去，去，跟我去公安局說。”你聽到“公安局”三個字，便如火燒屁股般，“那那，那你要怎麼樣？我急著趕路，你不要耽誤我啦。”

“不去，那賠錢，”她攤開手掌憤怒不平地說。前方的司機一臉橫惡，倚在車門旁抽煙，遠遠端看著你們倆的舉動，你想，你這次勢必得被狠狠宰一頓。

你說：“又不是我。賠，也賠給你啦，多少？”她掀出兩根手指，你聽到二什麼，不清楚。你強硬地對她叫：“你不放開我，我怎麼拿錢。（到底是二十元，還是二百元？）”皮夾裡正巧夾著一張淡棕色的二十元，你便半疑地抽出來給她。胖婦抓了錢什麼也沒說，轉身就走。你一直等到看著吉普車掉頭，揚塵而去，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二十元。

區區二十元的事，你內心的猶豫和煎熬，早遠遠超過這種計價。你感到自己尊嚴蕩然無存，她罵你扒子誼。你想，如果婦人強要你拿出兩百元（你的現金只剩六百多元），你依然會乖乖就範。

重回騎行路上，你反復鑽著牛角尖懊悔著自己愚蠢的行徑，又覺得他們竟也如此荒謬——為了二十元，居然可以在不知你往何去處的情況下，驅車追趕你十多公里路（值得嗎？那油錢可能不止這些錢）。你被他們逮住，難道是註定的事

嗎？你當初應該毀屍滅跡的。你若走別的岔道呢。你為什麼對她的模樣一點印象也沒有。幸好不是員警來抓你……哎。

之十二 波密中毒記

夜半時分，你突然被一陣胃痛尖銳地刺醒，不禁雙手捂著肚子，痛倒在床上左右翻滾。你想起身去茅坑，卻想到那茅坑遠在屋外百米的距離，且室外黑壓壓一片，寒風颼颼。你便掙扎忍住，想就此打消下床的念頭。

沒幾分鐘，你還是忍不住向疼痛妥協了。翻開暖和的睡袋，打開昏暗的燈光，草率地套上鞋子。你勉強挺起身，倚著牆壁，虛弱地邁開艱難的步伐，但一切都來不及反應了，你的腦袋一片空白，肛門口一股洶湧的壓力竟噴射炸開。

該怎麼反應？你只感覺從股溝，沿著大腿到腳脛，一股股溫熱的濃稠的液體在流動著。你完全無法用意識去控管自己肛門內的收縮肌。

你無助垂頭看著腳下，褲管內已滲出了黑褐色的汁液緩緩滴淌在地板上。回神第一個反應，先是半拉下褲襠，馬步蹲著，隨手取了一隻塑膠袋，急忙往臀部上罩。正當你試圖張嘴呼氣，準備讓屎水放心地滑流時，又一次失神，嗚~喔~，你的嘴裡猛然嘔出一連串餿水般的穢物。你於是趕緊又在嘴上罩著一隻塑膠袋。

就這樣上吐下瀉，一直間歇發生，拉了一陣，隨後接著嘔吐，暫時止住了吐，立即又拉。有時兩者會同時降臨夾擊。

仿佛這副軀體已不再屬於你了。你對自己下一刻可能的反應動作，全沒有任何預警的感應。你流著口水和鼻水，唇間齒顎與四肢不斷地震顫，口腔內的穢物還倒沖著使鼻內嗆酸，甚至刺激著淚腺使雙眼發紅。你光冷著下半身，肛門把你最後一滴尊嚴也給流掉了。空氣裡有種令人眩暈的淒慘。

約莫兩個多小時後，吐瀉的狀況稍止，你無力地癱靠在床邊，看著自己從手到腳沾染的嘔吐物稀屎水，驀地一股羞愧，想哭的情緒席捲而來。

窗外的麻雀聲吱啾啞響，而天也亮了。你開始收拾起雜遝的身心與吐瀉的殘局。到底是什麼引發你這般慘狀？你一邊抹地，一邊努力回想。是騎乘的路途上接納了路邊野餐的藏民所給的生肉嗎？還是在小商店買的鬆軟變味的一元雞蛋餅乾？或者是進波密鎮後晚餐在藏族餐館裡喝的六磅甜茶（當時你怕浪費錢，就忍著腹脹把甜茶全部灌完）？你推敲著每個環節，仿佛一切都充滿著惡意的可能，但全身軟塌的你，已無力多做計較了。拭淨身上與地板上的穢物，你爬回床上，胃仍舊疼得鑽孔，作痛之間，你漸漸失去了所有的知覺。

再睜開眼時，天已灰暗。你的胃雖不像先前那麼疼，但裡頭似乎搪滿一粒粒腫硬的尖銳岩塊，頂著胃壁。為了避免自己脫水，你泡了口服點滴，嘗試補充些體內流失的水分。可那流液一進胃裡，你又痛到挨在床上翻滾哀嚎。你不僅把剛喝下的口服點滴盡數吐出，甚至嘔到最後連膽汁也給掏空了。

整整兩天，你躺在床榻上度過，禁斷飲食。連續幾次不得不醒來，是因為嘴唇迸血裂開，並夢見身上蠕滿肥白的蛆。

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快要死了。你在一次自然蘇醒的情況下，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誰。還有一次，你被一個微弱的聲音喚醒，你發現你正懸浮于空中，冷冷地俯視下方熟睡的自己。

偶爾意識略微清醒的時刻，你稍稍能夠辨識自己的存在，但你卻搞不明白自己來這裡幹嗎，要去哪裡。你想哭，臉皺縮成一團，幹幹地抽咽，卻掉不出任何一滴眼淚。你無法知道自己該為誰哭，又為什麼要哭想哭。你脆弱，可想不到找誰援助。你不想家，不思念親人和朋友，你忘了他們。你失去了方向，或者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方向。

第三天，身體難受的感覺總算減低不少。你開始能喝些清水和口服點滴。你終於打開了房門，走出室外，像除厄般地讓陽光曝曬軟趴趴的軀體。你試著走路，試著喘氣，一公里，兩公里，到帕隆藏布江畔，到波密縣城西北方的嘎瓦龍寺，默禱著你一生中從未做過的無願的祈求。你想你應該找個電話撥給母親報平安，但你不敢，你怕你自己萬一洩露了衰頹的情緒。

你感到身體逐漸恢復了，可你沒有絲毫的欣悅之情，因為這意味著你即將要繼續踏上旅途。

晚間，你在糧食局招待所旁一間面店裡，請老闆娘替你煮一碗清粥。等粥時，隔兩桌有四個人不時回過頭來看你，一個戴眼鏡的男子，對你招手說：“一道同桌吃唄？我們點了很多菜，吃不完。”你只有微笑，他就走過來再邀你——主要是你服裝的樣式與他們同款。

一坐下，藏族司機便倒了杯啤酒給你。在座的另一男一女來自深圳，戴眼鏡的那人住北京。他們從成都一路包車進藏旅遊，也去拉薩。

大夥兒熱絡地勸你夾菜，你向他們解釋你這幾日食物中毒的事，現在不宜酒肉。你只小口地啜飲清粥，他們似乎有點看不過去，便又再說：“那麼多天沒吃怎行，多少吃點肉吧，才有體力啊！”你看著那滿桌泰半都還剩下大半盤的食物，也不好再拒絕什麼，拿起筷子，夾起一小塊白豬肉。你的手不禁虛軟地在半空中顫抖著，終於把肉夾進了碗裡，心裡突然一陣自憐，你就再也沒有任何胃口了。

他們問你還騎車嗎，會不會太折騰身體。藏族司機說：“這一會兒沿路下去，可是通脈天險嘞，那路爛得很，亂七八糟，一邊還是雅江（雅魯藏布江）斷穀。”眼鏡男接著說：“對啊對啊，我們的車，還可騰一個位子，你搭吧。叫司機想法兒，把你的單車置在豐田頂上綁著。兩三日就到拉薩了。”你問這路比起怒江峽谷怎樣？藏族司機回答：“更險嘞，那是川藏的黑道啊！”你無語許久。

他們又問你住哪，你說就在隔壁。他們要你今晚搬去他們住的賓館，晚上好好泡個熱澡，隔早得動身趕路。

你壓低著臉，揪著你的心說會考慮，不過要他們別等你，今晚別等，明早也別等，你說，說不定還會在這多待一天休養。他們也不再多說什麼，只叮嚀：“早上五點，早上五點啊！不定我們還能見面，拉上你。”你們相互道別，他們把你的粥錢，搶去付了。

一早五點，你果真自動醒來，天仍未亮，你整好裝備，五點一刻出門。你沿著波密清冷的街道出城，小心緩緩地騎行，邊往前，邊四處張望。到了六點多，微曦從東面分層湧現，白皚皚的峻嶺化身眼前，你才知道，你終究錯過了他們。

之十三 朝聖者

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地處北回歸線以北五度，從西藏米林縣派區開始算起，先往東北繞行七七八二米的南迦巴瓦峰，陡然間拐了一個馬蹄形的大彎，便朝南延伸至墨脫縣境內，總長約四百九十六公里。大峽谷內的植被類型，沿穀坡依序分佈，從季風雨林轉為常綠闊葉，到高山針葉林帶，最後止于極地凍原。

川藏公路南線在此境內迤邐了百餘公里，區間年雨量約四千毫米，加諸險峻的地形陡勢，便時常造成土石公路崩塌連連，“黑道”之名自是不脛而走。儘管這裡尚有幾縷人煙，但毒蛇猛虎野豬潑猴卻也同時環伺蟄伏其中，使得外人總對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地帶世居的民族，籠罩著許多詭譎奇幻的想像。

最初是耀眼的陽光狠狠地打在臉上，你朝逆水的方向騎行。不久後，地勢開始斜緩滑降，兩側的林相逐漸高漲，你終於覆沒在全面幽叢魑魅的包圍裡。

隱約中，前方突然出現兩個人身起落的背影，撐起你疲憊的瞳孔。你急忙剎住了車，摘下太陽眼鏡，立馬舉起相機鏡頭，對準，手卻顫抖著，還來不及壓下快門的瞬間，那緩慢有序的動作就溢出了鏡頭框外。於是你又重新踩上踏板，謹慎地從那兩人身旁接連經過，儘量讓車胎滑地時揚起的灰塵減到最少。但過不了百米，你又忍不住好奇，再次停下車，轉過身來凝望她們。

她們的動作三步一個迴圈，唇裡喃喃誦著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無有間息。唵嘛呢叭咪。一個步伐，雙掌拍擊出清脆的響聲，然後靜定合十；第二個步伐，朝天高舉的雙手像蓮花般，分別頓落在眉間（意），口（語），和胸前（心）；第三步邁出，她們躬著的上身微微前傾，膝蓋著地，上體前撲，臉面朝下，額頭碰地。最後雙臂緊靠在髮鬢兩側，如孔雀開屏地向外劃開一道弧線，收攏到腰際間，她們撐起身體重心，重新再站立起來。揚起一些卑微的塵埃，與無盡的尊嚴。

穿著絳紅袈裟的女孩在離你一尺的面前爬起身，拍拍上衣的泥塵，你聞到一股細沙的刺鼻味。她發出藏式口音的漢語主動對你問好，你也謙畏用一句熟練的話回應她，紮西德勒。之後，你們便搔著頭傻笑了，似乎不知道該跟對方再多聊些什麼。

女孩膚色黝黑，頭髮刺短短的，圓滾滾的眼睛，有一口白淨亮整的牙齒。她雙手套在木制的掌板，胸前裹著一襲及地的橡皮圍墊，腳下踩著薄底黑膠鞋。你特別注意到她額上一朵浮腫皮破的繭，她以為你在盯著她冒湧細汗的臉，趕忙就羞赧地脫下右手那只護板，夾在左腋，用衣袖拭去兩頰上汗水沖出的黧灰溝痕。

她接著細聲問你：“吃飯嗎？”你搖搖頭。“吃飯，好？我們（她指自己，你，和後方一位仍在磕頭的女人）”，並示意你先到前方火煙升起處去等待。她說她的媽媽在那裡準備午餐。而你只是逕自緊跟在她們身後，一手推著單車，一手持著相機捕捉她們用身體丈量天地的畫面。

女孩止住動作，對路旁撿拾枯枝的胖婦交代一些話，靜靜地又往前繼續磕頭。同樣三步，每一步都是等量。約莫兩百米後，她取了一塊石子在路上做上記號，返身往回走。

胖婦是女孩的媽媽，另一位磕頭的女人則是她的姑姑。還沒稍喘口氣，她們便忙碌地從板車上搬出麻袋準備食物，又到江邊提水回來洗碗洗頭。你呆滯地看著那些平凡無奇的舉止，油然而生一股感動。你知道她們就是所謂磕等身長頭的朝聖者。過去的路途上，你也遇過幾次朝聖者，只是你從未遇見過一行都是女人，你也從未遇見過那每個步伐都踏得如此準確誠實的凡人。

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感動，讓你對她們有太多的好奇與疑問了，關於——你們從哪來？為何而來？要去哪裡？離家多久？……太多太多問題都潛藏你的心底，但你仍努力維持著一貫的拘謹，不時提醒著自己千萬別做過多打擾她們的提問。

女孩在麻袋裡搜出一包糌粑，有點猶疑地問你：“吃不吃？”你說吃。她臉上立刻展漾著笑紋，並小心翼翼從袋裡舀出一匙匙的糌粑粉倒進碗中，添入些許黃稠稠的酥油。火炬上的水壺熱滾著，她撕下一小片鹹酸氣味的茶磚，捏碎後灑入水中，完成了一套道地藏族的餐點。

她遞給你一根注明“洗淨的”湯匙，讓你可以用來攪動碗裡糾結成塊的糌粑酥油。但你接過湯匙，卻見她們熟練地將掌心抵住碗緣，摳起手指快意搓糌粑，令你不禁有些尷尬。本來正大口享受美食的她們，旋即注意到你不自在的眼神，遂把指縫的餘渣舔淨，撿起地上枯枝充作湯匙用。這時反倒你生澀地放下湯匙，低頭張手便狠勁扒起自己碗裡的食物了。

你想，她們對你的好奇絕不下於你對她們的好奇，或者她們怕你感到無趣，才總是輪流地丟出許多問題陪你。

每次你的回答都拉得老長，你以為這樣傾囊竭力地訴說，能讓他們感受你的誠懇與用心。起先，女孩會與媽媽和姑姑竊竊私語笑著，之後三人便一陣沉默地望著你，搔著頭皮。連續幾番相同的狀況，你才意識到自己的自以為是，原來她們並不太懂得你的話，而是極力去猜懂而已。其實面對她們你何嘗不是那樣呢，不過你比較會裝懂掩飾。儘管語言的障礙難以跨越，彼此的窘境時常，你們仍以手勢和表情或一個漢字一個藏文，啞啞學語般慢慢地咬，仿佛也能無礙地拼湊出各自能力所理解的對方的世界。

女孩說，她們住在四川阿壩州，去年秋收後她和媽媽姑姑一同在菩薩面前發願，要到拉薩聖地。你算一算，她們這一路磕著長頭步行至今，已經一年多了。她說媽媽磕頭去過拉薩一次，所以這次推車。你說你是第二次到拉薩。你問她多大了，幾歲了，你用兩手各比著二和四，指著自己。她回比著十與九。女孩仰望著天，為她平生第一次將到心中的聖地細數著日子：“還有六百多公里，估計去拉薩還要兩三個月吧！”你想說你到拉薩大約再花十天，話沒出口便和著糌粑吞到肚裡去了。

桑吉措母，她的名字，你要她把名字寫在你的牛皮紙本上，她不會寫漢字，便寫下一排工整的藏文給你。女孩談起這名字是活佛喇嘛為她取的，在很遠很遠的山外（她的手像波浪比畫起伏）。

你看著桑吉媽媽老態的模樣，微彎的背，胖腫的腰身，她如何能推得動載著帳篷衣物糧食飲水的板車呢？（你見過的朝聖者都是男人推車。）她若遇上四五千米以上陡坡的路途該怎麼辦？若碰到猛戾的藏獒該怎麼逃？萬一下雨，降雪，山崩，路斷，糧缺了，迷路了，受傷了，生病了，遇上壞人，遭受打劫，該怎麼辦？種種問題，都盤旋在你的腦海卻不知如何脫出口，你們會哭嗎？會苦到不想走了嗎？會想念家鄉的親友嗎？你眼前的這些朝聖者究竟憑藉著什麼？信仰的本能嗎？殊不知這條路不只會受皮肉上的苦，甚至可能威脅自己的生命。他們卻仍舊執一堅決地將它完成。

兩年前，適逢釋迦牟尼佛誕生的藏曆馬年，你偶然行經西南藏區，短暫參與了岡仁波齊峰的轉山儀式。那時當地藏民說，此時轉一圈神山得到的功德將比平時多出十二倍呢。而平常轉一圈，就能洗清過去的罪惡；轉十圈，能贖盡一世的罪惡，更能免受輪回之苦；若轉個一百零八圈，即可今生成佛。

那似乎有種目的論的緣故，才積聚如此多的信眾共同轉山。但此刻這三位朝聖者究竟能獲至哪種生命的應許？（雖然那種應許無法即刻兌現。）你曾聽聞許多磕長頭的事，有人不耐風雨路途摧磨，折死在朝聖的路途上，他們的家人竟還時時感念著，甚至將它視為一種祝福。真的是這樣嗎？不為今生，只求來世。

“菩薩保佑一路安全。凡事菩薩自有安排。”可菩薩果真保佑一生向佛的她們嗎？她們的表情寬厚樸實，透露出堅忍的神色，不亢不卑。你只知道她們確實緊緊依靠著土地，面貌語氣都和山水風雪一致，血乳交融的生命姿態，古老而踏實。一代接一代，還不曾停過，一代接一代，不表露一滴血跡一絲淚痕，她們像一支時代遞變中的永恆隊伍，象徵對抗物質發達世界裡的永不妥協。

堅持的人是不會失落的。“你呢？”女孩問。當她們知道你獨自從雲南騎單車，也將要往赴她們的聖地拉薩，都分別豎起拇指對你表示敬佩，殊不知你其實更由衷敬佩她們。姑且不論藏人傳統宗教信仰的問題，想像三步一次五體跪拜，得經歷各種天候地形的險阻結界，肉體上主觀與客觀必須承受的挑戰，任你怎麼想就先全然退卻了。她們的經驗是否只是一種痛苦的歷程，抑或是在痛苦中伴隨對未來生命救贖的希望，不管何者，她們對於生命演練的方式，根本是你理性之外自成一格的理性。你如何能丈量她們那顆始終顛簸不躓的心。

女孩好奇詢問你：“一個人不怕嗎？我們三人一起走，都怕（女孩左手捂著胸口右手撫著額頭，裝勢快昏倒的樣子）。”你笨拙地回答，怕，怕啊！（旁邊兩人聽你說“怕”不禁噗嗤笑了出來。）“怕，為什麼還要走？”她持續認真地追問。你突然憶及了自己旅程出發前曾經的猶疑與怯懦，連續好幾個夜晚驚夢而起，苦悶得不知將這樣的焦慮對誰訴說。有一天，你真身在路途，卻再也不去思考什麼是害怕的問題了。也許，她們佩服你的緣由是你——獨自一個人，而她們卻能彼此相互扶持。

堅持的你是不會失落的嗎？你其實是個脆弱的人，這一路上總害怕陌生寂寞，害怕迷路或遭人劫掠，害怕高山險阻林間野獸，甚至失速墜崖，各種危險困難的想法從未在你的腦海悉數撤離過，可這一切似乎都不足以超過讓你無法往前推進的懼怕，你怕錯過前方的什麼。

有時你會因緊張而感到即將窒息，但命運仿佛總拖著你的步伐往前進逼。多年來，你的心中始終有個“他”反復不斷擠迫著你，你被他無止無懈的腳步急急追趕，你在他的陰影裡迷惘地想尋找一種突圍的姿態，堅決的聲音，可你成長的速度竟遠遠地不如“他”。你來，無非是想從他時而轉強或漸淡的變化陰影裡，尋索一個逸出的機會。

你想解釋這些想法給她們聽，卻又覺得多餘。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你沒有信仰，沒有確切的形象與實證的召喚。所以你伸起食指，指向頭頂上灰濛濛的天色說，怕，沒關係，走，阿彌陀佛保佑（你故意落掌拍胸膛作保證）。她們笑開懷了，或許以為你也是個拜佛朝聖的人，才如此虔誠發苦騎車遠行。

“啊，你睡哪？”女孩又問。你說招待所，兵站，道班啊，不然搭帳篷睡睡袋（你指向單車後座的馱包囊袋），三人不時發出連連驚歎的聲音。靜默片刻，她們自己交談著，眼光偶爾盤桓在你的身上，透露著某些無以名狀的憐惜之情。女孩轉頭問你：“吃不吃肉？”你略有遲疑（因為前些天食物中毒的身體尚未恢復），但還來不及拒絕，就見她拿出肥滋滋的臘肉，刀切下一塊巴掌大的給你。她們三人則節省分食一塊只有你分量不到一半的大小。你瞭解自己已被她們視為貴客了，只好乖乖就範去領受這份不太適宜的恩寵。

女孩似乎若有所思地望著你吃，表情忽而轉為肅穆，她要你自此以後都別再

輕易接受這裡的人的給食。你不解地問，她斷斷續續地說：“住林芝的門巴人和若巴人，為了將他人身上的命和財氣轉到自己身上，會在給他們的食物裡下一種很厲害的毒素，你亂吃了會死的啊。”你聽來這雖是個未曾考究過的傳說，但見女孩嚴正的語氣：“連我們都不敢吃，怕死了。”你不免也開始調高了自己的防衛機制。

午飯結束後，女孩的媽媽興沖沖邀你與她們一同前往拉薩。你一時連婉轉的回拒都開不了口。幸好女孩即時解救了你，可她媽媽臉上的表情顯然是落寞的。臨行前，你想為這些朝聖者做點什麼，便挪出防雨和露宿的裝備，加上些許乾糧，想回報給這些請你用餐的朝聖者。她們卻斷然拒絕，堅持說這些東西對你比對她們更重要，你就不再推諉了。另外提議為她們拍照。

你把那數碼相機的液晶板面開啟給她們看，女孩驚奇地叫著。你對女孩說要把拍攝她們的相片都寄給她，她媽媽聽了暫態從失望的情緒裡醒轉，溜出一句藏語，女孩靦腆的表情轉述了媽媽的話：“媽媽說，好爽喔！真有那麼好的事嗎？”你直直點頭，終於感到略微的寬心。

你們各自打包完行裝，女孩跑上前來遞給你一疊厚厚的五彩風馬紙片，要你之後騎過山頂時，就把它們順風拋起。“藍色是天空，白色是雲朵，紅為火，綠為水，黃色就是我們踩的土地。”她滿懷信心的語氣，“當紙片飄飛到天空時，上天將會聽見你的願望了。”這次相遇，你不僅得到她們善意的對待，更體會到一份自己過往所欠缺的執一的勇氣與決心。

你跨上座車後，不敢回頭地朝谷地深處的方向騎去，腦海裡不停閃現著這塊領域中可能的“生命風景”。緊密的沉默籠罩著你，路況愈是接近縱穀深處，愈是難騎，但你騎行的速度與力道，卻隨著陽光逐漸西沉，更而加快加重。

谷地的氤氳靜靜附著在你的外衣上，逐漸聚成一顆顆細小透明的水珠，迎面的微風一撫耳便遭深野的林叢縱身攔截，灰暗的光影散碎了一地，水珠與汗粒消融彼此後，輕擊著單車滑過的泥石土道，彷彿就像朝聖者的額頭，叩——叩——叩的聲音，前仆後繼持續著，輪回永遠不完。

之十六 越過最後的山口



寒氣滲過帳棚，浸透睡墊，從四面壓境而來。睡夢中，你反覆哆嗦了不知多久，突然被一陣冰水灌頂般，喔哦一聲，驚醒跳了起來。睡袋上竟爬添一層薄薄的冰霜，你慌張地爬出營帳外，帳裙邊伏趴著一圈積雪，你朝更遠的地方望去，皓白迷濛的雪霧，草坡上，山背上，竟也都覆雪了。你不禁又連續打上幾個寒顫，彷彿全身的毛細孔都被寒溫緊緊拴住。

打開瓶蓋，對著口倒，竟沒有半滴水流出，你才恍然發覺，保特瓶裡的水已悉數凍成冰棍。你一早醒來便驚呼連連，就再也顧不得原本期待日出的興致，趕忙拔釘折帳，動身啟程。但天氣實在太冷了，太陽未出來之前，你寧可自己只用走的。之後，有人告

訴你，那是高原入夜後零下十八度的氣候。

能在零下十八度的氣候下全身而退，想來有些得意，腳步不免也活快起來。騎了二十多公里，你看見路旁豎著一塊簡陋的木牌「松多溫泉」。隨著那指標探看，並沒有一條明顯的車轍行跡，可不遠處有間屋子，你便推車朝它走去。

到了木屋前，一旁有個男人正拿著鐵鍬賣力敲打著一窪遍布鵝卵石的凹地。你問他，有泡泉的嗎？他便領著你到另一旁的木條圍籬，推開木門，果真有一池圓形綠苔色散著蒸氣的溫泉。

「五元。」他說。你要他再便宜些，他拉下臉抱怨。你也不再還價，便隨興與他閒聊。怎你一個人？他說：「媳婦在這幹幾天，受不住無聊和天冷，回重慶啦。我花了幾千投在這塊地，能不守著嘛？」他收完錢，返身回去工作，也不想再多與你聊些。你來不及問他，有無「考察」過藏民一年洗幾次澡。

你一件件卸下衣裝，下體一撮黑毛，感受陽光與輕風恣意的吹撫，蓬鬆得好



不自得。近兩個月，或許忽略更久了也說不定，除了傷口，你都不曾仔細留意自己的身體究竟發生過什麼變化。這次你凝視著那爆青筋血管的身軀，發現它已長得格外結實嶙峋，彷彿不屬於你的，二頭肌六塊腹肌突出明顯的線條，小屁股倒三角體形。你握緊拳頭，胸線竟會跳動咧。

突然，一陣笑聲傳來，你抬頭察看，木欄的縫隙間，隱約貼著兩張裹著臉巾只露出眼瞳的藏族少女的臉。不知何時起，你遭她們偷窺了。

起先你還羞澀地遮遮掩掩，後來一想，為什麼是你不自在，想通了，你就從容自在地亮身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兩個少女相互笑鬧著，似乎在討論哪個人敢先闖進來，她們也看到了你在回看她們，卻不退身迴避。忽而，你想到一位小說家描述草原的牧民兩兄弟騎在馬背上中間夾著一位女人前後挑情做愛的場景，你不禁臉紅了。或許你期待她們進來。不過，她們依然只顧站在欄外邊觀看，偶爾夾雜一些陌生的言語和笑聲，像奚落，或是詫異。

溫泉外幾里，便是海拔四千米的松多小鎮。你決定在此留宿，隔天再一舉翻過二十八公里外五千多公尺的米拉雪山。小鎮上二十幾戶人家，沿著國道兩側鄰立，都是些藏人與川人開設的食宿招待所，鎮的盡頭，還有個木材檢查哨，專門為了防堵林木的盜採者。

你找到最便宜的川菜招待所，卻沒在裡頭用餐，反而轉到街上打探有無喝甜茶的藏餐館。也許是天太凍的緣故，你不斷渴想嘗些甜膩的滋味。

連問了三間小店，沒賣甜茶。到第四家時，你掀開門外的卍字掛簾，剛跨入門檻，一陣濃濃的菸味撲鼻而來。一定眼，你楞住了。

漆暗的室內聚滿六、七十個正在打牌和圍觀牌圈的藏民，各個一副流氓的模樣，叼菸，喝酒，叫囂，腰際上掛著配刀。而原本沸沸揚揚哄鬧的全場，當你揭開掛簾的那刻，所有人驀地定止如木頭，撇頭或轉身或斜眼睨視，安靜盯著那杵在門檻上的你。你不禁嚥了一口口水，想欠身退出，卻連一點轉身的勇氣也沒有。你只好在滿場兇光的注視下，低頭僵著頭皮，直直地往裡走。

櫃台前，你怯怯地問，有甜茶嗎？老闆一臉狐疑的表情，隨後回答「有」。你冒著冷汗，揀了張櫃台邊的椅子坐下。服務員端上空的杯碗，另一個拿著水瓶負責倒茶。你傻笑著，不顧燙的一口氣咕嚕灌下，也忘記品嚐茶是什麼味道。杯碗馬上又被斟滿，周圍黧黑的康巴壯漢都盯著你喝茶表演，你對那每個交會的眼神又擠眉又欠首，好像你做錯了什麼事情。再喝，再斟，連著五碗。你終於撐不住腹脹，才打出止住的手勢，請老闆結帳。「一元（真的一元？！）。」付完錢後，你趕緊從那像是賊窟的地方溜身。

你終究無法輕鬆融入那樣一個奇異的環境，更遑論想學習成為藏人，可回過頭來，面對漢人這邊你又無法感受一點深刻的認同，彷彿還顯得更加遙遠。

夜間，你反側失眠，不知為何失眠，既不為即將越過最後一座山口而興奮，也不為去途的陡勢山路再擔憂。那為什麼失眠？招待所夜間不供電，你睜眼閉眼，都是一片無垠的黑暗，到底是醒還是夢，你也分不清。

沉重濕氣如石膏的棉被老蓋不暖，腳底板始終冰涼，夜晚溫度急遽地下降，你的高原症狀又加劇了一些，胸悶與頭痛，讓你忍不住捶打著胸口和腦門。原本不擔心不焦慮的事，竟又變得開始令你擔心和焦慮，你把整個頭深深埋在膝間，緊緊地蜷縮在棉被裡，用力閉起眼睛，數羊無效，祈禱無效。你的心裡不斷急喊著要自己安靜安靜。

一陣木板應聲而裂，你以為是夢。但一個動念，你便起身了。一窟灰白的光，從破裂的房板間瀉進房內，也不見有何異物闖入，只聞風聲呼呼在響，那大概是

不尋常的風所為吧。你坐在床沿邊呆滯，等了好一會，四周仍沒有別人醒來的動靜，你於是牽著單車，自己開啟店門離開。水瓶的水又再次凍成冰塊，連保溫鋼杯裡的水也無法倖免。

鎮上只一間小店開著，裡頭已坐著三位板車司機圍在火爐前烤火。你點了一碗熱騰騰的蔥花麵，司機問你去哪，你說拉薩。然後一陣沉默，司機接著開口：「這天鬼冷咧，小夥子來這兒烤火唄。」你點點頭。

吃完湯麵，紮緊車上行囊，你用羊毛圍巾層層裹著頭，蓋起連身防風衣的帽子，束高衣領，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司機在裡邊喊：「等等唄，小夥子太陽沒出弓，哪能走啊，會凍壞地。」便逕自裝出瑟抖的樣子。他們咯咯笑著，另一位司機又喊：「別聽他的瞎說，你要凍壞，我們趕上後準會拉上你的。」

縱使太陽尚未升起又如何，你面向清晨的微曦，踏上最後一座山口的路途。不過十分鐘後，你就有些挺不住了，在車上迎風的你彷彿全身切滿傷口，寒風如鹽刺冽地往肉裡鑽，你只好改為推車步行。路一直隱沒在山脈深處，二十六，二十三，十九（太陽出來了，你跳上車），十四公里，水瓶的水漸漸融化，汗也慢慢滲出來了，平野上偶爾能望見一叢一叢百隻的羊群在覓食最後的草莖。

米拉山似乎不像你過去騎過的那些嶮峻險僻的山脈，那麼摧折耗斃你的心神，儘管它是川藏國道上第一高山。抑或你現在已鍛鑄出非凡的體力，得以無懼它的巍峨巋然。除了略微睡意，導致頭重腳輕的感覺，和海拔高度引發慣性激烈的喘息外，你感覺不到任何的疲憊與拂逆的干擾。

也或許正缺乏這樣的干擾，眼前的天工斧鑿，磅景致，便顯得平淡蕭索，雖那大山仍以無止盡的威力向四面八方排撲而去，綴裝著突兀的巉巖，配飾以冰晶熠耀的蛛網源水，間或野馬縱奔，羚羊跳躍，你依然無動於衷地默默只是向前。

再攀上一條筆直匿跡在天際線的爬坡，路旁兩側忽地拔起兩座五米高的五彩風馬經幡堆，相連撒散在空中漫開，不，有三座，四座。你靜定了氣息，終於確認自己到達米拉山口了。縱然你還不敢相信，這一切竟會如此輕易來到，但眼前鼓盪的風馬，豁然廣闊的地平線，一百八十度湛藍的天穹，告訴你，這就是了。

山巔上就你一人，你平靜地佇立在一處制高點上，展臂想像整個世界都是你的，彷彿再也沒有令你激動的消息。想來當初不過一時介入的決心，翻身剎那便已成行，原本只是紙頁上一筆又一筆描繪的線條，卻顯影成立體空間一座又一座的山脈，讓你付出難以計數的汗和淚。它不再只是抽象，而是化為具象，不再只是概念，而是落為實體，雖然你還在想像它，但你已經確確實實地站在這裡眺望著它了。

然而到達最高的峰頂，一切並未結束。從米拉山滑下，一路八十多公里到墨竹工卡，連續六個小時，你完全沒有片刻休息，腳下的踏圈不停地在原位繞轉，轉啊轉，你也跟著只是不停地轉啊轉。風景在前，而你在後，永遠的若即若離。



之十七 直貢梯寺的天葬

天地似乎還在等待些甚麼，五色的旗幟在風中招展。猛然間，四方空氣起了劇烈地鼓譟，視線所及的山嶺線外連續飛騰出滿天伏兵般的鷹鷲，橫展著六七尺的羽翼，迎著天空剛綻開的紫靛光遨翔盤桓，嚇得周遭原本靜寂的烏鴉驚出動人心魄的哀叫聲。

鷹鷲們廣續井然地落身列隊在天葬師身後，灰褐色的毛雪緩緩搖盪而下。你的眼皮應和著鷹鷲健壯拍翅起落的節奏不禁顫抖著，可在場的藏人目睹這種景況，無不是一臉低調滿意的神情。

穿著紅袍的天葬師左手拿著彎鉤，右手持著銀刃，光線從他腳下的地平線斷然升起，茂黃的草尖上顯著微潮的露光，他彷彿是遺世獨立跨站在這生死之界。他是神選的人。

上百隻鷹鷲早已煩躁地不斷鼓翅拍翼，牠們僅僅被一條細線與天葬台隔開。天葬師隨侍在旁的兩位助手趨前，掀開裹屍布，你根本來不及辨識那張是溫暖亦或嚴肅的臉龐，一具如胎兒般蜷縮屈肢的身體就無力地霍然卜倒在石台上。根據西藏人的信仰，這種屈肢姿勢象徵著死者將回歸最初母胎裡嬰兒的模樣，兩手卑微的拳握在腮下，表示來世願再投生為人。

尸身背朝天際被安置妥當，鷹鷲們的吆喝便震響整片山頭，喚醒了整面雪絨河谷。利刃先在它的頸後劃下第一道口子，彎鉤剔住了乾萎的屍肉，一刀沿著臂膀，一刀溜著大腿中線，耨開，一刀一刀。你可知道那一刀刀地耨，是要讓人給活轉過來的嗎？刀鋒在它肚腹裡的那一刀吃得特別深沉，抽開後五臟六腑便無助地逸流在地上。一個完好人形的軀體，須臾間，所有的重負都透過天葬師的巧手被釋放下來了。不分男女老幼尊卑貴賤都被釋放下來了。

天葬師躬身退步，待旁人手中兩端的掛線一脫，他嘴裡立馬高聲大呼：「啾啊，啾——啊」，祇見鷹鷲們飛快地穿破結界，開始撕咬大啖著每一吋陰白晦暗的屍肉。你可知道那一口一口地噬，是要讓人給活轉過來的嗎？牠們緊抓著體膚相連的毛髮，沾血的塊肉，呻吟的骨骸，那樣興奮地用爪指猛抓，啄食，牠們背著晨曦閃爍如亂竄的黑焰狂舞，要燃放那想飛但永遠都無法飛的血軀。

一陣陣腥味，被搶食的鷹鷲拍翻到更遠的四周，你緊忍著胃腔裡酸氣翻攪，再抬頭時，那肉身已化為一付白骨斑斑。

天葬師鬚鬚一道紅焰烈火走入場中，驅離意猶未盡的鷹鷲們，他的兩位助手麻利地把黏附薄肉的骨架鋪在石台上，用石槌奮力地搥碎，「糝粑，和一些」，顛骨勃啦散碎，眼珠彈出，那搥碾，打磨的聲音，一下又一下。你可知道那一搥一搥，是要讓人給打醒轉過來的嗎？把骨頭從碎片，打成粉末後，攪著糝粑掃著地上的血泊，準備給鷹鷲們一次吃個精光。

這種將屍體徹底處理殆盡的狀況，聽說不僅代表死者肉身的純淨（生淨，死淨），還關乎到天葬台的威信——人神兩界的鷹鷲使者，若能把肉體食盡，逝去的人將無所保留，也無所戀棧了。但若這些神鷹沒有把屍體順利食完，為了避免帶來不吉利的兆頭，天葬師則必須奮力地再次煨桑祈禱，請求鷹鷲繼續吃食。

之十八 雪域告別

等待時刻遲遲至近午時分，你把單車從招待所的二樓扛下。天色並不明朗，遠方有雲層層卷狀堆疊，空氣裡流動著某種不安的騷動。你跨上了車，呼吸微恙，心情反復地猶疑。你再一次從頭到腳仔細地檢查身上的裝備，一直擔心自己是不是大意遺忘了什麼。仿佛有，又好像沒有。然而，你決定什麼都不管了，你仍要出發，出發完成這計畫中最後一段騎行的路程。

“最後”，最後是怎樣的心情，你知道嗎？騎行過程，你還在想著這個問題時，風雪卻以你尚不及準備面對的速度，突如其來地降臨。那麻雀清脆的啁啾聲猶然在耳，但不見羽影，原來竟都紛紛躲在路旁灌木叢中的縫隙。你不禁懊惱著，本以為可以滿懷充沛的期待來完成行程的尾聲，以為可以……

佝僂的老藏婦獨自在人行道上對著布達拉宮膜拜磕頭，街上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個人經過時仰頭望看這座偉大的歷史宮殿，也沒有一個人留意過那老婦卑微的身影。你在她的身後，留佇了一會，便跨過馬路走到對面廣闊的人民廣場上。

在廣場上，你前後左右來回挪動，只為了期待一個令你感動的視野角度。幾位攝影攤主，手上拿著一台即可拍相機，一本相簿，向你展示著那些被他們用藏族服裝妝扮過的遊客的照片。照張相，十元。他們見你不為所動，馬上變成八元，七元，五元。你點了一根煙，坐下來。早先騎踏時的激動，不知為何竟悄悄地消逝無蹤。難道是因為雪停了的緣故嗎？你的心情平靜到讓自己都覺得分外的訝異。是不是缺少了什麼，難道到了就只是到了而已？

你想像自己原本會意氣風發的模樣，卻被眼前一臉平靜無常的自己推倒那樣的想像。你懷疑自己在心底是不是埋藏了敏感而不可透露的深情。你又抽了兩根煙，仿佛在等待什麼。然而，什麼也沒有。

你只好拿出相機，在鏡頭框裡看布達拉。反復照了幾張宮殿的相片，皆不滿意。你轉而決定照自己。你將 Panasonic 腳架立好（朋友都在背後討論你會在哪裡放棄，說你無法到達），將 Olympus 相機鎖緊架板上（等會該住哪裡，晚餐該吃什麼，要打電話給媽媽報平安，姊姊的生日過了……），你站定後想故作意氣風發的姿態，卻僵硬癡傻地微笑，一手還拉著不斷松滑的褲頭（你的人生因此而改變了嗎？他媽的，一旁幾位攝影攤主居然敢偷笑你）。

自拍了幾張，你也皆不滿意，於是便牽著車一起入鏡（該振臂歡呼嗎？要不要，那樣更傻）。人生到底不能像拍照一樣，喊卡就卡，說重來就重來。你試了幾次後就不再玩，敗興地接受了自己本來的醜態，也甘願承認了的確沒有什麼能激動你的心情。從出發至到達，你默默細數著近五十個騎車的日子。“最後”是怎樣的心情，最後你知道了只有最後才能回答你。一個永遠巍巍立在山脈上的城市，標高三六五八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終點呢？

最後的最後，稀疏的人潮散去，你仍佇立在四處無人的廣場中央等待，等待視野慢慢被黑暗逼退，在這一個遙遠遙遠的地方，終於——終於你肯放心地大哭一場。

三一八國道兩側的路樹葉子幾乎掉光，落地圍成裙帶，深深覆蓋住樹幹底部錯雜的根脈。有些零星的枯葉飄落路心，往來急駛而過的汽車便將它們一揮，掃到兩旁，堆起成列的葉骸如一壟壟的孤墳。路上淺淺的積雪，由白漸次轉灰，隨即又覆蓋上一層新雪，掩飾車轍的痕跡。

雪，愈下愈大了。你愈踏愈慢。（朋友們都在談論著，西藏的冬天如何如何，

有人說，太冷了，你不可能忍受的；有人則勉強基於長年的情誼，不忍澆你一頭冷水，只好獻上祝福與鼓勵。）

拉薩河靜靜地流淌，儘管河邊的水結了一層透明的冰霜，河心的水仍從容地流著，拒抗時間的變化。草原枯槁僵斃，但仍有三兩群牛羊信步低頭尋找咀嚼的生機。你持續踏行，風雪增強到遮蔽視線安全的距離了，路面也堅硬了起來。過松贊干布的出生地，不停。過往甘丹寺的岔路，也不停。沒有什麼再能打擾你只想趕赴拉薩的決心。

午後三點多，已是放學的時刻？還是因為雪天，而提早下課呢？沿路開始出現了小學童的身影，他們瑟縮在圍巾或衣領中步行，有些站定正好奇地看你，有些激動得在原地又叫又跳放聲“哈！哈！”喊你，渴盼你們之間的眼神相互交會。你於是放慢速度讓他們準確看到你的微笑後，才放心離去。

寺院裡的紅衣喇嘛立在門外，高舉著酥油花燈仿佛在對你敬酒，袖口迎風呼呼地鼓蕩裂響，你感到好奇的是，那盞在他掌心的燭光為何沒有被風吹熄。

你聽見雪片交錯摩擦在空中的聲音，仿佛還夾雜著學童搖手的吶喊，細微而強大，穿破冷冽的溫度，你的意念飽滿，輕易就揚棄了剛遇雪阻時那般失落的情緒。“到底下雪也不算一件壞事，”你想，突然感到一種全新的體念，和你之前遇雪的經驗絕對不同。你這次反倒希望看風雪能怎麼下怎麼吹，看它能如何摧折你的意志。都不能，它瓦解不了你。你知道你無論如何今日都能到達拉薩，只是早晚的問題而已。

想到這，你忍不住停下車，掏出口袋裡硬化的饅頭，大力地咬啃兩口，反復咀嚼，嚼出了一些滿足的感覺。你又抽出胸前夾藏一本小小的黑色羊皮制裝的筆記，才剛翻開扉頁，清白的雪片便落降在褐黃的頁面上。筆尖與雪一交觸，一筆一畫的文字線條暫態就暈染成一圈墨藍，仿佛滲出了過多的心事。

其實你尚未完成既定的旅途，但你卻已在設想關於告別的種種，深怕當真正臨別的那一刻情緒過於奔竄，你將無法完整記憶。

你望向延伸在山脈深處消失的公路，把流眇的記憶調校到定格。倏然一隻烏鴉挾著雪勢飛落，淒厲地呱叫，在白茫茫視野裡像一滴不祥的黑血。從提筆到結束，約莫半個小時，你思緒翻騰地坐在路旁的雪堆，寫詩“雪域告別”。那是“酥油的情調，溜溜的情歌”；那是眼前的風景，蒙太奇的組合。或者那“雪域告別”只是你自己眷戀的想像。詩迅速寫完，你有種釋放開懷的感覺，但似乎也有種等量的懊悔，更甚過開懷也說不定。

畢竟你能寫的，可寫的，當你下筆追逐的那一刻，難道不也是證明失去的時刻嗎？那未能寫出、道出的，永遠都比寫出道出的多更多。這留得住與留不住的一切都已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小心翼翼地將這些記憶收攏進本子，藏回胸前的衣服夾層，繼續西行。望路遠近，車胎緩緩向前滾動，但知每一步的出走，都是回歸原生的土壤。流逝的開端已啟，光影時強時弱呈現交替。你似乎休息過久了，四肢有點僵硬遲鈍，突然遇到一處結冰的路段閃避不及，便重重側滑摔倒，屁股一陣刺痛冰涼。你無奈起身拍拍調侃自己一番。

這應該是最後一次跌倒了吧。你憶及以往艱苦越過的幾座山巔：白馬雪山四二九二，紅拉山口四二二〇，拉烏山口四三三八，覺巴山口三九三八，東達大山五〇〇八，亞拉山口四六一八，安久拉山四四六八，色季拉山四七〇二，米拉雪山五〇一三。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旅途啊，你懷念那些崇山峻嶺之後的失速俯衝和與風競飆的下坡，淚與汗反復交織的日子。你看見你與他們揮揮手了。

過了達孜縣城，你依然沒停，距離拉薩僅剩最後的二十公里。額頭微微冒湧著細汗，腳下努力維持著每小時十二公里的速率。時間到了某個點後，不再必然是愈久愈長。時間若失去空間便不存在。時間因空間而產生了差異，似乎就沒有一個相對的標準，除了你和自己，山脈與天空。

雪漸漸小了，天色廓清。心中的背景音樂逐漸被車輛聲吞沒，愈接近拉薩，車輛也愈來愈多，拖拉機後座堆滿兩層樓高的木材撲吱撲吱響著，麵包車塞滿大小人身呆笨地搖著短短的尾翼……你與拖拉機競速，那些坐在木材上顛簸晃搖的女人青年小孩，無聲地一直望著你。陽光逐次從雲霧中撥開。

天居然晴朗，陽光大放。你覺得冥冥中好似一場故意捉弄你的安排。最後的五公里，布達拉宮就遠遠矗立在群山的夾縫間，赭紅的宮殿冠著鑲金的屋頂，屹立在一片白色建築的底座上，仿佛一個小小的玩具城堡，並不是真的。你停車，摘下墨鏡，揉一揉眼睛，為了再確認一次。

你不再懷疑那矗立眼前的具象，輕輕啟動著嘴唇說：“到了。”然後又問著自己：“那是回家的路嗎？”便苦笑了起來。你拿出肥皂與毛巾在路邊的小河莊重地梳洗面容，這次你想用觸感光潔的額頭去面對這新的舊的世界，想改掉以往在路途上的蹙眉污濁，想借著冷冽的河水浸涼滾燙的心。梳子總卡在你夾雜沙塵的髮際間，你狠力地一刷一刷，儘管扯下了大筆烏黑失去光澤的長髮。

睽違了兩年多，你終於又來到拉薩。越過拉薩河大橋，進城，布達拉宮竟悄然消失眼前，被四周的建築物完全遮蔽。你摸不清方向，不禁著急了起來，但你不問路，不想開口，你要憋住自己進拉薩後的第一句話。

你匆匆地穿過比過去的印象裡更加擁鬧的市區，穿過人群，穿過車潮，憑著一股直覺，快地往前騎踏，仿佛一絲絲細微的召喚——“找我，找我，來找我。在山阿間，在寺廟前，在寶塔後”——你終於來到她的跟前了。

尾聲

到了拉薩後，你住在北京中路上一家新開幕的青年旅館。由於已是旅遊淡季，掛著彩球的旅館顯得非常寂寥冷清。你可以自由地選擇入宿房間，不必再局限跟什麼陌生的旅客分床共住。你挑了一間二十多坪大的空房通鋪，在房間迎窗的角落下，你搭起帳篷，把自己靜靜地關進裡面。

你又感冒了，猛流著鼻涕，但你也不管它，任憑它胡亂作怪。整整三日，除了一日兩餐睡到自然醒來到外頭覓食，你都昏昏沉沉地窩在黃頂的帳篷裡，默默寫字，愣呆，也沒人來打擾。你甚至一天說不到十句話，難得一遇機會說話，聲音仿佛倏忽就遭寒冷的空氣稀釋了。你覺得人其實不用說話也是可以過活的。

大雪下于子夜。一日夜裡，你驟然聽見窗外沙沙地響，起初你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爬出帳篷外，窗上的玻璃滿布著水汽，於是你用手抹開一道向外透視的痕跡，便看見縱橫的白雪沙沙地刷著黑的天穹。

你佇立在明淨的窗前，背手看雪，竟深深地感動著。是誰說“雪落無聲”呢？雪在半空中襲卷，騰躍，迅速翻滾自己，獨立地發出聲音，並不依借與任何物體的碰撞才發聲。它的聲音像滿山搖曳的樹海，又像大海洶湧的波濤，沙沙地，既激越，卻也有種浩瀚的寧靜。你的心情有些複雜，因為你已經不必再為高原風雪的事而憂慮了。

隔早醒來，雪止。旅館的中庭，積著一層厚厚的白雪。服務員大喊著：“哇！哇！這是今年最大的一場雪。”

你走到大街，馬路上的清潔工有說有笑地掃著雪。準備營業的店家前，年輕活潑的員工一邊鏟著雪，一邊玩著擲雪球的遊戲，還一邊縮著脖子“唉呦！唉呦！”叫著。上學的孩童牽著母親的手使勁地踏著步伐，硬要踩出一道長長可愛的足印。看來這第一場大雪，帶給人的多是讚歎與興奮，你從未想過常年身在雪域的居民們，竟也會有和你一樣悠適賞雪的興致。

修理好後輪齒盤變速器，單車恢復以往凌厲的二十七段變化，你又把單車仔細地擦拭一遍，仿佛替你心愛的女人擦澡般的無限溫柔。然後，你便在附近幾間背包客經常下榻的旅館內，貼出賣車告示。

“不會捨不得嗎？”你問著自己。“它畢竟陪你辛苦冒險走過那麼多路途，你怎麼捨得呢？”不要再問了，好不好？你反復地告訴自己，你已無法將它帶走，你已付不出額外的運費，帶它回去。你只能期盼它能遇上一個更好更懂它的人家，其餘的，就無須再多想了。

兩天後，果真有位女人敲你的房門。她說她有位朋友想買你的車，可否先讓她看一下呢？你於是牽著車給她看。過了半個小時，買主出現——一位來自北京駐藏地的工程幹部。他看了，也試騎了你的車，詢過價錢，便轉移焦點。他邀你出去走走。

他請你吃午餐飯，又帶你走沙拉寺後門（逃過買門票的錢），遊蕩整個下午。他終於開口了：“便宜些吧？算交個朋友。”你要他自己衡量，他倒也沒有占你多大的便宜，只敢減了你兩百元，一千八百元人民幣成交。

回到旅館內，你收拾著單車和一切的相關物品，只留下一條乾涸血跡的騎乘褲。他問你：“要拍照留念嗎？要騎它最後一次嗎？”你皆說不用。他又邀你晚上去朗瑪廳（藏族舞廳）逛逛慶祝，你只回說你想自己靜一靜。

最後他很高興地說：“你還待幾天吧！我有空會騎車來看你的。”表面上，你

點著頭，但你心底卻默默希望他千萬別再來找你了。

車就這樣賣了。你不禁凝望著他曾經待過的角落裡，如今一片空空蕩蕩的，突然感到一陣空虛，淚很不爭氣又掉了，你狠狠磨著牙齒，覺得自己窩囊得怎麼什麼都留不住啊。你用了這筆賣車的錢，到民航站購買飛往成都的機票，一千四百八十元，日期是，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日。